

民權素
第三集

周浩題



歷史
種族
言情小說
軍事
國民

秋心譯
葡萄劫

出版預告

年來坊間出版小說汗牛充棟然什八九哀情滑稽非頹喪則醉夢欲覓一頑廉懦立之佳構殊不可得葡萄劫一書爲泰西名人宏著經海門陸秋心先生迳譯中叙希臘志士不堪土耳其之橫暴揭竿革命光復故土事緯以兒女之情愛情節離奇可歌可泣英雄兒女鐵馬金戈直使讀者有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樂誠近今說界獨一無二之善本焉先生譯斯文曾遞載民立報第一篇小說欄綿互三年之久都二十餘萬言譯筆之典雅曠達士林早有定評茲先生以遠近同志敦促出版故以全書版權讓與本出版部本出版部獲此巨製願與國人珍爲拱璧因之印刷裝訂逾格求精諒服膺先生與歡迎本出版部者當莫不以先睹爲快焉書已發刊敬先露布

總發行所民權出版部

破涕錄

出 版 預 告

江山已完了
破涕難爲笑
偏有李警衆
不怕人厭討
東邊說村婆
西邊問鄉老
一塌糊塗蟲
收羅一大套
拿來請我看
我只說聲好
諸君阿相信
三角會錢鈔
出版停幾天
勿要心頭躁

美 國 耶 路 大 學 法 學 士

張履鼇大律師案牘

美國法學博士王龍憲君評（學理深淵辯才無敵洵爲保障人權之傑作繼誦再三佩服靡既）政事堂參議英國法學士伍朝樞君評（見得到說得透能攻能守變化無窮）德國法學士薛頌瀛君評（大作拜領感謝無既匆匆翻閱一過仰見先生理案意在助弱抑強保持公理以視尋常律師之舞文弄法專以金錢爲主義者不啻有霄壤之別至若法學之精邃議論之宏博猶其次焉求之全國能有幾人欽佩之深不可言喻）

每冊大洋四角
批發從廉

總 發 行 所 民 權 出 版 部

著起文

噫彼術夥矣
賣文余之創
舉也何文之
有所不自信
者倘必絞腦
垂二十年之
二十年中見
惠於所知報
忘於聞犬食
報者是其奇
也哈哈總總
是筆眼索與
獻醜例如左
文言每千字
貳元五角
白話每千字

一元八角

接洽處民權出版部

(筆貨先為憑期不誤)

著起

蝶花劫

蝶花報哀情小說也著之者何人著起也著起為著是書海虞吁公實
餉之去年秋曾披露於民權報惜未告終止而倉卒之間結構又欠良今
精而削之完全脫稿矣內容都十八章凡七萬二千餘言言情則流露皆
真用筆亦巨細不尚借哀情之題目為警世之苦心至詞料之豐富尤其
餘事佐以汪洋綺雲之水彩畫令閱者愛不忍釋誠遺情之極品也書已
出版定價五角

松笠 譯

勃雷克探案之

歐洲偵探小說輸入於中土者不下百數十種雖變幻離奇各盡其妙然
或失之與或失之歧讀之令人爽心豁目者固多讀之令人頭重腦昏者
蓋亦不少是書為英國巨筆約翰立後故事情節非常詭奇筆法亦極突
兀經松笠君研心譯述用筆如斬釘截鐵不以描摹見長佐以著起君之
眉批令讀者便於了解誠偵探小說中之善本也定價二角批發從廉

總發行所民權出版部

枕亞君爲小說界巨子近頃著作
皆極爲之紙貴而玉梨魂一書
尤其最初之傑作匠心運去
彩筆揮來有縝密以舉之功無

枕亞傑作 玉梨魂

其聲價之高實可謂一時無兩
本部爲珍重名書起見凡印刷
裝訂遂漸求精裝副愛閱諸君
之盛意定價六角

小說叢報
本報主撰者爲徐枕亞劉鐵冷李定夷張留琪
胡儀邱倪瀛森吳雙熱包醒獨沈東訥等分任
撰譯材料豐富去取光嚴月出一期每期刊用短篇小說十篇長篇五六篇其
徐文苑筆記諸林譯遼新劇彈詞等無所不備全書約十萬餘言精裝一厚冊
零售每冊實價大洋四角第一二三四期業已出版書出無多購者從速
總發行所小說叢報社上海美界七浦路六百零七號代售處各大書坊

介紹小說家熱雙吳

吳君善著小說尤長於言情及滑稽海內出版界如有
委以著作者請臨面談
價格白話每千字三元
一萬字以上長篇另議
介紹者民權出版社

近今以來國粹浸微章句之學每況愈下間有率爾從事者類皆侈談之詞

不足爲風騷之繼枕亞雙熱兩
君有見於此因而有錦囊之輯
瀝去珊瑚之網搜來金玉之音
問衆美之畢收讀百回而不厭
雖範圍較狹無非芳草美人而



模樣從頭當得黃鐘大呂書已再版裝訂精良定價五角

總發行所民權出版社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民權素第二集總目

名著

藝林

遊記

詩話

說海

談叢

諧藪

瀛聞

劇趣

碎玉

總目

徵文廣告

本出版部自發行民權素以來深蒙各界誇美無任欣幸之至惟該書取料於民權全報雖云摘取精華不類搪塞究屬搜從故紙未甚艱辛區區之心深用自疚近者河山遲暮國粹淪亡慨茲絕續之交合負提攜之責諸君環遊四海靜味三唐或爲金石之子孫或作性情之藥石有才可展無筆不神如云傾腹以來謹當貯價以待

一徵文酬格 優等每千字六元 特等每千字四元 中等每千字兩元
(以上等級經錄載後於篇末注明)

一徵文增則 如不及格之稿無論字數多少準一星期內發還惟須註明寄信地址不註者不寄 自登載後聽投稿人隨時向本出版部依照定等取價 收稿處四馬路麥家圈口民權出版部 收稿人蔣箸超 收稿日期自本集出版日起至十一月五號止

名著

周浩題

名 著 題 詞

箸 超 集 工 部 句

局促傷樊籠。形骸痛飲中。看君用幽意。絕境誰與同。文章一小技。頭白燈明裏。才高處士名。伏柱識周史。儒術豈謀身。歛然欲求伸。嗟彼苦節士。生涯脫要津。雷雨蔚含蓄。出塵悶軌躅。恥與萬人同。喧卑方避俗。

陪章留後侍御

苦雨奉寄隴西公

重過何氏第四

送裴二虬作尉

貽華陽柳少府

日暮

春日江村第五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

獨

酌成詩

奉贈韋左丈二十二韻

入衛州

太歲日

課伐木

陪章

留後惠義寺

敬簡王明府

賓至

835.6
526
:3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名著目錄

太平天國戰史序

全謝山文集序

請修紹武君臣塚文

華女士吟梅家傳

華烈婦誄

羣芳義塚志

讀鄭嵎津陽門詩書後

讀陸莊簡柳陌牒書後

遊黃鶴樓記

送龔徐二子序

答友人書

目錄



3 0526 6284 2

中 天 舜 了 卷 味 紅 儀 修 綺 匪
山 壤 甫 公 盒 苓 錯 鄒 曲 霞 石

229579

民 權 第 三 集

目 錄

答梁楚楠書
連珠六首



箸 箸
超 超

名著

太平天國戰史序

中山

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卽位於南京朱明不數年奄有漢家故土傳世數百而皇祚弗衰洪朝不十餘年及身而亡無識者特唱種種謬說是朱非洪是蓋以成敗論豪傑也胡元亡漢運不及百年去古未遠衣冠制度仍用漢官儀加以當時士君子半師承趙江漢劉因諸賢學說華夷之辨多能道者故李思齊等擁兵不出劉基徐達常遇春胡深諸人皆徒步從明祖羣起亡胡則大事易舉也滿清竊國二百餘年明逸老之流風遺韻蕩然無存士大夫又久處異族籠絡壓抑之下習與相忘靡恥道喪莫此為甚雖以羅曾劉郭號稱學者終不明春秋大義日陷於以漢攻漢之策太平天國遂底於亡豈天未厭胡運歟抑漢子孫不肖歟其當時戰略失宜有以致之歟洪朝亡國距今四十年一代典章續概付焚如卽洪門子弟亦不詳其實事是可嘆也漢公搜輯東西太平遺書不下數十種凡遺老見聞可據者錄之題曰太平天國戰史洵洪朝十三年一代信史也太平一朝與戰相終始其他文藝官制諸典不能蔚然成帙然近時僞本流行關於太平戰績每多隱諱漢公是編可謂揚皇漢之武功舉從前穢史一澄清之俾讀者識太平朝之所以異於朱明漢家謀恢復者不可謂無人洪門諸君子手此一編亦足徵高曾矩矱之遺當世守其志而勿替予亦有光榮焉

全謝山文集序

天壤

名著

一

謝山先生鮑培亭集三十八卷。同里史竹房所刊。蓋得之杭臺甫先生。云是當日手定。其外編五十卷。則其門人董少純所校錄。而先生易質時所付與者也。似與年譜百二十卷之說不合。第董氏自云黏連補綴。疑為七十卷。嗣後略有刪節。董釐為五十卷。則益以詩集十卷。經史問答十卷。此數已不甚懸殊。儀徵阮氏稱先生之學。如百尺樓臺。實實從平地築起。其功非積年工力不可洵不誣也。先生少時。曾見賞於萬九沙先生。以劉原父目之。應大科入京。當時桐城方靈泉。臨川李穆堂。方為名流。所推重。亦折行輩與交。歎為深寧。東發以後。一人卒以持正守方。不隨時風。衆勢為轉移。致遭時相之忌。左遷而後。拂袖南歸。家居養親。著述終身。廣修粉榆。掌故兼及桑海。遺聞集中。故多闡揚義烈之作。披讀一過。蔚想見勝朝諸老。揮魯陽之戈。奮螳臂之拒。呼天泣血。營死不顧。凜凜然。至今有生氣焉。嗟乎靈修云。遙高邱無女。歐習漸染。緯繆為雄。幸幸學子。從風而靡。得先生之文。一矯正之。於以挽綱常於既墜。存節義於無窮。表章往古。針砭來今。庶幾其有瘳乎。茲集所選。本斯宗旨。謹就原書。重加校勘。刪存十之五六。以類相附。都為十六卷。自分溝洫。謬換去取得罪。先哲不淺。要與世道人心。不無裨補。而振勵學風。沾溉文界。猶其餘事云爾。

請修紹武君臣塚文

舜 甫

夫滿清陷廣之初。正隆武覆崩之後。豺牙肆毒。扇羊石之氛。龍種同歸。慘抱貉邱之恨。如城北紹武君臣塚者。森森藏魄。誰招皇帝之魂。鬱鬱埋幽。空贖故王之兆。地當孔道。擴逼人家。雞巢豕圈。縱橫墓道。牛溲馬勃。狼籍碑

陰昔嘗亡。諱之朝未伸。龍探樵之禁。諫周五毒。酷等同坑。雖國破身殲。已無餘地。而青燐碧血。尚有一坏。既齋恨於泉臺。復不安其毅魄。過者悽愴而太息。聞者俯仰而歎。今者還我河山。復我邦族。正宜培栽封木。呵護寢園。一以誌異族之凶。一以彰漢族之治。伏念故紹武軍與其臣蘇觀生等。爲粉飾太平之具。畧圖體觀侮之箴。朝廷忘桑版之憂。蠻觸角彈丸之地。君未逾月。等乍萎之。鸞姑臣實不才。安處堂之燕雀。惟是臨危致命。視死如歸。用能不屈祖宗。有光漢族。若任其殄宮。侵逼兆域。荒涼是豈。所以妥幽靈。安帝鬼。乎。竊見南京光復之始。孫中山先生祇謁孝陵。用告成功。以光民族。吾粵黃花崗七十二。亦慨時厥豐碑。安茲薤鬼。無非邊亡清之毒。整揚大漢之天聲。准斯以談。是紹武君臣抗滿於二百餘年之前。而諸先烈。撲滿於二百餘年之後。揆惟一。致事本同原。況譽張成仁之處。誌以碑。儼資文人墨客之留題。當秋月春花。而寫恨在彼。當諱之世。尚能昭直道之公。况吾粵之方。新豈鄰封之不遠。則凡表彰名勝。即以振起人民。素諗貴司長闕心古蹟。雅意保全。敢請轉詳都督。飭下所司。鳩工庀材。勉期從事。用以繕垣環之楡柳。工程不必其浩大。點綴略大其規模。不須石馬之壯觀。但免童牛之下括。此後摩挲金石不同。沒字之碑。憑吊興亡。恍見冬青之樹。植茲碑碣。奠此松楸。明。預算維艱。不免時呼負。若論新猷。待布當不斬此區區。謹據愚昧之下忱。伏冀高明之亮察。

華女士吟梅家傳

丁公

余與華子侍仙同里世好也。侍仙中年無子。有一女。以孝聞。紀元九月十二日。嬰時疾以卒。年僅二十有二。遠近

名著

三

聞者惜之甚。侍仙痛女切，以余愁女事，述較詳，屬爲小傳，乃詮次行事如左。

女士名兆英，諱名震雄，吟梅其字也。華氏素爲後閩望族，女士早受庭訓，篤實而通慧，酷好學問，思發展其天賦之權，以巾幗偉人表見於世。時吾松天足，尙未風行，女士毅然爲之，創旋入上海天足學校肄業，節假歸，逢女伴必以讀書放足二事相諄，勸並於里中設天足分會，浦以南會員達數百人，說者謂一弱女子而能移風易俗，絲素志堅也。某年侍仙爲里人誣，搆入獄，女士奔走呼號，效縲繫故事，余激於義憤，亦上書大吏，直揭郡守貪蔽，然卒不得直，而余又以此罷職，人或爲余惜，余則爲女士惜也。方女士救父迫切，時出學費，所擇節及稱貸，所得約千金，託其女師某爲幹旋，某陽任之，而陰已斃沒，女士初以爲賄入而冤莫申也，事旣洩，置之不問，泊侍仙出獄，道其事者，僉謂女士急難之中，猶能隱忍，性其雅量，幾非丈夫子所及，然而用心彌苦，病亦從此起矣。先是女士與浦左應鏡如以文字相契，重遂議婚，結納後，兩家家事凌雜，女士主之，不復能一意求學，乃起而盡力，社會適余與同志組織孤貧兒院，女士擔任募捐，獨多，去歲吾郡起義之始，女士欲赴武漢，入赤十字會，病不果行，然首拔簪珥，倡應餉，縉余長壽，餉局女士實佐之，中華女士共和協進會成立於上海，會長伍廷芳先生之夫人耳，女士名函邀赴滬，旋公舉爲書記長，復由湯漢明女士親蒞松城，踵門速駕，女士適因母疾，堅却不就，既而入女子參政同盟會，往來松滬數十次，不辭勞瘁，去春侍仙發起自由黨支部，黨員合六百人以上，女士贊助經營，不遺餘力，聞袁藏事迫，日手報紙讀之，太息常促，鏡如從軍，而鏡如亦病不能起，女士益慨然，不藥逾數日，病亟，孤

貧兒院長朱小鶴。以院中捐產糾葛。馳函問女士。女士猶強起親檢證契付之。且曰。非此。一息尚存。幾何不貽累公益。耶。善之遂卒。其志行節概。誠民國女界之模範也。余既稔知女士賢。聞發潛德。義不容諉。爰爲之傳。

華烈婦詩

卷盒

陶嬰有言。天命早寡。死不可忘。雖有賢雄。終不同行。傷哉。言乎。粵自四維不張。二南代遠。禮教陵遲。倫紀蕩然。人羣競修中饋。失彼爲情。嗚呼。遑論從一。鬻桑而媪示掌。以夜娶衣。則俟堂青衿。則在闕內。作色荒乃及。中菁朝咏。燕草暮讖。聽矣。一倡累百。稔成風俗。斷續之訓。不聞。載髮之風。云邈矣。女史。蕙香。長自德門。幼而穎異。沈浸墳典。授於趨庭。對言。驚座。質勝冠者。及笄。結褵。乃歸。華氏。掃眉。能文。嫵婉宜室。昊天不弔。鞠凶。猝降。夢兆。玉樓。遂悲。別鶴。隅席。而誓。告堂。烏雞。既不育。姥亦恒化。哀哀烈婦。乃以身殉。絲其大端。節孝而慈。具茲三德。可得而言。烏飛遠。羅樹交合。木蛟人玉。筋續命之絲。莫及精衛。冤禽填海之恨。何補。是以黔婁布被。覆手足而不完。范姬擗刃。削耳鼻。以見志。無忝冰清之守。不忘霜警之操。是其節也。滅容守樸。保赤心誠。六月孩提。足慰所天。仲鄴通籍。和熊九。而助讀士行。蜚聲封。遺鮮以養志。今雖事異。前賢而誼優。藁哲。醴粥而膳。夙志未衰。是其慈也。汨汨塵網。姆教弗修。姑嫜不諒。婦也。陌路勃露。德色箕帚。惡聲飾。間寢之外儀。失救水之內忱。茲則南陔。油油長期。愛日割臂。和藥。髮膚茹痛。附棺必慎。克代子職。甫雍穆而肆筵。猥從容而捐軀。洵闔內之概模。亦晚近之矜式。是其孝也。哀衍厥指。祇敬在心。勸宣令德。而作詩焉。其辭曰。

名著

五

名著

六

有。媛。美。共。姜。爾。儀。載。瞻。謝。詠。風。柔。容。姿。泮。冰。妙。合。鳴。琴。聚。順。梁。案。禮。成。冀。禱。義。正。盟。基。易。質。節。勵。毀。顏。鶴。飛。不。
 儷。燕。棲。寡。歡。遺。孤。弗。青。未。茂。乃。殤。有。婦。在。室。有。姥。在。牀。翫。娛。春。暉。調。謔。景。光。展。如。之。人。實。家。之。紀。以。溫。以。清。予。手。
 予。啟。肅。將。刀。圭。愼。衛。抑。搔。分。我。輟。詠。餅。豐。憂。勞。轡。車。所。引。翠。帟。宿。延。質。志。以。歿。詒。緯。百。年。嗚。呼。哀。哉。若。木。搖。落。兮。
 天。雨。霜。隕。綠。被。庭。兮。咽。寒。螢。鳴。鳩。無。聲。兮。靈。衣。濕。夕。僚。洞。兮。屈。戎。張。嗟。事。者。之。交。瘁。兮。毋。久。稽。遲。予。心。震。轉。兮。愁。
 在。天。之。弗。知。完。白。璧。以。從。地。下。兮。幸。無。改。乎。此。度。憶。握。手。而。信。誓。兮。羌。百。積。而。如。故。嗚。呼。哀。哉。葵。宿。闕。采。壽。宮。愴。
 神。丹。旆。寤。憂。歌。過。雲。柳。絳。高。寒。兮。青。楓。白。陽。帶。阿。兮。松。陰。森。歎。所。生。之。不。辰。全。朗。節。而。歸。真。縮。形。管。兮。遺。芬。
 芳。嘉。女。德。兮。式。無。垠。

羣芳義塚誌

味苓

昔。嘗。登。虎。阜。見。有。亭。窈。然。穹。碑。峙。焉。捫。薜。讀。之。則。古。真。娘。墓。焉。恍。然。於。志。乘。所。載。蓋。指。此。其。題。咏。見。於。各。家。集。
 者。夥。顧。而。長。慶。尤。著。然。皆。莫。攷。其。代。年。遺。芳。墜。韻。漣。而。弗。彰。者。蓋。已。久。大。抵。真。娘。一。名。倡。俎。謝。後。葬。名。山。歷。千。百。
 載。迄。於。今。雖。墓。田。荒。蕪。封。殖。非。故。然。有。人。焉。歛。骸。憑。於。其。間。斯。亦。幸。已。滬。上。名。倡。所。幸。大。隄。狹。瑟。者。稟。殊。色。懷。
 絕。藝。乘。時。得。志。居。則。廣。廈。閨。房。璇。題。蘭。閣。出。則。輕。轡。朱。輪。疏。轂。飛。軸。被。燈。服。僂。薄。粧。役。健。奴。從。妙。婢。粉。白。黛。黑。立。
 於。衢。閭。非。知。而。見。者。以。為。神。也。至。其。窮。驥。娛。狎。雋。少。妖。麗。媚。盡。動。心。驚。魄。極。之。非。雲。非。雨。非。朝。非。莫。知。樂。也。無。涯。
 而已。又。安。知。生。也。有。遊。哉。及。蛾。眉。有。蕉。萃。之。色。蟬。鬢。多。蕭。騷。之。致。闔。門。之。馬。不。來。繫。帛。之。雁。頻。絕。天。未。有。懷。秋。扇。

已棄身外。無物故箱。猶存蓋。再再莫矣。然退房爲老晚節。亦佳。攬眷則仙餘生。可託。未若遽厲一夕。歇芳九淵之烈也。若迺越深失神。幽憂成癖。華非夜而湛。困玉不春而橫。陳藥烟篆。青間闌。簾之鷓鴣。紅篋暖。碧轆懸。壁之琵琶。凄寥闐寂。概如斯已。迺至時迫彌留。運丁天闕。冲香秀髮。溘然霜露。婷容韋態。儵爾騰塵。蛻茲眇眇之身。藏以區區之木。嗚呼。靈筵不設。旅觀誰屬。望鄉里以云遙。問親知其安在。故死者人所同。有可痛者死無可歸。況未朽之香骨。已彫之靈躬乎。然更二三十春秋以來。或盾或化。甚至暴邪。稠委溝壑。同歸於盡。而無可稽者。蓋幾千百人。嗚呼。招魂何處。隕涕誰家。宜見者摧腸。而聞者扼腕也。於是名倡某氏者。慨然集同志。募鉅資。置地一區於某原。屬某君題碑。爲萃芳義塚。並屬予撰誌。予維芝蕙焚歎。固佳士所傷。尚略理掩。非美人之責。自古鍾情。宜在吾輩。而某氏蹟賸鷓鴣。悲深狐兔。湛珠碎壁。瘞此紫雲。闔戶滅燈。營茲鬱鬱。旣成沙塔。斯闢壤塗。列枌檜以數行。環松楸於一匝。可比漢家金槐。開嶺嵩之素馨。幾疑隨苑玉鉤。歌雷塘之嚼火。從此鴛鴦小隊。共妥香邱。蝴蝶驚魂。無處野鬼。泉下客。至奚煩買山之錢。意中人來可載。澆墓之酒。其義蓋可風矣。夫真娘一名倡。葬後千百年。人過之。猶激歎憑弔於其間。況此諸名倡。叢葬之所。風流炤映。當世士夫。題咏者已數十百家。後之人訪其碑而讀之。當益摩挲不忍去也。故誌之。亦以彰某氏等之義舉云爾。

書鄭囑津陽門詩後

紅 鉗

嘗讀全唐詩。至鄭貨先津陽門一篇。因喟然而歎曰。讀是詩者。匪特可知明皇一代之興衰。亦且可補新舊兩唐

名著

七

名著

八

書之缺逸也。當夫延和讓國。開元紀年。首絕奸邪。次除羣醜。屢踐三韓之域。親總八狄之師。內應忠良。外羅猛士。修集賢。廣廈。詔儒生。登太學。高堂講論。道藝孝經。作注。搜孔壁之遺文。泰山勒銘。訪秦碑之勝跡。由是髫齡之子。皆知禮義。斑白之叟。不識兵戎。古所謂。假武修文。隱見於開元之盛世矣。洎夫祿山入仕。藩服乘權。獻馬生謀。鬪雞恣樂。錦鳥繡鷹。飄搖一葉之舟。舞馬文犀。譙會千秋之節。放岐。耶黃鸞。逐申王。赤鷹。菊部。傳呼。舞公孫之劍。器梨園。高唱。彈賀老之琵琶。削壽王之愛。為妃。因謀臣之請。稱帝。玉管。贈弟。金錢。洗兒。明皇。方謂。值盛世之昇平。作無愁之天子矣。迨至。崇山之黨。突起。范陽。落河之鋒。直摧。京兆。驚起。漁陽。鼙鼓。豬。與。與。或。聞。來。劍。閣。淋。鈴。馬。蒐。赴。難。感。紅。羊。而。換。劫。策。青。驪。以。蒙。塵。器。龜。主。之。珠。被。空。存。雪。衣。女。之。玉。籠。安。在。鹿。銜。花。去。五。宅。蒼。黃。猶。亂。棋。翻。半。秤。黑。白。凡。詩。中。記。言。記。事。之。詳。莫。不。有。可。泣。可。歌。之。志。也。嗟乎。長生。殿。裏。浴。具。塵。生。華。清。宮。前。明。枕。光。滅。毬。場。猶。在。沙。洞。無。聲。聯。轡。之。車。不。來。寔。裳。之。曲。已。香。斯。則。讀。舊。唐。書。本。紀。可。考。三。郎。事。迹。之。全。誦。津。陽。門。詩。章。足。徵。一。代。興。亡。之。業。者。矣。

書陸莊簡柳跖牒後

儀 編

柳跖牒者。諷海忠介公而作也。吾鄉故老相傳。謂此陸莊簡光祖手筆。明海忠介公瑞撫吳時。意在搏擊豪強。是時兵備蔡國。承新鄭高拱意。指首發難於徐文貞公階。於是刁風日熾。告許無虛日。或以柳跖牒投之。忠介殊自悔。乃盡舉告許之詞。燬之。牒文載華亭縣志。云告狀人柳跖。為世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

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塚被惡來告發惡人賄求嬖臣費仲得免今日挽出惡冗柳下畫捉跽縶禁孤竹水牢絕粟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山薇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爲證切思武王至尊尙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上告文甚譎詭讀之令人發噤故全錄之按徐文貞公之端謹嘉言懿行流傳後世吾茸域人猶號稱之新鄒高拱與公有隙事載明史甚詳又有蔡國璽爲之鷹犬當時所告許者當指侵占田宅事皆高蔡所噤使也際中伯夷叔齊意卽指公豈有清如夷齊而占人墳墓者哉柳跽盜徒也其人暴戾恣睢而思傾陷正人聽其詞可不問而知爲子虛烏有他若惡來崇侯亦各有指當高蔡與文貞爲難時吠聲吠影蜚語僞傳文貞家居出門登輿至有伺於途而搏之者烏乎以文貞公之德望而垢辱至斯蓋亦危矣海忠介剛直不阿亦正人也然其意激揚幾爲告許者所誤設無此牒吾恐持之太急端謹如文貞將蒙不韙之名若忠介者亦將有傾陷善人之疑羣飛刺天事由臆造而幾累及此爾正人甚哉桀犬之吠人其可畏也幸有莊簡以譎詭之詞寓以當時情事其旨微其語奇忠介見之翻然改悟此事因而得解游戲之筆所全實多莊簡此文其如憂情之作諧語乎今讀其詞可知古人之文雖涉詭諧亦非妄作今者文體翻新吾鄉諧文之傳貽爲口實者不少以視此文雅俗何如用意更何如也展而讀之必有能辨之者矣

遊黃鶴樓記

修曲

武昌爲湖北之省會城跨山而立鳳凰鎮其北蕭山固其南胭脂崇福繞其東北內而山勢蜿蜒形如長蛇與隔

名著

九

江之龜山遙相對者則蛇山也。山起於城東而達於西南隅。偏東曰高觀山。迤西曰石城山。極西則為黃鶴山。黃鶴樓在焉。是樓也。面江而背山東。可以望全城。南可以眺南湖。漢口漢陽近集。凡下大江兩岸。艦檣如林。至於古塔峨峨兀然。特立於半山者。則洪山塔也。巨川湯湯出漢口而入於江者。則漢水也。崇閣巍巍宏傑。鉅麗與樓相鼎峙者。則晴川樓也。而西南一面。水天一色。雲霧間出。眼光所注。初不覺江水之汪洋。騰至已環樓而東下矣。曠偉哉。樓之後為吳略樓。過吳略樓為抱膝亭。地皆高於黃鶴。尤足遠瞰。四顧使遊者。炫登臨之快。起往古之思。惜乎黃鶴舊樓已燬於火。今之因其遺址而建為警鐘樓者。又為起義時北軍所轟擊。古時勝蹟無有存者。良可慨也。然余聞之。形不必存。神不可滅。樓之為樓。自足千古。觀夫今之士大夫。爭以一觀為快。余亦何必為樓悲也。嗚呼。武昌居天下之中。英雄豪傑多產其地。民國開造。實利賴之說者。謂天意亡胡。人心思漢。故天生俊傑。以創造之。而不知仲山甫生。感自嶽降。伊彼健兒。其亦為斯樓神靈之所鍾乎。彼夫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使與黃鶴度長黎。短余不知其何說也。後之遊斯樓者。將有感於余文。

送龔徐二子序

綺霞

長江發源青海。越雲嶽。挾湘漢。蜿蜒奔流而東下者。九千六百餘里。而環海之濱。巨風洶湧。波濤澎湃。屹然扼長江之中流者。曰崇明。江流清淑之氣。盤旋於川。蜀鼓盪於楚。皖綺旒秋。瑤於三吳之會。而扶輿磅礴於崇海之濱。吾知其必有人焉。欲從而求之。不可得。久而得吾友龔子。其為人廓然有大志。視人世間無足當意者。則罵盡聖。

賢豪傑才子佳人。酣嬉淋漓。顛倒以爲快。余疑所謂清淑之氣。扶與鑄。之所蘊。或不足以盡此。又久而得徐子與龔子。皆奇男子也。之二子者。狂如杜牧。豈若飛卿。豪邁比青蓮。個儻逾子美。豈吾所謂清淑之氣。扶與鑄。之所蘊者耶。雖然。吾有感也。世風日下。滔滔若長江之東流。而莫之或禦。蟬翼爲重。千金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譏人高張。賢士無名。此徐衍之所以負石而釣。焦之所以憤世也。士生此世。將勸明月之梅乎。抑采東籬之菊乎。將騎湖上之驪乎。抑遊東山之屐乎。將絲竹陶情。以自遣乎。抑醇酒婦人以終古乎。采藥西山。放鶴東臬。非不雅且逸也。而非所語於今之世也。決東海以爲酒。傾泰山以爲肉。假胭脂窟。爲痛哭場。非不豪且邁也。而非語於君子之林也。學之衰歇也久矣。陸江水之東流。挽狂瀾於既倒。固在彼而不在此也。二子勉乎哉。二子歸矣。御長風而東下。逐江水之中流。怒濤西上。驚浪東來。白浪翻空。與天際風雲相逐。試憑欄而遐想焉。則於余說。吾知其必有合也。二子勉乎哉。瀛洲非久居之地。小留幾日。復來海上。吾當歎而送之。歎而迎之。

答友人書

匪石

昨辱賜書。謂僕再葢申江。轉趨枯寂。加以不情之誦。三復斯語。汗流浹背。果不情耶。僕於天地間。爲廢人矣。然清夜自思。覺尊論未免失。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知我罪我。是在足下。古人謂情之所鍾。正在吾輩。以僕管見。所論猶嫌於執柯者。宇宙之大。以情造之。世界之廣。以情通之。情之在天地間也。正如物理學上所謂以脫凡百現象。皆以之爲媒介者也。如化學上之所謂元素。凡百化合物。皆其所造成者也。乾坤不毀。此情不滅。而大之至於世。

名著

一一

界。國。家。小。之。至。於。一。身。之。內。外。之。至。於。無。量。衆。生。皆。以。情。維。繫。之。正。不。獨。男。女。間。也。且。卽。以。男。女。言。之。孔。子。見。南。子。矣。如。來。爲。摩。登。伽。說。法。矣。儒。釋。大。宗。所。謂。不。視。惡。色。不。聽。惡。聲。者。當。不。於。淫。行。之。人。加。以。拒。絕。何。也。出。之。迷。途。使。登。彼。岸。亦。正。孔。子。如。來。之。多。情。也。程。明。道。謂。目。中。有。妓。心。中。無。妓。僕。嘗。非。之。以。爲。心。中。旣。無。目。中。安。得。而。有。大。言。欺。人。所。謂。僞。道。學。者。不。情。之。名。明。道。尸。之。矣。僕。嘗。謂。惟。至。人。惟。能。多。情。亦。惟。至。人。惟。若。無。情。多。情。者。動。無。情。者。靜。其。無。情。之。說。不。過。對。於。動。態。之。多。情。時。比。較。言。之。非。純。粹。無。之。而。等。諸。死。灰。槁。木。也。故。處。必。用。其。情。之。時。則。見。爲。多。至。不。濫。用。其。情。之。時。則。見。爲。無。而。其。見。爲。無。情。者。正。情。之。至。高。潔。者。也。僕。之。今。日。絕。足。歌。舞。之。場。以。在。僕。意。中。正。自。以。謂。不。濫。用。其。情。而。學。至。人。之。無。情。者。淺。斟。低。唱。酒。綠。燈。紅。以。至。於。玉。軟。香。溫。銷。魂。眞。個。人。皆。以。情。場。名。之。然。試。眞。能。以。情。言。者。能。有。幾。人。於。是。而。認。爲。情。用。其。情。衰。高。潔。之。情。矣。且。往。在。吳。門。亦。嘗。於。溫。柔。鄉。中。稍。稍。經歷。而。成。陰。之。歎。輒。比。微。之。薄。倖。之。名。每。同。杜。牧。頰。滴。而。已。何。情。可。言。蓋。石。火。電。光。展。樓。海。市。一。時。覺。悟。知。爲。幻。相。者。亦。未。嘗。不。有。時。迷。惑。認。以。爲。眞。將。來。或。淫。床。重。登。戒。體。立。毀。馴。至。甘。爲。情。死。亦。未。可。知。則。今。日。爲。情。之。靜。時。又。安。見。無。情。之。動。時。特。中。年。莫。樂。半。世。浮。沉。殊。不。欲。墮。慾。海。中。耳。至。於。廣。義。之。情。則。僕。終。身。佩。之。未。敢。或。望。也。譬。如。足。下。風。流。自。賞。豪。邁。無。前。雖。放。浪。形。骸。而。卽。以。爲。足。下。不。道。學。已。墮。陽。明。之。緒。不。特。足。下。不。任。受。卽。僕。亦。期。以。爲。不。可。矣。黃。梅。天。氣。易。瘦。損。人。諸。維。珍。重。千。萬。

答梁楚楠書

箸 超

集 三 第 素 權 民

涼風天末。舊雨毫端。維動定咸宜。祈慰無似。超識多困俗。禮不徵文。繩引古今。輒流楮遊。蓋豹只窺半。則牛不解。圣半部。何曾但鼓。虛枵之腹。一丁偶爾。且低寒獸之頭。無當推崇。漸予形影。然而古人。可作見堯於。堯往者難。誣引且入夢。緊臺藻飾。縱井底之自嗤。深入桃源。猶津頭之待問。兩端可明。千慮不愚。爰據所知。撮爲問答。夫文章之道。不外精純。而四六之途。最嫌無雜。神欲其動。氣欲其清。句必翻新。意貴凝練。任爾迴環。盡致不以雕琢。求工。聞煙火。以未搜心苗。獨探仗空靈。而作對牙慧。堪傾果予。取分予求。雖不中其不遠。迺者水止一方。春無浪濤。雲停半片。夏不峯成。尋踪落兮茫茫。苦窮年兮兀兀。或起或伏。懷蹊徑之難尋。一轉一折。常脚接之如脫。或有題紅刻翠。自詡肖物之工。巧覆沾膏。詭爲傳神之作。以行尸走肉之筆。逞薰香摘豔之能。亥豕必偶。以辰龍乾父。且配以坤母。毫無生活之氣。幾失駢體之真。若夫面不開生。掌偏多合。未能新闢文境。徒然堆砌文詞。一幅山川。天機不活。十年形相。故我常存。未許斯人能燒。燻而養。豈倘逢識者。且揚糞而竅。燥至若。述相思之夢。詩映長留。圖見在之身。畫圖省識。描摹態度。龍亦舞生。點染風光。蟲其嫵小。大都工麗者。機神不足。而流利者。聖李貽譏。蓋上溯徐庾。廣陵散固已久絕矣。前清如吳稚威。邵荷慈。孫淵如。洪稚存。諸先生所作之文。類皆嚴傑。詭麗。可稱宏製。然著作無多。流傳散失。卒不得覩其崖略。自節而下。吾無譏焉。紫旣奪朱。青不勝藍。文學之衰。於斯爲烈。寸心得失。非敢軒輊。前入兩地。嗟違聊以商。登舊學。若是若非。必能辨之。因風惠我。珍逾百朋。願候近社。眠食大勝。餘俟續具。

名著

131

名著

擬連珠

一四
箸 超

漢章帝詔班固賈逵等。演連珠文。蒐集子史精英。黃農道德。指陳國事。啟沃君心。胥有類焉。自晉而下。詞臣多演之。儼言約。罕譬達旨。顧或以體近頌德。語多諷君。駭士文人。非其所好。不知隱誦。賦古義爲昭政。體既更。庶人可議。爰仿其體。約爲六條。非惟規時。借以鏡己。云爾。

蓋聞功被四陲者不利。其已智周萬物者。嘗谷其心。是以春蠶吐絲。自縛於繭。遼豕獻。愧渡其河。

蓋聞泰山之高。不讓土壤。河海之峻。不擇細流。是以有容者於物。無所棄。有量者與世。無所爭。

蓋聞精金出井。全資陶鑄之功。良玉成文。端藉琢磨之力。是以經驗富者。常成大業。醞釀深者。必爲醇儒。

蓋聞瀑布可以穿石。鐵杵可以鑿鍼。是以面壁九年。入世殊無不合。垂帷七載。乘時或有可爲。

蓋聞空談何補。時艱無米。難爲一飯。是以荷囊蕙帶。非可禦寒。麥飯韭蔬。迥殊畫餅。

蓋聞竹頭木屑。與弓矢並。儒牛溲馬渤。與參苓等。重是以地有餘利。道可生財。國無妄人。要在器使。

之
藝
林

刻
文

藝林題詞

筭超集工部句

華館闕秋風。焉知清興終。神仙才有數。此日意無窮。雲山已發興。清聞樹杪磬。微風韻可聽。金管迷宮徵。朗詠劃昭蘇。論交入酒壚。蘊真愜所適。懷古視平蕪。悲君已是十年流。送客逢花可自由。古來才大難爲用。長歌短詠還相酬。

陪鄭公秋晚北池

苦雨奉寄隴西公

敬簡王明府

九日登梓州城

冬到金華山觀

陪章留後惠義寺

聽楊氏歌

大歷三年春遣

懷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遣懷

寄杜位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

古

柏行

狂歌行贈四兄

民 權 索 第 三 集

目 錄

詞

秋夢	悔餘	枕亞	天聲	騫	恫百	垂釣客	天然	福保
二首	一首	三首	二首	一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簪超	泣花	味岑	天放	雪	劍鳴	芙蓉	簪超	劍鳴
一首	一首	二首	二首	一首	一首	一首	二首	一首

藝林

詩

楊花曲 詠楊翠喜也

老 衡

東風吹綠滿天津。楊花輕薄逐游人。落絮沾泥飛不起。化作美人薄命身。美人嬌小縮雙螺。青瞳流轉剪秋波。眞娘能作柘枝舞。阿軟工爲水調歌。王孫年少天潢譜。信陵門第子鸞廚。拍板按歌本祖傳。東皇部下風流主。春風獵色打花園。小隊青衣擁馬飛西邸。賓朋皆肉相。津門草木生光輝。招集梨園。菊部河山落日任歌舞。臺上風吹玉女簾。簾前雨點花奴鼓。杯盤狼藉夜沈沈。絲竹淒涼亡國音。不下銅駝臥棘淚。還存金屋貯嬌心。開簾覩芙蓉。面一串珠喉太婉。轉鶯聲字字攝生魂。更飛眉語送流盼。河間王邸列羣芳。冢卉爭似野花香。枝頭梅子鬢頭杏。紅絲月老費商量。塵中共飲舊苗裔。手合名花開並蒂。親代天孫鑿聘錢。焜耀粧奩腹玉盤。香車寶馬配雙環。比肩親戴玉人冠。北里爭誇鄭舉。舉東朝共識唐安。消受章臺一枝柳。人天好事感良友。崑崙肝膽押衙心。翻恩豈在謝媒酒。阿翁隻手攬朝綱。親草詔書代玉皇。白山黑水新開府。頭銜一旦生光芒。天語飛傳萬衆駭。遼東節度須錢買。方將富貴依冰山。不信風波起孽海。多事青鸞趙御史。彈章再拜奏天子。太息深宮拊玉牀。預人家事竟如此。朝廷家法本疏寬。堯母仁慈左右難。白髮龍鍾老宰相。護持親貴費周旋。海棠春雨泣殘紅。夜半甘泉別小東。苦憐白象眞無罪。強說玉珠未入宮。冰人失計抱冤痛。金錢十萬成何用。恩重護分碧玉斂。功名片刻

藝林

一

藝 林

黃。梁。夢。舊。聞。便。殿。議。儲。君。青。鳥。報。恒。本。有。因。誤。說。佞。夫。能。立。國。誰。知。子。建。非。傳。人。宣。海。情。天。多。歧。路。君。臣。同。被。美。人。誤。楊。花。依。舊。隨。風。飛。鴻。作。游。絲。續。不。住。

舟出黃浦

黃浦江頭別恨新。河山回首盡荆榛。投吳去國非仇楚。浮海乘槎豈避秦。愁聽濤聲頻怒嘯。驚殘鄉夢暗悲辛。朝便是扶桑道。捲土無期且臥薪。

過馬關

紅日生東海。波濤撼馬關。饜峯相對立。一水曲如環。戰蹟懷前代。笳聲出遠山。秋高兵氣肅。愁恨我方閒。

淺草公園所見

印 鸞

東京淺草公園。觀音殿在焉。殿旁闌干。紅男綠女多繫結。其上友人告我。此求婚者也。為賦四絕。

十五年華尚未婚。小姑心事寂無痕。可憐腸斷相思處。阿母前頭不敢言。幾許深情欲語難。滿腔紅淚祇吞酸。含愁訴與多情佛。佛卻拈花帶笑看。不落言詮佛法深。痴兒痴女費沈吟。低頭繫個丁香結。但願郎心似妾心。三生石上事難知。欲問佳期未有期。感損春山窮想像。檀郎可是一般痴。

竹港集殘幅

劉 一

痛不當年玉斗撞。廣平愁思動秋窗。畫圖有色殘雞塞。版籍無舟渡鴨江。似此定邦徒自弱。縱言與國共誰雙。三韓遺裔應猶在。憤血何因冷一腔。

金陵後湖遊

認定曇花一現嬌。鳳笙何意傍秦簫。誤將碧水寒千古。錯向青山駿六朝。雲逐佳人歸靜渚。春隨仙侶度河橋。芳蹤此去還相憶。可得心旌苦見招。

所思

秋風起。疎林秋葉戰。庭陰金粉墜。痕濕雲鬟冷。露侵天花飄。幻影明月現。禪心午夜蟲。聲寂應勞一鼓琴。

東海舟中

大蒲

長遊早把金揮盡。買得江山亦快哉。殘月偷從窗隙入。怒濤擁向枕邊來。橫流萬里成天斬。飄泊孤身膽劫灰。四望無涯風力猛。昨宵有夢別蓬萊。

作客半年仍故我。今宵歸去有清風。嶺東氣候方三月。淮上冤仇又一重。濁水不平天欲墜。良人已失國魂空。襟余一滴傷心淚。灑向橫流濁浪中。

孤雲誰與爲歡者。歷遍滄桑歷此身。期以文章迴世運。強將酒肉慰愁人。不亡慶父難存魯。那有仲連恥帝秦。汽笛鳴鳴驚短夢。起看海水正飛塵。

藝林

年剛三十齒全灰少壯如斯老更哀我豈猶人無遠志世方多難仗奇才
與侏儒較飽飽茫茫浩劫自今胎
早巳忘生死松菊猶存盍去來莫

讀桃花扇傳奇

味芬

末世功名氣節衰云亭樂府有餘哀柳蘇不附奄兒黨名重梅花古將臺
俠義奇人出下流士夫顏面一齊收此時不見香君妓空望秦淮古渡頭
扇面桃花別有香奄兒何事苦臭張北兵空據南朝地終與殘明一例亡
幾人遺臭幾留芳名節長存壯悔堂劫後秣陵重吊古渡江桃葉又歸王

讀明季稗史

將軍情重難言死殉帝恩深若愛身豈謂金戈鐵馬士傷心也學息夫人(吳三桂)
名花已禁大家籍別有春情感故宮不信蛾眉能誤國將軍一怒馬頭東(陳圓圓)

滬寧車中示太昭

姦盒

秦皇并六合天下崇巒魏穆王殿八駿游騁何蒙哉一朝零落盡蒼里同埋埋古今繁華子憔悴可憐哀聞有安
期生千歲居蓬萊義欲從之遊惜哉非仙才

大漢避陽九胡騎橫中州轅裔不能馭反顏事仇仇吾黨獨憤慨首議誅此會黃石期圯上精衛來滄洲我時遇

鬼谷仙人授陰謀亡命匿江海結客盈并幽四方有豪俠多與我交遊凡我同盟人帝奏有奇養一朝赫斯怒遂
縛單于頭獨眷舊儔侶白骨盈山丘言念同胞死涕淚不能收

南國有佳人願盼若秋水借問佳人誰道是良家子朝為吳下姬夕宿楚宮裏咬咬戶前月灼灼園中李朱顏易
凋盡安能常嬌美誰竊姮娥藥使妾長不死

晨興風嚴駕吾將出遊行遊行悵何之八方橫長荆齊有魯仲連手復七二城五百士同死天下欽田橫荆軻豪
傑士奇計獨不成范蠡不言祿莊周惟養生夢與數子遊心神肅以清遍訪昔賢墓痛哭難為情

神虎行

卷 盒

白草黏天嵐光枯五雲常駐仙人都神虎星樞蛾蟬頂巫威不上招魂符相傳神虎善食人曾持此語問山僧僧
言我佛仁衆生顛倒涅槃皆天刑碧翁煦嫗柔氣不造白額入朝市豺狼當道無按行都亭埋輪張網去虎兮
虎兮請看大陸走龍蛇梁益伏莽禁如麻播州道上斷行人人命何異與沙黃巾自作餐項籍刀上組犬羊鼓
腹歌雀符盡地主安得大賊封使君食盡城狐並社鼠側聞今年秋有客趣巴蜀裹糧掠無餘從者就駢戮可憐
離亂人不如鴻與鵠鴻鵠一飛冲上天行人飲刃不得脫君不見子敬青甕弗去身肤篋不取憐其貧彼何義兮
今何橫可以人而不如禽

渡黃河弔張宗愚

陳 幹

藝 林

五

藝林

黃河遠自天上來。奔騰霹靂萬山開。卅萬大軍。追虜轉戰。關河亦壯哉。何意中途。竟崩摧。腥風血雨。馬不迴。英雄扼腕。投水死。至今思之。有餘哀。

謁文山祠

老樹遮天起黃昏。御路迷文山。留正氣。千載尙鬚眉。

登平山槍懷謝太傅

十里平山路。荒城草木多。風流謝太傅。往日幾回過。

春情戲爲重字體

恫百

細細。爐煙細。細浮畫屏。風裏畫簾鉤。春如流水。年如夜。詩滿香囊。酒滿甌。胡蝶花中胡蝶舞。杜鵑枝上杜鵑愁。相思何日能相見。自怪情牽不自由。

十二屏風十二樓。幾重簾幕幾重愁。初相見。似曾相識。輕半嬌。遠強半羞。月下偷來。花下納。夢中慣作。意中遊。思君夜夜君知否。挑盡銀燈數盡籌。

月繞闌干花繞樓。個中人向夢中求。寸心苦似蓮。心苦雙淚流。和燭淚流。未免有情。還有意。那堪多病更多愁。阿儂甘爲渠儂死。不作鴛鴦誓不休。

西施浣紗

六

江。水。春。風。滿。若。耶。春。江。越。女。豔。如。花。如。花。越。女。誰。憐。惜。自。向。春。江。學。浣。紗。
荷。葉。荷。花。共。若。耶。若。耶。西。去。是。兒。家。兒。家。家。傍。越。溪。水。溪。水。年。年。照。浣。紗。

軍中夜飲

豁 盒

初。月。泛。新。醕。筵。聲。底。事。催。雲。間。莽。煙。水。天。下。多。劫。灰。南。北。干。戈。動。江。淮。草。木。哀。滄。桑。感。家。國。都。自。酒。杯。來。
哀。樂。備。中。年。餘。生。感。萬。千。恩。多。身。笑。賤。才。拙。志。羞。憐。賣。賦。難。為。活。銜。杯。也。學。仙。唾。壺。容。易。碎。憤。欲。開。蒼。天。

贈彭硯欽

風。塵。一。相。識。把。臂。若。平。生。學。古。堪。同。調。論。年。合。事。兄。身。輕。笑。湖。海。世。亂。薄。功。名。願。與。師。兼。友。儒。林。好。競。爭。

由襄陽乘小舟至荊子關上灘

怡 開

灘。行。日。百。灣。灣。灣。依。山。轉。沙。淨。底。無。泥。石。齒。紛。鋪。遍。曲。處。盤。秋。峭。窄。道。通。一。線。帆。檣。不。可。施。山。與。風。磨。旋。舟。小。兩。
端。削。掀。鼻。張。怒。隊。向。前。劈。驚。湍。磋。牙。尋。與。戰。下。灘。走。坂。九。推。舟。飛。瞥。電。日。影。互。陰。陽。山。形。隨。背。面。一。往。勢。無。前。操。
縱。為。倒。牽。只。恐。控。弦。脫。鞶。繻。沒。雨。箭。上。灘。舟。蹴。天。奔。瀑。當。頭。濺。竹。纒。長。尋。丈。雙。挽。蓬。脚。纏。匹。練。繫。纒。端。柔。軟。俾。胸。
穿。前。者。聲。徐。起。後。者。聯。作。串。舟。纒。相。震。撼。動。訝。身。交。頤。未。進。先。防。退。欲。速。反。求。緩。岸。平。排。巨。樁。中。道。備。羈。絆。當。工。
洞。石。腹。臨。機。操。勝。算。舵。師。持。方。針。指。揮。為。之。殿。著。勢。擐。其。鋒。乘。間。殺。其。悍。纔。得。毫。髮。移。祇。及。人。力。半。石。陣。被。舟。逼。
猗。猗。似。生。鳳。騰。拿。伺。舟。隙。生。死。須。臾。變。一。舟。力。不。支。衆。舟。并。力。援。前。敵。呼。得。利。凌。營。為。魚。貫。經。句。走。百。里。日。慶。歷。

藝 林

七

藝林

重險夜泊驚魂定。猶發夢中歎。勞勞舟人子。崇朝至日。吁云是水中生。狎浪相習。慣前頭灘。更惡此地已平衍。

感時

老羞一怒楚。吳吞水火瘡。瘡。瘡。忍弗論。未必千秋無史信。本來三海是君門。主權爭競龍蛇起。民意摧殘雞鶩喧。半壁河山半烽火。火。可憐白日總黃昏。

匪石

如夢浮生底事忙。拿皇路易甚收場。獄與文字亡。秦轍恩市武人司。馬腸歲月寶珍甘。擾攘乾坤錦繡劇。荒涼愚民更有傷。心事骨肉流離道阻長。

卽席賦

漱巖

肝膽輪函祇劍知。湖山小隊逐熊羆。題詩磨盾渾閒事。百戰歸來縱酒時。我愧書生未投筆。尊前歷歷數英雄。石頭刁斗清霜夜。萬馬如潮湧浙東。老杜長篇擬北征。平生自誤半詩名。未能殺賊草露布。飯顛山頭文字輕。隔水林連尚有墳。欲從九地起詩魂。當時封禪無傳稿。應見河山漢室尊。

送金吟谷

一樣西湖鬢筆遊。吳頭楚尾不同舟。十年一面重相別。莫道杭州襟上秋。四明山水接台嶠。我送君為百里行。今日從公真是僕。故鄉父老卽蒼生。

口占

庭僻無人至。林幽野鳥來。梧桐花半落。黃雨滿蒼苔。
日落柴扉暗。廊深月色微。新篁三兩個。舒影上人衣。

南村

感懷

親朋何處是。盜賊滿乾坤。恩怨看腰劍。離愁付酒樽。
音書遼海闊。烽火帝城昏。不敢瞻襟袖。年來滿淚痕。

秋仲懷姚石子

匝地烽煙起。故人音問疎。文章應似舊。懷抱近何如。露冷蕪羹早。楓丹鱸膾初。幾時共樽酒。談笑趁江漁。

偶成

桐陰深處野人家。短短籬護早瓜。一日清寒三日雨。紫荆紅破兩三花。

登池州六峯山

景蓮

深山萬壑響松濤。石澗潺潺水半篙。天際白雲凝翠袖。林中紫霧濕青袍。偶驚野鳥銜巢出。閒看飢猿挂壁號。獨
嘯殘巖無所事。開樽自泛碧葡萄。

宮中秋怨

鰲儂

藝林

九

藝 林

不。見。君。王。驚。鬢。心。如。秋。水。自。迴。環。空。餘。錦。帳。雲。千。疊。怕。看。銀。河。月。一。彎。豈。有。美。人。終。白。髮。斷。無。薄。命。不。紅。顏。從。今。始。識。離。腸。恨。紅。葉。題。來。淚。尙。斑。

雜 感

朝。野。紛。紛。盡。熟。眠。杞。憂。雖。切。亦。徒。然。乖。時。心。性。聊。拚。醉。遣。世。情。懷。欲。放。顛。黃。土。祇。今。埋。將。相。丹。邱。幾。見。屬。神。仙。願。將。質。點。隨。風。散。一。笑。塵。寰。百。慮。捐。

秋 夢

朔。風。吹。雨。散。紛。紛。池。水。迴。波。聲。錦。紋。詩。酒。娛。情。李。供。奉。江。湖。落。魄。杜。司。勳。耽。眠。每。負。窺。窗。月。習。靜。閒。觀。出。岫。雲。曉。市。喧。騰。人。未。起。隔。江。聲。浪。幾。回。聞。

送 希 陶

劍 慧

食。奔。衣。走。又。天。涯。別。後。徒。教。望。眼。賒。茅。店。應。憐。閨。裏。月。楓。林。定。駐。客。中。車。半。肩。撲。被。秋。風。冷。一。路。關。山。夕。照。斜。欲。問。平。安。無。雁。字。計。程。愁。聽。暮。城。笳。

哭 宋 漁 父

君 復

堂。堂。楚。國。奇。男。子。踏。破。桃。源。肯。避。秦。東。風。飄。兮。神。靈。雨。女。蘿。山。鬼。江。南。春。大。千。諸。佛。慈。悲。淚。先。生。慈。悲。更。過。之。爲。救。衆。生。入。地。獄。衆。生。何。以。報。洪。慈。兒。郎。豚。犬。紛。無。數。當。代。英。雄。有。使。君。地。下。曹。瞞。應。笑。倒。老。夫。衣。鉢。要。平。分。

功名事業成。芻狗天地原。來至不仁。世界翻新真性改。於今叔子慣鳩人。
十年書劍消磨盡。剖出心肝與衆看。杜宇聲行不得。汽車載夢到長安。
清明半月便到了。草離離。今雨絲。癸丑二月十三夜。此是先生畢命時。
南人歸南北人北。奈何心坎界。鴻溝恩仇了。尋常事。忍把河山孤注不。
范金絲繒失真相。元氣淋漓未必存。種徧蓀荃萬萬本。一花一葉一靈魂。
大家都是老同志。慷慨登車祝此行。噫吁今日乃至此。猿猱嗷兮狢夜鳴。
逐初放心你去罷。滄海老淚已如何。直把招魂招宋玉。可奈黃魂不返何。
一電驚飛神鬼哭。封狐雄虺瞰天闕。寄聲我已中彈了。公道誠心要主張。
先生之兄先殉國。先生有母方倚闕。兒歸母老不容去。痛煞當年竟絕裾。
覆巢之下無完卵。淚痕墨汁不充飢。麻衣如雪拜堂下。還有孤兒乞誅辭。
黃花碧血千秋鑄。往歲清秋。喪綬開到春花。花又落。一般鶻語不分明。

秋燕曲

倦客迢迢向故鄉。可憐燕子逐人忙。一時草木皆秋色。萬里山河入夕陽。
夕陽遠極天低處。燕子方看獨來去。掠水頻教宛轉飛。因風且作徘徊顧。鴛鴦翡翠自爲羣。白鷺鸕鶿亦似塵。
覓食已荒隋苑土。營巢空憶漢宮春。漢宮

哲身

藝林

燕 林

二二

三。月。花。如。綺。宮。娥。照。影。千。花。裏。海。棠。睡。足。暈。嬌。紅。愁。重。身。輕。扶。不。起。偶。然。繡。箔。被。風。開。紫。瑣。烏。衣。見。汝。來。肯。傍。深。
 樓。如。熟。識。每。聞。小。語。不。嫌。猜。亦。有。豪。家。解。歌。舞。香。塵。散。作。黃。昏。雨。揀。徧。堂。前。玳。瑁。梁。躑。躑。迴。月。下。珍。珠。鼓。玉。釵。金。勒。
 大。道。邊。清。明。最。好。上。河。天。梨。花。漠。漠。亭。皆。雪。楊。柳。依。水。是。煙。此。時。紅。粉。踏。青。歸。此。時。陌。上。翻。追。隨。兒。女。相。逢。幾。
 私。祝。年。年。上。下。真。差。池。街。泥。喃。子。曾。幾。日。美。人。高。樓。列。蕭。瑟。已。恨。江。湖。轉。雁。鴻。怕。教。風。雨。催。蟬。蟀。舊。時。王。謝。竟。如。
 何。門。巷。淒。涼。落。葉。多。高。塚。更。捐。新。石。馬。寒。盡。與。啄。糜。銅。駝。千。齡。萬。代。悲。無。極。弱。羽。逐。遲。懷。海。國。再。冉。空。餘。警。露。心。
 棲。棲。苦。羨。垂。雲。翼。白。頭。父。老。坐。沙。堤。謂。我。諸。緣。那。得。齊。且。共。道。遙。狎。魚。鳥。不。勞。得。失。問。蠶。雞。我。於。萬。事。思。量。徧。偶。
 觸。閒。愁。到。秋。燕。滄。波。浸。溼。玉。蟾。蜍。向。晚。孤。飛。君。未。見。

宿 遂 園

福 保

斗。室。絕。塵。羣。靈。草。媚。新。妍。拂。衣。謝。人。事。招。隱。賦。遊。仙。薄。言。縱。游。覽。放。曠。學。逃。禪。主。人。亦。過。客。爲。我。烹。松。泉。清。言。雜。
 道。味。來。尋。物。外。緣。疏。桐。響。夜。雨。脩。竹。浮。寒。煙。入。山。心。自。定。丹。經。有。真。詮。雞。鳴。將。戒。日。曉。色。益。凄。然。靡。靡。載。行。邁。朝。
 霞。麗。中。天。

望 明 月

中。天。浮。雲。盡。月。出。東。城。隅。素。輝。溶。止。水。我。心。與。之。俱。悠。然。絕。塵。想。以。神。寄。空。虛。道。遙。零。露。下。清。風。來。徐。徐。隔。岸。舉。
 煙。起。隱。隱。忽。有。無。萬。物。任。幻。化。而。我。欲。何。如。

無限悲秋。淒涼此夜。中密雲。三徑暗。疏雨一燈紅。氣感琴書冷。風欺野樹空。窗前聲瑟瑟。百尺戰孤桐。

不寐

北窗閒臥後。風物感秋心。小病覺人瘦。微寒知夜深。梁間無燕語。塔下有蟲吟。倚枕不成寐。燈光照薄衾。

野獸行

劍鳴

地維拆裂。天柱傾長。空龍戰雷。車盡燕漫。天飛舞玄黃。血鳥輪。晦光風雨。驚電鞭閃。爍殷雷鼓。萬道金蛇。滿空舞彈。煙砲雨。莽冥冥。南朝金粉成焦土。封豕長蛇。張爪牙。挨戶殺人。渾如麻。道旁嗚咽。吞聲哭十室。九空徒悲嗟。可憐。匪旬恣淫掠。任教屠伯肆威虐。老嫗出入無完裙。少婦含羞填溝壑。彈章幾日何紛紛。三海君王杳不聞。借問將軍何名氏。宗社黨首即張勳。國家養兵為民福。而今民反遭殺戮。人言獨夫欲示威。是使吾民先懾服。共和幻夢如曇花。空令俠骨埋蟲沙。嗚呼死者長已矣。獨憐生者禍無涯。吁嗟乎戰國魯連一野人。甘投東海不帝秦。何況生身念世紀。忍令野獸長吾民。

戲用漁洋移竹韻示兩內子

箸超

兩個牀頭人一盞。心頭肉吳山。越水間分植平安竹。自愧讀書人。偏染多妻俗。矢爾百年盟。放我千里目。姊妹一。提攜虛懷。能若谷。始終或不渝。三炬同心燭。

藝林

一四

題汪綺雲蝶花封封面畫

丹青何必事雕琢。爭得玄機便不磨。天地無情春亦死。落紅隊裏拍鴛歌。

詞

菩薩蠻 曼陀羅館圖詞

垂釣客

陀羅館裏留香座。佛前已謝新功課。爭豔羞咄夕。贈卿盡體詩。祇知談法事。未識相思字。記得我儂生。丹青燈火爨。

行香子 前意

歡喜因緣極樂無。邊瓊宮內藏得。嬋娟菩提樹。鏡明臺懸。是綺羅叢。波羅密大羅天。一枝神筆。風起毫頭。會心處。可悟情禪。蓮花滿座。貝葉成篇。看空中色。色中佛。佛中仙。

長相思 閨思

恁百

綺窗前。畫欄邊。顧影含情。只自憐。相思兩地牽。落花天。雨如煙。郎不歸來。又一年。空牀夜。獨眠。朝捲簾。暮捲簾。望斷吳山。尖更尖。知郎何處淹。鏡懶拈。線懶拈。但得郎歸。喜自添。歸遲儂不嫌。

望海潮 病起感作

霽公

簾捲蘇涼。簾陰赴暝。薰風鎮日懶懶。螢照迷星。蓮香度水。清霄倚遍。烟欄楊柳影。籬邊。鼻間愁萬縷。都領眉尖客。

裏情懷病餘花木晚相憐。漫嗟淪落江關任銷磨綠鬢憔悴青衫啼鳥傷春飛花惹恨爲誰瘦損吟肩破夢料難圓問墜誰拾往事如煙空餘皓月殘人依樣似當年。

水調歌頭 醉後感懷

天聲

醉後唱銅斗舞劍氣冲天安能鬱鬱居此常伴海鷗眠自古英雄俊傑都是乘風破浪有志勒燕然堪羨五陵子裘馬望如仙離羣筑驪彈飲恨無緣男兒意氣豪邁不肯受人憐金印請看懸肘華髮休教上鬢獨立五雲巔揮手出門去憤莫負英年。

飲罷一樽酒咄咄問蒼天幾時林下招隱高枕石頭眠隨意彈琴煮茗擺脫名纒鎖身外任蕭然何必覓蓬島此境卽神仙約幾個煙霞侶結深緣每到春秋佳日野景最堪憐閒看溪邊雲起靜聽林間鳥語狂嘯亂峯巔白日不知暮富貴是何年。

南鄉子 秋詞

枕 亞

暮色上孤城城外荒涼是斷程三兩殘蟬嘶瘦柳聲聲催盡斜陽雨又零。此處少人行獨倚西風倦眼醒一片歸雲寒度湖冥冥抹却西山一點青。

卜算子 前意

木葉下蕭蕭眼底秋如許不見行人見亂鴉淒絕哀揚語。帆破洞庭天歌斷瀟湘落依舊芙蓉一路開欲採人。

藝林

何處

藝林

醜奴前意

江山殘局秋風劫去國蘭成愁賦蕪城白髮無知一例生
夢回冷簾淒涼足雨滴疎更風颯殘燈腸斷孤燈萬
馬聲

摸魚兒 饒秋詞

悔餘

破天荒一聲長嘯休言彈劍聲苦明蟾怕見山河碎
膽我愁風愁雨何處去翻怪煞媧皇無事擲黃土刑天善舞
又執戟操戈盤旋跳躍大地盡烟霧蒼莽處應恐傳書多誤
風餐可奈龍女健意摩天同巨刃橫裂英雄能賦
誰敢負試思量元黃終受洪鑪鑄提刀四顧有鬼蜮含沙妖狐
何影試誦鬪體句

點絳脣

秋夢

三徑秋光重陽已過仍風雨間愁幾許滿腹紛難數
遶遍花陰寂寞無情緒人何處月中砧杵似訴相思苦

御街行

慘雨淒風增懊惱客裏恨秋來早天涯何處不銷魂
况復斜陽古道雲邊歸雁聲聲絕催得離人老
滿庭落葉西風掃黃菊瘦秋容好遙天何處起砧觸我悲秋
懷抱且攜清酒開拚一醉那管天昏曉

滿江紅 感時

芙蓉

一。代。英。雄。瞥。眼。過。煙。消。滅。試。問。千。年。歷。史。血。痕。狼。籍。民。賊。威。尊。人。命。賤。炸。彈。爆。裂。槍。聲。疾。到。而。今。空。擁。其。和。名。相。煎。急。觀。世。事。愁。猶。昔。看。白。骨。都。成。迹。恨。老。天。沈。醉。人。心。陷。溺。杯。酒。殷。勤。鳩。毒。發。笑。談。聲。裏。戮。刀。戟。算。一。文。不。值。是。人。權。何。消。說。

滿江紅 感時

劍鳴

怒。氣。衝。天。推。窗。望。戰。雲。變。色。伏。廳。下。一。腔。孤。憤。奮。飛。無。翼。大。好。山。河。將。割。裂。幾。多。膏。血。憑。餐。莫。昏。昏。猶。在。睡。鄉。中。嗟。何。及。庚。子。恥。猶。難。雪。黃。帝。種。將。漸。滅。國。勢。弱。何。足。抗。衛。強。敵。壯。士。飢。餐。鷹。虎。肉。笑。談。渴。飲。雉。儒。血。待。一。朝。重。整。舊。金。甌。完。無。缺。

念奴嬌 和斷腸詞

雪

夜。來。飛。雪。看。寒。梅。展。巧。百。花。藏。拙。最。是。暗。香。侵。繡。幙。人。似。置。身。天。闕。風。勢。蕭。疎。玉。容。寂。寞。鋪。定。還。掀。揭。高。臺。矮。屋。費。心。一。樣。陳。設。因。念。塞。外。征。夫。層。雲。逼。戍。馬。上。摧。殘。絕。安。得。五。洲。同。大。治。早。把。甲。兵。消。撤。此。意。誰。知。幽。懷。獨。抱。僅。向。梅。稱。潔。袁。門。深。閉。料。知。轍。迹。都。滅。

點絳脣 和斷腸詞

天放

杜。宇。催。歸。夕。陽。一。片。橫。橋。木。客。帆。相。送。孤。憶。愁。成。斛。片。片。飛。花。盡。日。欄。干。曲。天。涯。同。此。傷。春。日。忍。見。垂。楊。綠。芳。草。芊。芊。香。車。陌。上。多。蘭。幙。遠。山。如。掠。幾。點。春。雲。薄。緩。緩。閒。遊。飛。絮。迎。人。落。憑。思。索。嫩。寒。先。覺。關。遍。湘。桃。萼。

藝林

一八

浣溪紗 和蕪腸詞

味 琴

金屋垂簾貯阿嬌。月明春煖舞輕腰。清歌一曲暗魂銷。隔坐幽香通息息。臨歧新水更迢迢。酒醒人靜倍無聊。

生查子 前意

夜來風雨驟樓外。江濤惡。夫婿未還家。怕誦丁娘索。愁多識夜長。眠獨知衾薄。起捲繡簾看無奈。庭花落。

少年游 剛郭二

泣 花

吹蕭吳下。遊子天涯。魂斷語斜陽。虞山遙望。燦爛春色。花醉蝶蜂狂。一杯彈飲離愁幾許。怎忍說滄桑。萍梗孤蹤。恨向誰訴。歸棹別情長。

滿江紅 周子瘦鵬以香盞叢話索題率倚一闋

箸 超

金粉東南本文士。女兒環。住眼見得風雲吃緊。河山遲暮時勢不甘刁斗。靜文章偏有辛官。妬沒奈何低首拜紅裙。小青墓。揮妙手。珊瑚樹。問迷津。鴛鴦渡。且整頓。全神脚。是注歌館。當年鶯語。細畫梁。此日燕泥。駐借美人鬢。笑覓生涯。聰明誤。

遊記

天
康
年
末



游記題詞

著超集工部句

俯。仄。何。俯。仄。漠。漠。世。界。黑。招。提。憑。高。岡。登。臨。多。物。
色。客。意。已。經。秋。寒。江。繞。上。頭。防。身。一。長。劍。唯。共。水。
東。流。一。覽。衆。山。小。開。懷。慰。枯。槁。經。時。冒。險。艱。心。胸。
已。傾。倒。對。君。疑。是。泛。虛。舟。高。視。乾。坤。又。可。愁。咫。尺。
應。須。千。萬。里。想。見。懷。歸。尙。百。憂。

俯仄行

贈蜀僧開邱備兄

太平寺泉眼

秋日驪府詠懷

夏日李

公見訪

西園口號

投贈舒詩開府

筵弟二首之一

望岳

屏跡

第二 望岳

奉贈射洪李四丈

相從行贈嚴二

題張氏隱居第一

戲題畫山水圖歌

寄杜位

游記目錄

參觀早稻田大學紀念會記

閩游紀略

雲龍山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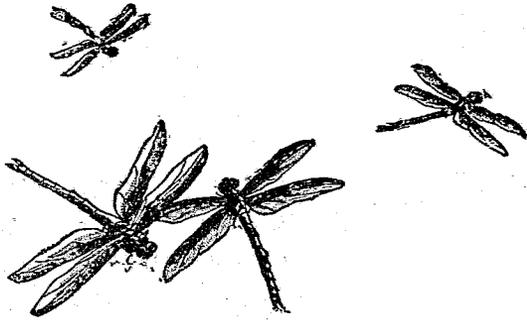
蘭亭游記

目錄

靜 嘯 濟 孤
虎 航 雲

集 三 第 素 權 民

目
錄



遊記

參觀早稻田大學紀念會記

靜

十月二十二日爲早稻田大學三十年紀念大會之末日。洞開門戶。任人參觀。乃於早餐後。偕同人訪張君季深。情其共往。詎張君清晨已出。未知所向。遂折而之榮進館。予友仲臺昆弟會舍於斯。乃向主人假得入場券。遂入校焉。

校外紫青松。豎坊高丈許。接而爲門。內卽小場。場之右爲大隈伯爵銅像。英姿颯爽。丰神奕奕。令人望而生敬。蓋明治四十年其校友等合贊而鑄者。像基巨石砌臺。而刻碑其上。其文曰。明治四十年十月。我早稻田大學創業二十五年。設筵舉賀。而總長大隈伯爵。亦齡躋七十。於是校友首議捐贊。爲建銅像。記其德也。

銘曰。斯爲大學。維伯總長。聿育英才。廿五星霜。規模旣大。教養旣昌。如禾之培。如玉之藏。收穫不爽。內實外光。潤我邦國。覃照四方。昊天曰眷。載錫百祥。吉人君子。眉壽無疆。鑄銅建像。於彼高岡。匪曰金堅。匪曰形昂。中心所敬。靡物無彰。朝夕瞻仰。永矢弗忘。像左植月桂一株。長二三尺。木柵圍護之。蓋今日皇大正爲東宮太子臨幸時所手植。故保護愛惜。惟恐不及。以見日人尊愛天皇之心。雖一草一木之微。亦寶貴若拱璧也。

更入爲廣告展覽室。繼爲雜誌展覽室。又繼爲本校學生出品室。工科機械試驗室。至此。予與仲臺昆季。止於一室。少圍休息。室中壁布油繪之山景。景前佈置人物樹木作海濱形。無何人數達百餘。則下四圍黑幕。室中已暗。

而油繪後之電光明滅作日暮狀俄而昏黑則瀕海之屋中已燈光閃耀矣。天空中繁星明滅時隱時現新月如鉤徐行雲表夜氣濛濛恍如玩月時之景况俄而曉雲微飛旭日已由山後漸放光彩普照全室大類暑天烈日即去暮仲夏猶未至乃與蘭臺行曲折過迴廊觀石油發動機仲瑩兄弟先後至復相繼登樓觀飛機之模型礦石之標本繼至一處四壁塗墨如黑漆光綫亦暗弱如入洞中題曰大隈炭坑蓋狀開煤之形態也。

坑中一人荷筐實煤提燈行作運出狀一人奮鋤作掘煤狀出坑入試金術實習室少休入接待室大學生遞茶招待禮貌週至謙和之色溢於顏面回思吾國之中學生已氣高趾揚真可一世傲物凌人之行比比皆然遑論大學生乎予觀此愈信讀書所以變化氣質非爲自高自大之具彼傲物凌人之徒實非真有學問會受教育者留須臾即出觀建築科羅列羅馬意大利古建築式及他諸參考品此中泥塑之像至多旋觀畫室其學生所出之毛織物以及如絨等之紙亦陳列於中又過迴廊佈東京及橫濱之狀樹電柱電綫上懸兩飛行器往來於東濱之間所謂東濱空中轉輸會社也下扶梯入暗室觀七光綫遂出場綜校中各處均學生招待遊人有問難卽滔滔應答口語手畫若惟懼人不知此中奧妙者予於工程一科素乏知識其入也無所研究而又言語未通無從詢問文字未諳雖新聞雜誌不能閱惟嘆其規模宏大設備整齊而已。

既出場則游大隈邸邸以圍牆護其外圍牆內過冬青極密青翠濃厚剪削如巨牆園不必寬而一邸一壑佈置天然屋不必多而一軒一榭儵然有致花不尙奇而陳列栽植各適其宜至若小阜之上登而四望則短樹爲籬

一抹紅霞。呈於眼底。柔圃花畦。細草如棉。靡物不現。曲水之瀨。若臨而俯。瞰則遊鱗。可數。金色燦然。又有小墩。數座。置古佛一尊。林樹交蔭。如屋蓋。最宜避暑。而清談。短檠置林間。尤堪玩月。而共飲。屋式不一。有和式。有西式。有玻璃爲蓋之溫室。培養花卉。兼作客座。不尙莊嚴。惟圖修雅。平淡入古。尤足動人。真十丈紅塵。飛不到。殆隱君子之居。非富貴中人所能有者。而就意出於伯爵乎。其大隈微時起居飲食之所。與夫被刺已殘之足。悉保存無恙。羅列於中。亦戎衣月劍。昭示來許之意也。

吾聞之大隈微時。一窮寒書生耳。及後因上書政府。請開國會。奔走呼號。卒底於成。而名始噪。其後組內閣。而名大盛。之大學也。初不過高等專門學校。厥後次第擴張。經營三十年。較前已增加至數十倍之廣。各國捐資者亦多。即吾國亦有數萬。故早稻田大學之名聞各國。而帝國大學。返遜之則大隈氏。以政治手腕。兼教育手腕。所致也。

方大學未成立時。此地固風雨晦明。黽蹙窳透之所。今則爲學士潛修閤閣。且千之場矣。昔爲荒烟蔓草。潢潦縱橫之鄉。今則佳木美卉。列植成行之爵邸矣。昔爲頽垣斷墅。荒墟吠畝之區。今則高閣俊宇。尊嚴偉麗之校舍矣。昔爲離離原上草。青青隴上麥。春晴夏雨。農歌童謠之音。今則士女瞻仰。懽欣鼓舞之聲矣。大隈出堅忍之心。開荒源茂草。而登於文明經營籌畫。不知幾許精力。然此校日見其擴張。而無退化者。亦自有故。即以學長論。高田早苗與大隈共艱辛。蓋亦三十年於茲。故校事之進行。他人視之頭緒紛繁。極難著手。彼固瞭如指掌。籌畫週

遊 記

詳不煩周張而自臻進步使其朝易一人焉校事之部署未定而輒去之夕易一人焉校事之勢如未清而又去之則保持已難又安能謀進行耶觀於吾國之各學校可以了解此義矣

四

憶舊歲予舅父爲吾鄉小學校長時謂予曰明春子將爲我助予曰可但有一事須先白設予一涉此校則必捐棄終身事業權利一意於此校之整頓進行而舅父亦必與之共不復作他圖則將來此校或有可觀而足爲他校之模範予當時私懷如此而孰知東方有人與我同心耶歸後感斯游之盛爰記之如此

閩游紀畧

嘯 虎

四月下濤余應友人聘有福州之行道出滬上訪我故友天嘯枕亞二君舊歡重晤竟日流連十里洋場一樓燈火話虞山之舊雨人已無多望歎浦之新潮會逢其適於異地遇相知人生快事實無有逾於此者惜乎暮春三月佳日無多而余又迫於行期不克久騁海上盤桓三日遽與二子告別二子殷殷以後會詢匆促間余未能答也蓋余家居不耐性喜遠遊頻年奔走以逆旅爲家庭視故鄉如傳舍此去萍蹤浪迹尙不知作何停頓作何歸宿幾時再剪西窗燭君問歸期未有期不才小艸恐孤期許之心難咽酸梅先貯別離之味余之前途正如盲人瞎馬茫無所之而二子者客中送客倍覺凄然別酒一卮共道羨珍重前程萬里祝君兩字平安滄波路香良友情多余於此行殊不能無所戀戀也

南人欲遊福州者必由上海乘海輪海輪開行無定期余至上海先赴輪局訪問知二十四日有輪名海晏者開

往福州。過此則須一星期後。方有他輪開駛也。常例。凡海輪出口。乘客須先一日登舟。將鋪程行李安置妥貼。免致臨時倉皇失措。余於二十三日午後。別二子回寓所。檢點行裝。幸不滯重。襖被一條。破書半篋。而已。令一人肩之。隨余至輪局購票。即登舟。擇一潔座位。置之。斯時。乘客來者尚寥寥。各艙多闕無人。故得任余揀擇。綽有餘地也。猶記數年前。乘某輪赴津。余以事稽延。登舟稍遲。至則各艙坐客盈盈。不容插足。後乃僅得艙門外一席之地。風雨不蔽。海水濺入。積寒幾至釀病。先入者為坐中寶。後來者即為門外漢。此亦旅行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薄暮。來客漸衆。人聲喧雜。幸艙中容積頗大。人雖多。尚不至摩肩促膝。余乃獨倚船窗。憑眺江干晚景。適有賣報者。腋報紙一束。沿岸徐行。繞船喚賣。余呼而之前。擇幾種有價值之報紙。如民權民立等。約四五種。給以小銀元一枚。彼尚贈余大共和一張。余笑却之。曰。請轉贈他人。此種報紙。閱之則目光將為銳減。不敢問津也。余默計前途。水程約二千里。若中途無阻。亦須二日。方可達目的地。長途寂寞。正苦無侶。今得此物。不啻挾我明師益友。以偕行。不愁無消遣之資矣。

是晚即就舟中晚餐。餐已旋寢。次晨。衆人皆醒。余亦披衣起。出時表檢視。已九鐘一刻矣。聞岸上人聲嘈雜。各貨方陸續至。船乃遲遲不能啟旋。客心均焦急。而無如何。是晨又購得當日報紙數份。并昨晚所購者。共得十份。計三十張。三十張報紙。以少數言之。亦得三十餘萬言。以一二日最短之時間。加以余遲鈍之目光。或尚不能遍覽無遺也。至下午一時。人貨已齊。船乃離岸徐駛。汽笛一聲。衝煙而出。既出口。速率驟加。瞬息數十里。是日風日晴。

麗。太陽光綫射入江水。搖動作金碧。船尾激浪作花。忽起忽落。旋生旋滅。較之優曇一現。其壽命尤爲短促。乘客不耐悶坐。齊出船頭憑眺。余亦隨至。覺江中空氣。爽潔而清鮮。三日旅滬。日則徵逐。酬應。夜則伏處。寓館。三尺地。湫隘。蠶塵。不堪。駐足。余嘗謂上海人生活於燥氣之中。勾留三日。已不可耐。今於大江之中。吸此新潔之空氣。其愉快。乃等於久病者之忽蘇。冷然御風而行。余身若頓減其重量。至適也。橫覽大江風景。胸襟爲之大開。眼界爲之大擴。余不覺慨念及夫身世。渺焉如大海中之飄一葉。其蹤跡至無憑準。余之福命。正與此舟同。余身歷此境。余又不覺念及夫前之與我。同歷此境之人。夫橫梁賦詩。魏武之雄風也。乘風破浪。宗慤之壯懷也。擊楫渡江。祖逖之大志也。古人往矣。而其留遺之歷史。千載而下。猶足動人。慨慕居今之世。有橫梁之氣概。思竊阿瞞之故智。以擾亂神州大局者。正不乏其人。而負宗慤之壯懷。挾祖逖之大志。破浪直前。渡江擊賊。以澄清天下。爲已任者。當更大有人在。『此水東流。餘血赤。古人何在。亂山青。』對此茫茫。百端交集。蓋不僅動余懷古之思。而益觸余傷今之感矣。

江水不波。船行如矢。設常此無阻。不減其速率者。計不及二日。可達馬江。上海至馬江。例須三十六小時。若不幸。遇大風重霧。不能開行。則行程實難預測。不僅不能如期而至也。海輪容積不大。不能禁受過量之震撼力。一遇風波。船身即爲之振盪。甚至坐臥不得自由。飲食不能下咽。雖不至葬身魚腹。而已飽受虛驚。備嘗奇苦。余前次赴津。蜷伏艙門外。中途亦復遇此。困苦顛危。莫可名狀。至今思之心。猶驚惕。此次入閩。值此佳日。東坡清風。徐來。

水波不興。二語。不啻預爲此行寫照。回顧諸客。均欣然色喜。鶴立遠望。閒談互答。心與江雲俱遠。眉隨江水同飛。飄飄然大有羽化登仙之意。輪名海晏。信爲無上之佳譚矣。然而風雲不測。波浪無常。屈指前程。尙非一瞬可至。今已晚矣。明日有無變態。尙在不可知之數。昔人詩曰：「寄語順風船上客。明朝未必是東風。」余念及此。余不禁俯視。溘若默祝前途。無恙波臣。幸勿惡作劇也。行行重行行。天昏矣。水黑矣。入艙則晚餐已具。飽噪畢。衆各就枕。余就燈下閱報數頁。亦展衾臥。甜然入夢。不復知身在舟中也。天將明。忽有大風震於耳畔。睡魔驚而遁。昏憒中猶疑衆客之鼾聲。及細聆之。乃波濤澎湃之聲。與風雨馳驟之聲相和而作也。俄而風狂益甚。波浪大作。舟盪不可止。余乃披衣起。艙中臥處甚局促。一狹木板。僅足容身。有一客睡稍偏。一轉側間。和衣和衾。落於船底。張目四顧。失聲而訝。時睡者咸醒。醒者皆起。坐者不適。立者不穩。就中有三四婦孺。尤驚懼萬狀。余幸尙能支持。乃婉語以慰衆客曰。毋懼。此小風浪不久。當止。各鎮定。決無事也。譁譟間。天已大明矣。

風師雨伯。挾舟而行。狂傾力撼。顛播萬狀。異哉。艙中客未飲一滴酒。乃人人作醉態。舟歌向。右則羣焉。隨。右而倒。歌向。左則羣焉。隨。左而倒。無一刻寧貼。此時此境。縱有強漢。亦失盡自主之能力矣。余因口占一絕云：「看他個個醉如泥。扶起東來又倒西。慚愧渡江空擇楫。五更風雨不聞鷄。」

午後風威漸殺。傾度略減。得稍安坐。予晨起。越五小時。尙未進食。至此始覺饑火上炎。乃各出饌。嚙吞之。聊以果腹。側耳靜聽風鼓。怒濤其聲尙急。拍船尾作漁陽三搥。輪雖不停駛。而速率則已大減矣。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

之日多煩憂。一舟之內。一舟之間。而氣候不齊。渺渺前途。生死安危。寧能自定。賦是夜。幸得安睡。而頭簪之餘。不能成夢。江聲雨聲。喧作一片。錄目。變開。愁心碎。滴。悶殺人也。

無何。夜已向晨。余倦甚。合眼似欲入夢。朦朧間。忽聞水手呼曰。霧霧。大霧。船主即飭停輪。舟遂不動。大凡輪行。最怕風霧。然遇風。猶可勉強。遇霧。則一白茫茫。路徑無可辨認。不能不半途停滯。此物乃為挽留行船之惡魔。一日不消。即一日不能開駛也。此行何不幸。而重疊遇此風霧。自前晚開行。至今晨停頓。計時已逾定限。計程尙未及半。人謂度日如年。今伏處此中。卽度一分一秒。亦不啻有一日一月之久矣。幸未午霧散。復見天日。輪乃復其原有之速率。兼程前進。此後竟一無阻滯。至念七日下午二時許。得抵馬江泊輪處。

余此行。就福州鹽務稽核造報所事。既抵馬江。輪停於江心。適所中派人以夾板船來迎。遂舍輪登夾板。至福州城外之南臺。幸遇風順。轉瞬卽到。登岸後。乘轎來城。自馬江泊輪處。至南臺約六十里。南臺進城。又約十里。由海口至南臺。水行百數十里。中左右皆山。不知幾許。峯巒起伏。連續不斷。形勢險峻。爲他省所未見。第因此而交通上較之廣東。殊少便利。亦缺點也。衆山之中。有爲農人種麥於山上者。有人跡鮮到。雖土人亦不知山爲何名者。方輪船進口時。見右旁海中有片土突出水面。作五獸踞踞之形。同行者遙指曰。此五虎門也。土人又名曰虎港。從前此口可通海輪。近因水淺。出入不便。故由豬港進口矣。又觀所謂金剛腿者。乃輪船進口後。海濱之山。麓有巨石伸出。如人腿足狀。故有是名。聞此石從前有二均作此形。其一已爲石匠鑿去。亦煞風景之事也。

當由南臺進城時。於轎中見道旁肩挑背負者。半爲婦人。其裝飾絕奇異。髻上插一物如簪。兩旁亦各對插一物。近於平行。併合一處。如押髮然。俱粗大異常。兩耳則帶極大之環。環作正圓形。徑約四五寸。若甚有重量者。此數種裝飾。均作純白色。在轎中觀之。不甚了了。未知其爲銀製。爲銅製。也。後聞人言。此種首飾。大抵銀製。爲鄉間婦人之家道寬裕者所用。若城中婦人所用之金銀首飾。均與他處同。無如此之碩大無朋者。

城內樓房絕少。余之寓所。在南門內營房裏。爲林公祠餘屋。一角小樓。於焉下榻。軟紅塵中。得斯靜境。亦旅居之幸福也。且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尤與余山野之性相宜。土人爲余言。福諺有云。三山藏。三山現。三山看。不見。所謂三山藏者。玉尺山。文藻山。將軍山。此三山均藏於人家之內。故曰三山藏。三山現者。烏石山。于山。屏山。此三山均顯露於外。可望可卽。故曰三山現。他省有福州會館。謂之三山會館者。蓋卽指此三山而言也。三山看不見者。閩山。龍山。嵩山。此三山雖名爲山。實非山也。故曰三山看。不見。閩山。聞在早題巷某戲臺下之井中。其餘二山。尙未知在於何處。其顯露之三山。在全所居之樓上。蒼可望見。卽城外諸山。亦有數處可於樓頭遠眺。公餘之暇。倚樓看山。頗足以排遣旅愁。刪除俗慮。意至適也。

余同事約十餘人。土著占過半數。均能操普通語。可以交談。但終帶有福州土音。若不留心細聽。往往有誤會之處。若福州人與福州人。純操土音談話時。則十句內不能解其二句矣。且不獨語言爲然。卽讀文。言音亦迥別。如陳字讀如丁。鄭字讀如且。南人聞之。從何了解。嘗聞閩語。啾啾不鼻。仿倣以今觀之。良非虛語也。

福州人之能解普通話者頗多。而尤以學校中生徒及大商店夥友占其多數。惟有純熟與艱澀之別耳。蓋此地大小學校均設有官話一科。每星期內必有數小時教授普通話。若大商店之夥友。時時須與他省人交際。非普通話不能適用。故在福州社會中。惟此兩種人均能張目結舌。勉強打幾句。官話其餘則有能存不能矣。余前在滬時。曾識福州人數輩。得見其在福州學校肄業時所讀普通話課本。乃日本人某氏所編者。其中舛雜。出字音不叶之處甚多。以日本人教中國語。隔靴搔癢。無怪其然。然以中國人學中國語。不直接請教於中國人。而間接請教於日本人。棄近就遠。捨己從人。抑何可笑。吾於此見福州人知識之薄弱矣。

余至福州僅二日耳。征塵甫息。羈緒紛來。雖無失路之悲。未免異鄉之感。相處一樓相守一榻。困頓終日。未遑駕言出遊。作探風問俗之舉。故於此間一切情形。尙未能得其大概。上所云半屬傳聞之詞。未知可盡信否也。計余離家至滬。由滬入閩。時間旬有餘日。寓滬三日。來此僅二日。強半光陰。擲諸舟車之內。此時家中人正在屈指計行程。翹首盼飛鴻矣。余乃就燈下撰家報。燈蕊共筆花齊放。羈愁約鄉思俱來。兩字平安。聊相慰藉而已。繼又憶滬上諸君子。三流連。酒痕如昨。臨歧珍重。老友情多不可。不有以報之。爰就途中所得。拉雜書之。以資談曠。愛我者或不嫌壅塞也。

雲龍山游記

濟航

彭門四面皆山也。而以雲龍為著。山在城南二里許。北與戶部山對峙。山勢蜿蜒而南。起頂數峯。尾蟠石狗湖南。

首注城郭狀若龍然。或云昔始皇東遊歷王氣。漢高匿此。嘗有雲成五彩。而赤帝子斬白帝子。蓋龍德也。故名雲龍。

山之東爲山西會館。爲晉人經商於徐者所建築。院宇約二三重。樹木葱龍。地踞山腰。勢若建瓴。至是僅及山之半也。

由此循石徑而上。爲興化寺。門內一額曰雲龍古剎。兩壁間各列偶像二。豎眉怒目。狀態猙獰。卽俗所謂四大天王也。入院南北殿各三楹。北爲客堂。南殿東闈一門。爲雲龍精舍。由此而入。院宇頗曲折。至則見南北層樓高聳。花木叢生。洵一清靜禪堂也。中殿爲僧房。去歲山東陳君幹駐軍於此。陳君改此殿爲徐州二遺民祠。二遺民卽明末之萬年少顏古。二公痛心亡國。不仕滿清者。中置一龕。供二公神位。由客堂前沿石磴而上。爲寺之第二重門。門北有屋數楹。爲關帝祠。入二重門。中有石砌方臺。上有偶像二。前爲牟尼。反對而立。手執降魔杵者爲韋馱。四壁均繪以封神演義中之神像。青面赤髮。盆睛獠牙。有三首六臂者。有赤身跣足者。有於水中作交戰之勢者。天魔羅刹牛鬼蛇神。光彩陸離。形狀奇怪。不待燃燭。燭之犀鑄神禹之鼎而神相已盡行呈露矣。然觀此。頗足駭迷信之風。昔薛福成遊法京巴黎。見其油畫院中均繪以普法戰爭之形。令國人觸目驚心。不忘國恥。以此較之。大有霄壤之別矣。

入院有古柏數株。南北對立。蒼翠悅目。南北均有殿三楹。西爲石佛殿。中坐大佛像。高約丈餘。係因山琢石而成。

金碧輝煌。法身高聳。望之則有一種森嚴氣象。兩旁偶像。均合手作祝禱狀。俗謂佛之十大弟子也。兩壁山石。嚶啾。偶像頗多。或坐或立。或傾欹。狀各不一。殿前有古碑二。下均負以巨壘。殿北高處有古槐一株。大可數抱。心空皮總。宛若鱗甲。而上猶枝葉茂密。欣欣向榮。亦古物也。由殿南上升。爲張山人園。卽宋張天驥樓隱處也。至是蓋已臨絕頂矣。

院中建一塔曰鎮山佛。南爲峭壁。下臨無地。上建一小亭。圍以石欄。中置光潔之方石桌一。由此南望。峯巒突兀。迤邐而南。而山坡田野。間荒塚墨壘。幾無隙地。間有松柏成林。繞以石垣。斷礪殘碑。或傾或欹。卽此一片。已不知佔有多少良田矣。石亭稍北。有鑿山而成之古井。曰飲鶴泉。深約數丈。俯而視之。頗爲黝黑。數年前尚有泉水湧出。今則已涸竭矣。東爲放鶴亭。亭前月臺上下。樹木蒼鬱。碧蔭宜人。較之他山。彌望濯濯者。其風景固迥然不同。亭壁內外。碑碣頗多。大抵皆宋明清初人物。穿亭入院。東爲聚賢堂。由堂北壁間小門而進。爲四宜軒。軒西通半舸居。開軒東望川原曠。其盈視載酒於此。亦足以遊目聘懷也。

由軒而北出。有新建長亭。則船廳是也。斯亭成於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冬爲徐州田太守紹白所建。亭爲長方形。上爲平臺。後築一小樓。自側面視之。宛若船之有輪者。然故名四周圍以疏欄。廳內几淨窗明。遊人多聚。若於此。若當盛夏時。來此消暑者尤多。壁間有一聯。頗佳。其詞云：「大地俯青徐。看殘落日平原。百戰河山誰漢楚。孤亭環翠障。倚徧疏欄。畫檻千秋風月共蘇張。」在此憑欄東望。則見積光遠映。阡陌縱橫。山下人家星羅棋佈。東南

牽山寶塔。矗立雲霄。恰與此山相對。而黃河上津浦鐵路之鐵橋。又若長虹。臥波有時。汽車南駛。東北林際。濃烟突起。蜿蜒。不啻龍氣之龍。洵妙趣也。

移而北望。則俯瞰城郭。形如釜底。見城市東西數里。間市廛民舍。鱗次櫛比。城東之魁星樓。城中之鼓樓。城西之燕子樓。及戶部山巔之黃亭。均隱約可辨。每當日暮之時。一抹斜陽。萬家烟火。殘雲暮靄。繚繞飛騰。皆可一望。而收接亭而西。有十數間之長廊。北壁均有窗洞。可以遠望。廊下爲新闢之橢圓形花園。編竹爲籬。中植花草。頗多。由張山人園西下。爲大士巖院。中蒼松翠柏。蔭滿庭階。東有正殿三楹。南北爲寮舍。殿內爲觀音大士像。前清康熙時。徐州牧姜焯。就巖石琢磨而成。面目如生。衣冠畢肖。毫無斧鑿痕。背後山石嶙峋。紛披左右。此與山東之大佛像。均爲石工中之精巧者。俗呼爲石觀音菩薩。人之有疾病者。往往來此祈禱。亦迷信之當破除者。由南寮而進。爲一小院。有屋數椽。頗幽靜。亦僧房也。西爲韋馱殿。殿南北均有石砌方亭。鄰南亭者。爲送暉亭。開軒西望。則山爽氣滌我襟。遠衝石狗湖。昔年湖水頗寬。今已涸爲桑田矣。

湖北蘇隄一道。長約數里。相傳爲蘇軾所築。故名隄。邊楊柳依依。綠陰遮護。東端與此山西麓相接。鄰北亭亦有屋三楹。內藏碑碣。頗多。由韋馱殿門而出。下有石磴五十三級。俗謂三十三參。由此沿石徑轉宛。而北下。至山半向東。有歧路一條。即往張山人園路也。至北麓。則見石坊頗多。參差羅列。不下數十座。皆爲旌表節婦烈女而建。者由此西折。行不數武。見有怪石。繚繚起伏。如羣羊。即黃茅岡。相傳爲東坡醉臥處。再折西南。見屋宇重重。樹木

遊記

遊 記

一 四

葱鬱。卽雲龍書院也。前清時已改爲學校。近駐兵隊於中。亦爲扼守徐州之形勝地也。至此而雲龍之遊踪殆遍矣。

夫雲龍徐之名勝也。每當春秋佳日。裙屐畢至。今雖戎馬頻驚。幸而亭臺無恙。白雲深處。猶聞清磬之聲。碧巖巖前。尙見殘碑之跡。爰詳誌之。所以昭古蹟也。

蘭亭游記

孤 雲

歲已酉。余膺山陰柯鎮高遷校講席。蘭亭距柯鎮不過三十里。遂於來復日。偕余友日父往遊焉。時方春暮。宿雨初收。余及日父同乘一小艇。推蓬眺望。和風襲袂。山色迎人。水波不興。澄澈可鑑。一葦扁舟。不啻行駛於芙蓉鏡裏也。日父出杜工部集。高聲吟哦。與兩岸漁歌相酬答。余則危坐船唇。心曠神怡。不覺逸興遄飛矣。

舟行二十餘里。抵一村。落嵐光掩映。樹蔭蒼蔚。而竹籬茅舍。菜畦麥隴。別饒逸趣。詢諸舟子。則以樓公埠對蓋是地。爲水道盡處。欲至蘭亭。須於此登岸也。

余與日父乃舍舟而陸。賃黑衛二跨之以行。道旁古木森森。溪流潺潺。而危崖嵯峨。怪石凌嶺。若奔若踣。若鬪若倚。不一其狀。約行四里許。俯視山隈中。傑閣危宇。隱約可辨。雙衛亦解人意。得疾馳過一板橋。則余平生所嚮慕之逸少蘭亭已突。呈於余眼簾矣。層巒疊障。環抱作凹形。蓋是亭適在谷底。右軍所謂崇山峻嶺。洵非虛語。余

與日父繫驢橋畔。相將徐行。甫入門。一古碣屹然立道左。鐫一鵝字於其上。復前進。見迎面一小亭。中豎蘭亭碑。爲乾隆御筆。左翼然聳峙者。則流觴曲水亭也。雕甍繡檻。規模宏壯。惜雨墮風侵。窗牖欹側。壁瓦斑駁。已失舊觀。亭前亂石嶙峋。泉水澗澗縈紆。其間相傳爲右軍流觴處。其實亦後人所點綴耳。已而循曲廊。渡幽逕。轉至亭後。則一巍峨之八角亭。碑然矗立。中立一巨碑。高二丈。上勒清世祖所書蘭亭序文。

碑之背面。有清高宗所題七律一首。「向慕山陰鏡裏行。清游得勝愜平生。風華自昔稱佳地。觴詠於今紀盛名。竹重春烟偏澗澗。花遲暎日向敷榮。臨池留得龍跳法。聚訟千秋不易評。」亭畔爲右軍祠。祠凡三廡。約十餘楹。正殿供右軍位。兩廡斷碑殘碣。星羅棋布。大率藝哲所刊。以誌風景。惜余健忘。未能盡憶耳。

祠中埃積塵封。而蛛絲燕泥。下垂如纓。絡繹戶牖。間祠已失脩。旁楮巨木。以防圯頽。頗有一木難支大厦之概。堦前藜藿荒穢。富艾成林。蕭條景象。殊堪浩嘆。按保存古蹟。責在自治。何鄉父老。竟不措意及此哉。

去祠數十武。有精舍數椽。深藏於幽篁叢裏。門前梧桐幾樹。翠蓋亭亭。極形葱鬱。若能在此間避暑消夏。允稱清福。惜已爲管亭者所居住。入其內。污穢不堪。不亦大殺風景耶。

余與日父遊覽至此。全景殆徧。遂命管亭者。向野店市。肴酒痛飲於流觴亭中。狂歌長嘯。撫右軍之遺蹟。躡右軍之韻事。洵足樂也。

時夕陽一抹。斜掛樹杪。倦鳥歸林。上下格磔。一若催客遣歸者然。余偕日父。仍跨黑衛。覓故道。至樓公埠。舟子已

遊記
遊舟久待遂登舟而返。

蔽廬嚼舌

予友柳子剛。胭脂隊之健將也。冶遊近十年。戒之卒不聽。一日與某房侍密歡於客邸。司機小不慎而風流病且。姍姍來矣。余戲成一律嘲之曰。十載冶遊興未闌。王孫縱馬走長安。嫖花嫖葉。偏嫖果。服藥服丸。更服丹。直是風流媒。腫毒可憐痛楚徹。心肝勸君細辨楊梅味。權作櫻桃一例看。今大創初復而冶遊如故也。噫。若而人死者。余當輓以死而無悔四字。

詩

話

別文

詩話題詞

句部工集超箸

老。去。詩。篇。渾。漫。與。爲。人。性。癖。耽。佳。句。清。詞。麗。
句。必。爲。鄰。酒。闌。插。劍。肝。膽。露。拂。拭。烏。皮。几。溪。
風。滿。薄。帷。把。君。詩。過。日。但。取。不。磷。溜。行。行。見。
羈。束。神。明。依。正。直。還。披。鮑。謝。文。夜。闌。更。秉。燭。

江上值水如海勢 同上 戲爲六絕句第五 魏將軍歌 贈

別鄧鍊赴襄陽 諸葛廟 阻雨不得歸漢西 別崔暎因寄薛

據孟雲卿 寄懷二首第一 病柏 戲寄崔評事表姪 光村

三首之一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詩話目錄

綺霞軒詩話

豁盒詩話

鳴劍慶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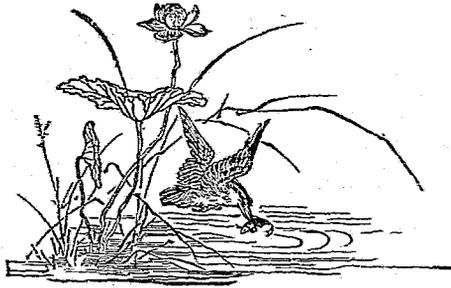
莊莊詩話

目 錄

秋 夢
綺 霞
豁 盒
劍 慶
鳴 劍
百 夢

民 權 第 三 集

目
錄



詩話

綺霞軒詩話 (續第二集)

秋 夢

余鄉龍翰臣方伯工詩古文詞。著有經德堂詩文集若干卷。漢南春柳詞鈔一卷。皆入古人堂。其繼室何蓮因夫人亦工詩詞。方伯終於江西。任所夫人殉焉。一時士夫莫不高其節烈。其遺著有梅神吟館詩草一卷。聞有句云。韓馮婦死。夫同誓。化為連理。不分開。又云。池有比目魚。山有連理枝。微物有情尚如此。人不如物生何為。讀此詩。知夫人之節烈。殆非偶然。蓋早與方伯誓同生死矣。

予家舊有倚晴樓詩餘一卷。纏綿清麗。直與後主易安相頡頏。予酷愛之。未幾失去。懊惱殊甚。久而忘之。一日忽得之於故紙堆中。不禁喜極欲狂。乃不數月忽又失去。至今杳如黃鶴。每一憶及。如喪良朋。猶記有浪淘沙一闋。云。秋意入芭蕉。不雨瀟瀟。閒庭如此好。良宵。月自纏綿。花自媚。人自無聊。別恨幾時消。認取紅綃。鳳箏音苦。鴈書遙。醒着欲眠。眠着醒。燈也心焦。其他佳句。美不勝收。著者為海鹽黃韻甫。殆黃九之後身歟。

詞之善用疊字者。除李易安聲聲慢一闋外。殊不多觀。倚晴樓詩餘中有卜算子一闋云。淺淺玉池波。點點蒼苔雪。淡淡輕烟。惻惻風香在。濛濛月寂寂。舊時春渺渺。誰家笛。曲曲欄干。楚楚人無奈。依依別句。句用疊字。而丰神栩栩。情態翩翩。易安而後當以此為嗣者。

咏物詩。貴有寄託。否則精心刻劃。細膩熨貼。只須不着迹。相亦自可觀。此體元人最為擅長。瞿宗吉咏鳳仙花詩。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詩 話

云金盆玉露揚仙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愁凝鸚鵡隊。十分春在牡丹芽。嬌彈粉淚拋紅豆。戲指花枝鏤綠霞。女伴相逢頻借問。幾回錯認守宮砂。又咏玉簪花詩云。白露初凝氣候涼。花神獻寶助新粧。移來銀色三千界。壓盡金釵十二行。秋水爲神冰琢骨。龍涎作炷麝傳香。不須石上憂磨折。長在佳人髻髮旁。錦心繡口鬼斧神工非此。生花妙筆不能爲花神寫照。

德清愈繡孫女士蔭甫先生女也。工詩。早嘗見其遊天甯寺七律一首云。東風吹絮暮春時。客到禪扉有鶴知。松樹兩行青障立。簾花一架紫雲垂。無緣佛地生歡喜。但祝人間少別離。歸去也應更回首。暮鐘聲裏意遲遲。又咏梅云。橫斜疎影舊題詩。獨占東風第一枝。雪滿空山孤鶴守。香浮紙帳美人思。殷勤不厭冰容冷。珍重休教玉笛吹。淡月黃昏無限好。賞心偏愛未開時。咏水仙云。細細幽香鼻觀通。珊瑚瘦質玉玲瓏。半窗清影黃昏後。一點芳心冷淡中。自有因緣聯水石。不將榮落托東風。莫嫌相對渾無語。花意詩情處處同。孤芳落落不染塵。氣讀其詩。可想見其人。

吳綬卿先生。革命軍中之健將也。辛亥武漢起義後。清廷忌之。嗾賊刺之於石家莊。天下共憤。欲得奸人之首而甘心焉。先生置身軍界。有儒將風。尤工吟咏。余酷愛其步玉梧生已酉守歲原韻十律。恐久而遺忘。特錄存之。詩云。樓櫓雙丸任往還。白雲終古自閑閑。一生梯米浮滄海。萬里風雲望故山。醉眼重邀燕市月。蹄痕曾遍漢時關。撫摩髀肉增惆悵。陳迹無端俯仰間。十年泛宅復浮家。萬里邊風拂髮華。未必出山終小草。何辭傾國對名花。浮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蹠笑比風前。絮詩句誰籠壁上。紗結習年來。忘未得吟髭。燃斷手頻叉。錦帙牙籤列四圍。讀書日日侍慈闈。春暉
愛護爭。劇隙鄉夢。膏脛逐鴈歸。五夜聞雞猶起舞。一時屠狗亦雄飛。戎裝笑把宮袍換。聊當親菜子。衣壯年躍
馬賦。西征仗劍思吞海。底歸窳嶺萬重關。舉足秦關白二憤。宵行露圖憑弔班。都說飛將長懷李。北平幾輩雄兵
談紙上。扶桑日麗說東瀛。苦將事業望旗常。山上雲偏出岫忙。高視敢誇千里目。憂時徒轉九迴腸。長安觀奕成
殘局。列國爭雄啓戰場。滄海無情天地窄。馳驅容易誤年光。乘軺持節去悠悠。萬里臨邊玉塞秋。肯使龍蛇據山
澤。直教狐兔匿林丘。一絲知否牽全局。大錯何堪鑄六州。孤憤滿腔鬱誰語。竟思披髮大荒遊。底事王郎斫地歌
敢將身世怨蹠蹤。骨經鍛鍊丰裁峻。眼闊與亡涕淚多。好友乍來棋一著。舊書補讀硯重磨。竭來五夜閉吟憤。數
盡殘更躍鼓鼙。乍辭燕鉅脫鉤魚。官味蕭閑意自如。官閣梅花春酒豔。天階楊柳曉風疏。若非息壤難彌謗。豈是
虞卿始著書。勘破雲枯心止水。小園新闢澹清渠。風人雅旨託於詩。三復流連有所思。時事是非千古定。纏綿忠
愛幾人知。高情寧有飢寒懼。顧影誰憐冰雪姿。太息窮愁孟東野。象誰燬齒豹留皮。從來江漢鬱雲雷。土氣而今
消歇纔三顧。誰論天下計。九邊未見戰雲開。漢皇前席難爲用。騷客離魂招不來。金粟堆前松柏老人間。誰唱得
龍媒才思俊逸。氣象雄傑。讀此詩覺諸葛亮之羽扇綸巾。羊叔子之輕裘綬帶。猶未足擬其風雅也。

河南陸子明性豪爽。曾任南洋爪哇某校教職。余初不相識。南游後晤於巴城。因訂交焉。子明好吟咏。所爲詩多
不經意。然往往有精警可誦之句。曾記其七絕一首云。西走咸陽北雁門。中原到處曉黃魂。鑄成十萬嶺磨劍。只

詩 話

爲仇讎不爲恩。頗有雄豪之概。又弔萬丹王故宮一律云。一片殘碑盡道。旁萬丹雄主舊時場。故宮冷落埋荒。逕遺墨。依稀臥夕陽。戰原甘爲厲鬼。偷生未肯作降王。當年霸氣今消歇。贏得千秋姓字香。第三聯英氣奕奕。不亞吳道子寫生之筆。噫。吳夫差不受南東之封。飲劍而死。後人壯之。今萬丹王一南蠻之酋。長耳不謂雄心壯志。亦足以震耀古今。彼受四萬萬人之託付。不思爲國家盡力。佞倪。甘受外族之欺陵。而對於國內同胞。則日肆其蠻力。若而人者。讀子明此詩。定當愧死矣。

阮孚金貂換酒。千古播爲美談。余鄉唐徵卿先生。主講蓉湖經舍時。曾出典衣買菊詩題課士。有張某七律二首。云。小園秋好且勾留。却少寒花點綴幽。掃徑尙遲良友至。開箱先與細君謀。輕衫持去書新券。歸路拚將插滿頭。一事古人差彷彿。青蓮換酒脫貂裘。愛花清興未闌珊。搜篋休云割愛難。質庫償他三倍利。疎籬供我一秋看。始知佳色來非易。從此吟肩聳更寒。堪笑豪門誇富貴。黃金偏買牡丹看。風人韻事足與金貂換。酒並傳千古矣。又周某有曉起聞賣花聲二律。亦應先生校課之作。附錄於後。詩曰。曉起書窗報曉晴。無端花市送春聲。雙鬟綠澁。慵理一路呼紅耳。乍傾似共爲歌齊。宛轉驚鴛夢不分。明最憐。雛拳簾聽疑隔房。櫺曉小名清晨喚。醒畫樓春。最是兒家聽倍真。有價先尋金粉地。此聲偏助綺羅人。昨宵雨迷深巷。同伴花資贈隔鄰。況復賣餚天氣暖。來宵紅紫更翻新。淺澹清新雅與題稱。

余鄉張婉儂女士。性耽書史。工吟咏。著有綠梅花館吟草。未嫁而夭。所爲詩詞多涉哀感。言爲心聲。宜乎其不永。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年也。茲錄其自輓四律云：夜半風聲挾雨聲，一燈如豆暗魂驚。生原是幻無非寄，死尚難忘獨有名。草草年華歸短劫，匆匆幽夢隔三生。醒來不禁臨風笑，此事須知亦近情。生死雖然各異途，來蹤去跡未模糊。百年事業終歸盡，一枕荒唐諒不誣。聊向夢中騎幻蝶，怕從花底聽啼鳥。悽惶欲問幽冥路，亦有金閨綺閣無一夢。迷離賦大招，凄風咽雨碧天寥。柔魂縹緲憐孤影，熱淚飄零泣暮樵。梔子香濃空惹恨，海棠力弱不禁銷。生平最是難忘處，多少名篇手自鈔。瞬息韶華念四年，歸蹤應返四禪天。花飛綺閣餘殘錦，月冷吟窗有斷箋。一夢已成蕉下鹿，寸心原是水中蓮。三生慧業都休問，合賦招魂第二篇。情詞哀感於此可見一斑。又除夕詠雪一律云：臙鼓聲聲報歲終，紛紛瑞雪滿雕欄。捲簾錯認梨花月，把筆偏吟柳絮風。殘臘祗隨今日盡，好春都待隔年逢。羊羔酒熟詩情健，銀海光搖燭影紅。此則與會淋漓與前數首詩境迥異。然此類集中殊不多見。又待月寄調虞美人五闋云：耐寒獨自窗前坐，沒個紅爐火。待看明月上雕欄，爭奈嫦娥深避廣寒宮。夜深猶自慵臨鏡，那管離人悶。三分怨與七分愁，併作十分幽恨。在。心頭幾回怕見銀蟾影，爲恐添愁恨。早垂簾幙掩重關，獨抱一腔幽意向。邯鄲者香愁緒。渾無着，擬對嫦娥說。偏他終夜祇朦朧，恰是玉人深病。絳幘中蓮花滿，急銅壺瀉。又是更殘也，嗚鑼香冷水沉烟。寒氣侵肌，陡覺縷衣寬。濃愁壓損眉峯翠，已分成憔悴。情誰傳語問嫦娥，知否宵來贏得淚痕多。晨曦漸明，窗紙錯認心驚喜。捲簾惟見曉星稀，始覺一宵空自太情癡。離魂銷盡羅衣重，那有邯鄲夢回頭。臘淚已成堆，臙有中心一寸不曾灰。殘宵易盡愁無盡，釀得朝來病病愁。自解自相憐，鎮日臨窗伏枕思。懨懨粧暹豈是耽，嬌懶只

詩話

五

爲柔腸斷就中多半未分明。應怪如何直恁不關情。又憶蘿月云澆愁無酒。獨自沉吟。久心是梧桐。身是柳。禁得恁般消瘦。生來不解眉顰。秋風斷送痴魂。一樣閒庭涼月。惱人最是黃昏。卜算子云。酒邊詩思。空眼底。鶯花過一。扶涼痕上碧紗。幽夢殘。鏡被悶已沒。支持愁更如何。可。秋雨秋風。黃葉堆著。個傷心我。踏莎行。咏曉妝美人云。暖日烘簪。涼颺穿牖。開籬花氣濃薰袖。雲鬟綠膩。玉釵斜枕。痕紅暈胭脂透。一味悲秋。三分病酒。鏡中影比年時瘦。長眉原不解愁。翠無端也學春山皺。送春寄調如夢令云。留也留他不住。一霎韶光忽去。陽斷落花天。滿徑嫣紅。無語風雨。風雨添得離愁幾許。重九前。一夕夜雨。調寄虞美人云。寒窗一夜風兼雨。湊合愁心緒。天公着意做重陽。不管凄風楚雨。斷人腸。孤燈一點熒熒。碧蟾淡。灑如泣。秋聲攪碎不堪聽。獨對瓶花如醉。思冥冥。以上諸詞。均饒風韻。合而觀之。詞似較勝於詩也。

善化何鏡海先生。以行伍出身。官至道員。工詩。著有鏡海詩稿。稿中佳句。以無題爲多。余幼時酷愛之。諷誦常不去目。今強半遺忘。所能彷彿記憶者。尙有十餘首。錄之於後。詩曰。錦鬪金勒七香車。回首城南碧玉家。花綻小紅初繫馬。樹多垂柳好棲鴉。寒雲吹斷不成雨。麗日當空散作霞。襟上酒痕衣上淚。那堪重與訴琵琶。晉漫說藍橋是夙因。青衫紅袖兩風塵。飄零歲月人如昨。掩映珠簾夢似真。中酒情懷遠對月。落花時節易傷春。漢皋玉環分明在。不比陳思賦洛神。欲把紅兒賦百篇。泥他酒後與花前。翠裙髻三千拜。錦瑟淒涼五十絃。羅襪已隨香共冷。筠臺空祝月同圓。塵緣未斷仙源隔。可許飛瓊下九天。銀鈞初控月三更。地久天長此夜情。忍使明妃真遠嫁。幾

集 三 第 素 權 民

曾紅拂自宵行陌頭柳色春將老樓上花枝眼獨清覆水敢言君薄伴玉釵金盒證前生念四橋邊兩桀斜梅將
 身世訴琵琶薛濤舊是章皇誤神女生憎宋玉誇空谷賈珠有淚重泉埋玉玉無瑕可憐七尺珊瑚樹不及東
 風陌上花見日無多別日長碧雲深鎖莫愁堂迳妃自是憐曹植神女誰云戀楚王銀燭蠟消愁聽漏茜紗窗
 暗聞香願憑青鳥傳首道一首詩成一斷腸棠梨花發已經年舊事思量一惘然杜宇啼殘還有血鐘香消盡更
 無烟雲迷楚岫風初定風去秦樓月又圓爲問女媧今在否可能鍊石補情天悠悠銀漢隔蓬萊何日重逢倦眼
 開杜牧鍾情仍是恨左思無貌却多才夢中蝶飛長倦天際青鸞望不來寄語瑤池諸女伴碧桃雖好不須栽
 金雀搔頭翡翠鈿謝娘風致本娟娟鳥非鸚鵡人休避花是瓊瑤蝶亦仙佳句巧能調宋玉深情端底負非烟劉
 郎久厭人間世却怪天台有夙緣颯颯涼颼動百憂暮天人倚夕陽樓阮生善哭偏無路王粲多愁易感秋弱柳
 莫教風驟舞殘花空逐水東流年來處處都消盡醉臥清江范蠡舟滴盡銅龍夢不成眼前風景感離羣玉露才
 調神仙侶杜牧風狂蕪倖名洛浦寒波涵夜月杉湖微雨斷春鶯玉琴休譜求凰曲回首當年淚已傾羅綺休從
 時世妝錦綺不羨善和坊談禪未必輸龍女擊劍何曾遜隱娘十載鶯花思曠嶺半帆風月夢瀟湘憐卿更念卿
 憐我話到沉淪總斷腸柴戟門庭冠列侯錦衣白晝奮風流分明送陸難爲語纔學低眉已自羞此別可能重會
 面臨行那得不回頭杏花春雨江南夢翠袖單寒獨倚樓不怨東風祇自嗟懶施膏沐對菱花何曾劍術輸紅綫
 若論才名遜大家狡獪偶然拋玉顆幽烟猶可試宮砂奏淮水榭長千里忍令哀吟賦落華藏嬌休說屋成金一

詩話

七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詩話

八

寸愁腸萬感。侵匝地落花春。後恨在天孤。月夜來。心定知。故劍非無意。況識焦桐。自賞音。百幅。燐箋。千種。鏡臺。今日幾沉吟。洗盡繁華。却卸。卸。香經。夜禮。金仙鳥。非精衛。難填海。石遇。媧皇。莫補天。已分。烏衣。辭故國。無端錦瑟。思華年。沈園橋下。春波。綠。猶向。西江。望月圓。清麗。纏綿。置之。玉谿。生。集中。幾不能辨。余愛之深。故不避鈔胥之誚。特將所能記憶者。盡錄存之。世有與余同癖者。必以多多爲善也。

德清俞蔭甫先生。經學家也。五年前。得閱其詩稿。讀至終篇。殊少愜意處。惟記有詠西瓜燈四律。典雅貼切。且有寄託。洵爲此題傑作。特追錄之。詩曰。一場瓜戰。夜初停。幻出團圓。滿月形。聖火養成。千歲綠。仙丹鍊就。十分青。擎來何減琉璃碗。望去偏疑翡翠屏。不是金刀能割膜。痴皮那得化空靈。剝盡層層皮。與膚此中原。自費工夫。光明豐滅。燃臍童。空洞真成。剖腹。胡笑。爾。燭奴。無位置。比他。雲母。略。糝。糊。世間。何物。堪相。擬。祇有。回回。香。亞。姑。宵。深。移。近讀書堂。伴我青燈。與更長。要使腹中無磊塊。自然頂上有圓光。莫嫌饑餒。膏將滅。祇覺熒熒。火亦涼。不解朱門歌舞地。高燒紅燭。照紅妝。漫說光華。竟夕增。居然清似一輪冰。也同天上青藜火。不比人間墨漆燈。我輩生涯。原淡淡。個中消息。自騰騰。玉堂不少。青蓮炬。讓與。西清舊友。朋。此題不難於刻劃。而難於寄託。先生四詩。於刻劃之中。仍寓深遠之意。故稱佳構。

七絕之工。難於七律。蓋七絕。以意勝。有詞無意。亦不足觀也。前見某報載有七絕若干首。下署嘯耶。不知其爲何許人。余愛其丰神秀韻。特錄存之。茲更擇尤鈔錄數首。實余詩話。瓜渚云。樹接平堤草。滿汀花飛兩岸。短長亭。怪

集 三 第 素 權 民

他。山。色。偏。分。別。只。在。江。南。一。帶。青。燕。子。礙。云。燕。子。何。從。化。作。磯。苔。深。片。石。羽。毛。肥。年。高。臥。非。關。欄。計。大。江。南。沒。處。飛。青。溪。梁。即。事。云。粉。牆。紅。掃。落。花。痕。一。帶。樓。臺。樹。影。昏。雨。細。風。斜。簾。未。捲。縱。無。人。在。亦。銷。魂。出。郭。云。乍。晴。出。郭。日。初。長。草。淺。沙。柔。柳。欲。黃。一。樣。春。風。分。厚。薄。梅。花。吹。老。杏。花。香。春。寒。云。爐。火。從。新。簇。夜。闌。陰。霾。天。色。太。無。端。東。風。欲。釀。梅。花。雪。故。作。春。深。斜。峭。寒。訪。友。人。村。居。云。柴。門。松。徑。竹。籬。包。一。樣。沿。村。十。幾。家。遙。望。即。知。君。任。處。春。風。牆。角。有。梅。花。以。意。違。詞。迥。非。空。選。詞。華。者。比。又。五。律。二。首。登。北。固。山。云。扼。要。當。京。口。中。流。指。顧。聞。天。低。全。入。海。岸。遠。竟。無。山。鐵。塔。應。難。朽。丹。梯。尚。可。攀。古。來。爭。戰。地。長。此。得。寬。閒。泊。紫。沙。洲。云。紫。沙。明。水。際。泊。岸。各。爭。先。鄉。遠。人。千。里。江。空。月。一。船。冷。吟。對。花。笑。薄。醉。枕。書。眠。宵。柝。無。煩。警。安。危。久。任。天。寫。野。景。及。旅。況。歷。歷。如。繪。亦。佳。作。也。

古今詞客。往往喜爲扶鸞之戲。又或故爲清詞麗句。託於神仙鬼狐之名。以自欺欺人。文人結習。牢不可破。劉芙初所書蕭紅仙子詩。亦其例也。詩云。翠袖佳人井臼操。洞天無力敢辭勞。片時萬里攀龍角。一匹三年織鳳毛。搗雪。教成靈碧飯。烘霜。親製廣寒糕。傳宣奉勅裁。宮錦。半夜躊躇下。剪刀。詞旨瑰異。飄飄欲仙。雖非仙人手筆。讀之亦可撲去俗塵三斗。

呂惠如女士詩工雅秀韻。前已鈔錄數首。實余詩話。茲更於故紙堆中。覓得昔年手鈔數首。補錄於後。卽景云。疎林下。黃葉飛。鳥。倏已返。寒煙淡。欲沒夕陽紅。更遠新詩不可吟。秋心託層巖。長江舟中雜咏云。念載京江路。重來認爪鴻。雲棲高土宅。草綠寄奴宮。北岡青山在南朝。鐵騎空幼安詞筆健。感慨古今同。二月初三寓金陵第一樓。

詩 話

詩 話

云楊柳青青。客舟。竭來此地。共勾留。春生天上。初三月。人在江南第一樓。貝闕宮窺海。藏珠槃玉敦。集名流。開筵且酌金陵酒。明日分飛各自愁。清明感賦云。行樂原當及時。折枝須聽杜娘詩。春風如水。花如錦。泉下幽魂。知未知。郭外風迴野哭聲。紙錢飛處淚縱橫。人間骨肉終難別。但願生時各盡情。數詩風華掩映。神韻悠然。七絕二首。尤哀感沉擊。足以激發讀者天性。不僅賞其詞句之工也。

豁盦詩話

(續第一集談濼類風塵聞見錄)

豁 盦

南京鐘鼓樓東有大鐘亭。清光緒年未造。有無名氏題壁云。太息神州事。夷氛滿域中。睡獅何日醒。警世一聲鐘。是亦有革命之思想者。

龔覺齋佳句頗多。驟難記憶。茲復憶其旅懷有句云。羣公衰愛虛譽。何處候門好曳裾。又莫謂世間無漂母。祇慙不是漢王孫。待人自待。可知。第自吳門相見後。十載於茲。江湖載酒落魄依然。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悠悠蒼天。從何質問。

李莖庸詩古文詞書畫俱佳。聯語亦擅長者。前客松江。聞龍軼凡誦其安慶大觀亭聯云。秋色滿東南。記赤壁以來。良夜泛舟無此樂。大江流日夜。問青蓮而後。舉杯邀月又何人。

清彭剛直好遊山水。到處留題。而長聯以石鐘山昭忠祠者為得意作。其聯云。烈士魂忠臣名賢手筆。菩薩心腹。合古今天地之精靈。同此一山。結束彭浦月。蠶水烟馬當斜陽。匡廬瀑布集東西南北之勝景。全憑兩眼收來。

民 繼 素 第 三 集

又采石太白樓云。到此莫題詩。誰個敢爲學士敵。江心頻捉月。我來甘拜酒仙狂。雙方身分包括於中。

剛直雖喜慢。倨傲屬僚然。甚愛才相傳。石鐘山消夏時。見部下謝濟翁游擊。六十本梅花寄舫一聯云。三千里萍梗飄來重向山頭折。展六十本梅花開遍好。憑國手調羹大加款賞。移置座中。

黃惕冰云。蔡德民精於繪事。某年蒞拓白門。有題畫句云。偷眼霜禽知得否。冷花也有向陽時。又友人甚厚。書斷在苒多年。忽郵絹索寫梅花。蔡君報之。題句有云。寒酸本是和羹用。豈爲奸雄止渴來。一則諷而婉。一則諷而虐矣。

張曉溪名國威。解畫工書。豪飲善譁。爲清武員。頗有文名。嘗記其重到江陰詩有云。十載重來兒女換。似曾相識有君山。意殊閒適。不類武夫。

彭舜臣名錫繩。長沙人也。大父某先生。清時出仕海州。以忤上官。傲同僚。宦海沉淪。資志以沒。先生工漢隸。善畫竹。詩古文詞。超超元箸。嘗受知沈文肅。展倩捉刀先生守海州。卽沈督兩江時也。後先生任滿。僑寓白門。自撰一聯。大書云。沒世難忘知己感。平生甘被小人欺。懸於廳事。見者爲之容氣。噫。想見前輩風骨矣。

秦與士人朱某。弔高麗古戰場云。白玉山前戰骨香。紙錢吊鬼太淒涼。柳車馬革無消息。多少生妻已下堂。饒有唐音。不堪卒讀。

某富家子弱冠時。請父命。以千金外出求學。旋病歸。囊空囊敝。父誤爲流蕩使然。薄待之。子晏如也。一日父檢其

詩 話

行篋見病歸詩有比來一病輕如葉扶上雕鞍馬不知之句父欣賞焉愈加愛重。

閻慈人士云貴陽陳篋石撫吳時公餘之暇伉儷間多調唱其夫人嘗以(酒)(美人)(馬)(馬鞭)(海棠花)限成一聯陳不加思索援筆書云醉罷玉人扶上馬揚鞭着落海棠花。

湘鄉杜雲秋需次吳門獨行古道於天涯淪落人尤相關切某遊士以無度歲費戲獻詩云玉皇穩坐凌霄殿不問臣家酒有無杜厚贈之蓋杜亦隱於醉鄉者也。

蕭山王槐青余風塵中之摯友也曾畢業於江南水師及皖路學校後客死蕪湖余有輓句云身在江淮湖海價學兼中外古今全蓋紀其實也君善吟咏多風華語惜遺稿已散失余僅記其遊揚州天寧寺云衆佛有情開口笑一僧無語抱頭眠亦可想見其風趣矣。

李荃庸遺稿不可得佳句不多傳余深引爲憾也昨羅正朋過訪又得其遊秦淮詩云遠望名花魂已銷樓船先泊復成橋秦淮一色嬌人水人比秦淮水更嬌君之墓現在白門清涼山下嗚呼草木同腐骸骨無歸龔尊靈之言何沈痛也。

白門清涼山下有諸葛祠相傳其地爲駐馬坡住持僧竹屏好飲能詩有遺興云抽刀磨白書沽酒醉黃昏羅正朋面笑其非未幾果遷俗復姓周二。

羅正朋名辛渭衡山人將門種子也以繼先人志廢讀半途工書法亦偶作詩余頗愛其宿黃鶴樓云偶攜琴劍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渡瀟湘黃鶴樓空漢水長鴻雁一聲天地闢破人歸夢到衡陽瞻迎江寺僧云野鶴孤雲爲甚忙高山歸後一身藏樓臺煙雨迎江寺閒看漁舟拜塔王又嫌礙云礙上水流無限恨空江潮打美人魂如雨後看山別有境界也彭盲魂祖父迪翁先生清光緒朝官裕溪參將時以富有票黨人起事陰守中立去官歸宣城就其哲嗣品三先生之養解組詩云慈地烽煙火四流西風撩亂使人愁心馳桑梓三千里身寄江淮數十秋作楫那堪經世用耘田終不爲人謀老夫消受兒孫福院水南歸一葉舟武人能詩不易工詩尤難此詩怨而不怒頗有古名將風近人聯語之可誦者余前已畧存之茲復憶有數聯亦頗膾炙人口因續記之清荊州某將軍寵一妾徐州人後將軍死妾殉焉某遊士撰合輓句云大樹忽傾淚墮羊公碑上小星同殞魂歸燕子樓中典雅哀艷對仗尤工時推特色洵足當之題聯如邵陽曾伯隅先生寶慶雙清亭云樓閣苑在虛空恰當面面疏欄同坐清風明月我水石亦何塞翠願得家團扇添畫青山白雲人誠有如隨園所謂不食烟火者也衡山文杏生長沙衡州會館云八百里浪迹歸來相逢萍水七二峯從頭數去盡是家山情文相關親切有味若山洞庭廟云落第寄書郵事緣羊牧阿嬌雲外神仙當向主中流憑砥柱賦得龍乘佳婿世間才子幾封王推崇得當結構亦工清皖學使某青山太白祠云老友一生惟子美青山千古壓元暉恰到好處不愧文星某關帝廟云異氣等同胞德若輩同胞意氣江山原一統恨當時一統三分龐統廟云造物忌多才龍鳳豈能歸一主先生如不死江山未必許三分議論翻新迥非庸手邵陽車串萬白水(因瀑布而搆成地名)浮雲石云飛來白水千尋幻收拾浮雲萬壑妍小中見

詩話

詩 話

一四

大自負不凡。余大通安瀾閣云。古人愛藥關天下。何處江山非故園。又江西會館云。五大洲文軌交通。漫將轅水源流溯。廿世紀人才寥落。當爲廬山面目羞。蓋有所憤激。非敢忘情也。集句則有羅正明金樹人合贈月仙云。昨夜雨涼今夜月。詩家眷屬酒家仙。彭宣魂水仙云。曾經滄海難爲水。願作鴛鴦不羨仙。隨手拈來都成佳。名鶴字昂雲。長沙人。癸丑仲秋。以憂傷卒於宣城寄籍。疾沒世而名不稱。吾黨中又弱一個。故余哭君有句云。笑罵文章多感慨。古今才子半憂傷。亦實錄也。

鳴劍慶詩話

劍 鳴

詩詞之作。本乎性情。性情之發。男女各異。男子稟乾之剛。發而爲詩。往往有長城飲馬。攜手河梁之概。女子承坤之順。幽婉閑雅。是其本色。間有吟咏大都綺麗。緣情其於金戈鐵馬之風。豪竹哀絲之奏。則稍稍漓矣。然而幽花媚春。子規叫血。言愁寫景。乃其獨長。讀隨園女弟子詩。班香宋豔。不禁悠然神往矣。

室人史劍塵幼聰慧。工吟詠。著有海棠軒詩存二卷。其中纏綿清麗之作。頗堪吟誦。詠杜鵑花云。暮春天氣易生愁。花鳥原來是一流。啼到無聲腸已斷。盈盈血淚染花頭。咏紅梅花云。久作羅浮清淨身。緣何今亦失天真。澹妝不入時人眼。故學桃花點絳唇。咏新荷云。一枝貼水報新秋。雅自輕盈韻欲流。西子泛湖初傳粉。太真試浴尙含羞。劇憐俗眼無知己。且喜名花早出頭。旖旎向人如解語。香風過處碧烟浮。咏菜花云。未成萬寶獨當先。燦燦黃裳。穀雨。天珠點錯。星彌罇。隙金光。隨地布。方圓笑他。浪。屢羣芳。譜得此。纔全。大有年。百卉論功。居第一。評花却怪。

集 三 第 素 權 民

品題偏咏白牡丹。沉香亭畔玉欄前。別有芳姿獨占妍。富貴最難留本色。風流更好在天然。痕消朝酒晴雲暖。舞罷霓裳夜月圓。恰似傾城稱號國。蛾眉淡掃入朝天。此數詩蘊藉沉摯神韻悠然洵爲閨中之佳構

鑑湖女俠秋瑾詩。久爲世人傳頌。余尤愛其東渡歌云。登天騎白龍。走山跨猛虎。叱咤風雪生。精神四飛舞。大人處世當與神物游。願彼豚犬諸兒安足數。不見項羽。詎呼。鉅鹿戰。劉秀。雷震。昆陽鼓。年約二十餘。而能與漢楚殺入。莫敢當。萬世欣英武。愧我年廿七。於世尙無補。空負時局憂。無策驅胡虜。所幸在風塵。志氣終不腐。每聞鼓聲。心思輒震怒。其奈勢力孤。羣材不爲助。因之泛東海。冀得壯士輔。又鷓鴣天一闋云。祖國沈淪感不禁。閉來海外竟知音。金甌已缺。總須輔爲國。犧牲敢惜身。嗟險阻。嘆飄零。關山萬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又五律一首云。叙別短長亭。羣山睡已醒。瀟湘芳草綠。漠地柳條青。意氣吞胡虜。精神貫日星。相思寄鴻鵠。携手復叮嚀。筆力雄渾幾有昂。首天外不可一世之概。此巾幗而鬚眉者。不可以尋常閨閣論也。

靖江柳望岑先生。半生恹恹。潦倒風塵。蓋亦古之傷心人也。近以所著詩稿見示。中多哀感沉鬱之作。爰錄數首。實余詩話。武林學舍一律云。急景催人似水流。西冷木落又逢秋。一簾風雨高齋冷。半榻琴書小閣幽。童冠有緣燈下課。友朋不速。幄中留雁聲。乍向庭前過。恁得吟魂繞。酒樓憶常州云。晉陵一別復年餘。何日歸來再卜居。骨肉遠離空想望。親朋半盡輒唏噓。西風淚落臨安道。夕照情傷震澤墟。且上高樓頻眺望。白雲深處愛吾廬。秋感兩律云。紅葉蕭蕭百感侵。思親頻動故鄉心。杜鵑啼徹三更月。蟋蟀聲含五夜砧。鶴夢依稀汾水曲。鴻飛嗚咽楚

詩話

一五

雲深小窗兀坐無聊甚。把玩家書抵萬金。半樞明月角聲侵。咫尺天涯游子心。藝黍客鄉頻陟屺。採薇秋夜乍鳴砧。島嶼苑樹。霜華冷。蛩語空階。漏點深。借問征途名利客。燕臺何事羨黃金。其他佳什尚多。不勝縷錄。即此可見一斑。

吾鄉下梁伯君。績學士也。壬癸之交。偕健民一泓。洎秋附石諸子。留學滬上。與余寓相距伊邇。朝夕過從。從笑極樂。癸丑五月。暑假將屆。梁伯君因事。先諸子言旋。臨行依依。不忍判袂。余率書八句贈別云。宇宙雖彌茫。吾儕亦穉米。勿謂穉米微。而可自暴棄。窮則獨善身。達則兼善世。身世不可為。訴之花筆。越四日。健民一泓。洎秋附石等。同時返里。席間各以詩誌別。余結句有云。莫道淮南無傑士。諸君多半氣豪華。蓋紀實也。而今則關山間阻。不復能與諸君高唱大江東矣。

同聲社雜誌。為吾鹽劉少卿君所倡辦。安徽吳東園編輯。其第一期載馬克格尼爾行一首。詞旨哀艷。直與白司馬之長恨歌琵琶行。後先媲美。亟錄如下。天生麗質曰馬克。似此佳人難再得。少小名噪巴黎斯。一顧傾城再傾國。顛倒公卿。絲竹叢車如流水。馬如龍。夜夜歌樓金繡舞。朝舞玉芙蓉。百萬佛郎聲價貴。纏頭無補游春費。懷儂自是有心人。混混愛河空一葦。女伴隔隣呼配唐。秋風搖落感徐娘。尊前不吝分金贈。病裏無端縱酒狂。何來亞猛洽游子。溫柔鄉裏葡萄紫。一自梨園邂逅逢。從此花叢蕉萃死。縱然自號太癡生。究竟難辭薄倖名。我輩著彭重眉史。始終不改舊盟。翻手為雲覆為雨。蠶身自縛情絲吐。可憐素乙價投懷。那有倉庚能療妒。玉質水。

姿鐵石心結交無用惜黃金撒玳瑁珠渾不惜文君但誓白頭吟消夏園亭一輪月昨夜圓圓今夜缺宛轉勸郎隨父歸淚痕沾袖成紅血詭秘行蹤學李娃纏綿別恨滿天涯三生願化合歡樹一現徒開短命花郎心不諒妾心苦枉結疑團尋怨府雙棲身世證鴛鴦一卷心經懺鷓鴣鬼病困嬋娟月暈孤鐘裏藥煙回書笑過同心結抵死猶求一面緣小玉自知病不起紅顏命薄乃如此綠野難尋匏止坪碧窗顛有子符里落落莫莫恩談街燕侶鴛鴦無復來絲兒氣息絲兒命一夜呼郎五百回絳縣赤城天咫尺脂殘粉膩空陳迹遊客方尋海外香美人已化山頭石書卷飄零返鴛公夕陽回首債臺空祇今有塚埋香骨一片茶花溼冷紅

按馬克格尼爾即巴黎名妓茶花女事見冷紅生所譯之茶花女遺事

莊莊詩話

恫百

桐城胡桐孫先生真雲山館遺稿一卷佳者甚夥其五律尤神似唐人且工於發端嘗讀其長沙早秋云商鷺來木末一夕早寒生秋色飛時到天空萬里清斜陽淡人影落葉助詩情極目瀟湘浦南飛有雁聲暮秋登城樓云寒雲吹不斷一雁過城頭秋色從西至江聲繞北流亂山黃葉寺斜日暮鐘樓漫學騷人怨三湘是勝遊晚泊云向晚北風急前灘浪拍空雲生千嶂白日落一江紅小港平橋外孤村細柳中長歌歸浦去收網見漁翁泊湘潭縣云江水滔滔去扁舟客路長殘雲迷遠岫新月上危檣人語鄰船悄漁燈別浦藏明朝風色好挂席到衡陽春陵道中云風急馬蕭蕭山寒木葉凋斜陽明驛堦野水斷官橋地遠疆分粵民淳戶雜猿九嶷雲氣合凝望駐征

詩話

一七

集 三 第 素 權 民

詩 話

一八

韶過采石登太白樓云。欄櫺壓驚濤。天風聲怒號。江流吞岸。任山色上樓。高醉眠。乾坤小詩情。湖海豪。謫仙有遺像。瞻仰屬吾曹。癸丑十月城陷。聖家避山中。十二月初旬。借張小石烟丈。結茅於雲窩山莊。落成賦詩八首。之二云。人跡不到處。幽棲遠市喧。好山都繞屋。修竹自成村。羹酒朝開鑿。引泉春灌園。避秦欣得地。何必問桃源。溪口晚步云。雨歇衆峯青。露深日已曠。長天衝斷嶺。野水浴明星。聽鳥心逾靜。看雲步易停。歸途松影暗。燈火透柴扃。憶兄云。世事已如此。思君胡不歸。悠悠江漢水。渺渺芰荷衣。道阻烽煙闊。秋高鴻雁稀。傳聞岳陽郡。猶未解重圍。甲寅歲。天國兵據武昌。清軍累戰不利。沿江郡縣歸順。慨然有作。聞道岳陽上潮頭。尚未平。忽傳赤壁火。又下武昌城。骨肉音書斷。關山斥堠驚。匣中有長劍。終夜作悲鳴。晚泊云。日落前山暝。荒灘繫纜斜。海潮低。潑岸江月冷。隨槎蟹舍明。幽火鷗村接。遠沙蓬窻誰。與伴清夢在。蘆花雨和韻云。山徑竹聲喧。蕭蕭雨到門。蟬吟孤嶼歇。菱葉半池翻。石截溪流轉。雲移嶺樹奔。今朝鳩裏無處不秋痕。以上各詩折錦爲枯藏靡於勁。三唐而下殆無其響矣。

桐孫先生之五律。神似唐人。予已摘其尤者。茲復得其廉隅。潭觀瀑並訪鄭容甫云。葉落澄潭靜。林深仄徑晴。空噴急雨白。日響奔雷古。屋崖陰見。寒花石罅開。溪雲如有意。應識故人來。九日登天心閣云。萬井炊烟直。千林木葉稀。山吞殘日下。雁逐斷雲飛。短簪簪黃菊。西風吹白衣。他鄉逢令節。多少客思歸。此超凡之作也。其七律語多自然。時露感慨。岳陽樓送人云。知君倦作楚鄉遊。祖帳來臨江上樓。十載湖湘同作客。一天風雨獨登舟。憑高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送遠難爲別。異地思家。況是秋。酒醒江空。人不見。青青。蘭世滿汀洲。信陽道中云。崎嶇巖徑。走彎環。磽確車輪亂。石間斷木成橋。橫野。瀾濕帶雨。過前山路。旁童稚爭看客。樹裏人家。半掩關。喜見春田秧水足。陂塘處處。枯棹開。登金山寺云。開關何年鑿。此峯巍然卓立大江中。盤根直下。蛟龍窟。插影高侵日月宮。瓜步天清。秋落木海門。潮起暮生風。詩情到此真無際。一洗塵眸。翳空喜聞天國軍將至。桐云。旗鼓驚從地底回。無邊喜氣動春雷。秋風古戍千旛出。落日平原萬馬來。自昔不難誅小醜。至今尙許拾殘灰。陣雲如墨。妖星暗映石關頭。角正催。桐自癸丑十月城陷。清軍於甲寅十一月初五日。間道至道下云。軍聲動地走雷霆。鐵騎長驅不暫停。城下風雲圍乍合。山中猿鳥夢初醒。旌旗朝捲千營雪。燈火宵寒萬帳星。不是申胥能勸哭。雄師何日出秦庭。書憤云。旄鉞森嚴。大將壇營門柳色。又秋殘。崑崙高宴。關前會鉅鹿。諸軍壁上。翻薄海風塵。雙淚眼。側身天地一儒冠。空山慟哭。終何濟。前席無由策治安。淒涼秋色滿山河。太息中原半枕戈。楚澤風濤三峽動。淮南草木八公多。愛才古有蕭丞相。籌策今無馬伏波。匣劍長吟風雨夜。酒酣燈下幾摩挲。七絕稍遜。回雁峯云。浪跡頻年楚水隈。扁舟何事更南來。此行已過衡陽浦。卻上高峯看雁回。摘句。秋日。同人過城北金氏小園。遇雨。步張小石烟水韻云。有山皆可尋。勿問村與郭。有酒且共醉。勿計今與昨。大梁行云。黃河動地聲。怒號黃塵蔽。天白日高。又云。吁嗟乎。厥功雖成事可恥。詭謀胡爲藉女子。君看古來享大名。因人僥倖皆如此。黃鶴樓云。雲開鳥下荆門樹。風平人喚漢陽渡。過洞庭湖云。男兒破浪本素志。我今履險如坦途。人生萬事但安命。風波平地無時無。客都門云。紛紛市上胡爲者。不

詩話

民權素第三集

詩話

見當年屠狗人各句悲歌慷慨四字盡之

桐孫先生之五律七律神似唐人悲鬱蒼涼令人不厭百回讀即非全璧之作傑句亦不少余所知者如咏登吹臺云綠色連天遠河聲動地來晴川閣云寒煙漢陽樹斜日郢門山舟中夜雨云蓬窗孤客夢風雨大江聲春晴云東風二三月飛絮滿江城又云落花猶惹蝶疎柳不聞鶯秋齋雨夜云燈昏蟲語急木落雁聲寒京邸與徐仲水夜話云明燈垂細蕊小鼎煮團茶寶應縣云木落雁驚秋清淮急暮流濤聲連那郭帆影過城樓泊瓜步云一水攏平沙沙頭幾萬家繁星亂燈火徹夜沸箏瑟久不得大兄消息云長沙秋八月寄我數行書報道梅花後相逢在故廬又云江湖千里客秦越一家人癸丑十月城陷挈家避山中云事業詩書誤交情患難真又云桑麻宜婦子雞犬亦神仙春暮云樹梢禽啼子花外犬迎人宿武勝關云壤接豫荆資障蔽疆分南北控咽喉泊真州懷徐仲水云鳥下長淮秋水闊人歸京口暮山橫留別方和甫即步元韻云男兒有志在宏遠豈向臨歧說斷腸夏日閒居云山徑有風先動竹豆棚臨水正開花清明云十里新泥挑菜路孤村細雨落花天新秋喜友人見過云好雨迎秋催客到開門終日向山開皆驚人之句也先生諱嗣會性嗜吟咏困於舉子業南北闖凡八試輒薦而不售遂佐戎幕以勞得知縣咸豐庚申之亂詩稿投於火同治戊辰謁選游京師歿於天津著作多爲人揆去僅由其戚友處訪得古近體一百二十二首特未從軍以前之作耳其後日篤什則不可復覓矣

沈

海

若

超

說海題詞

著超集工部句

嗟彼苦節士。非無江海志。漠漠世界空。清風
爲我起。世事各艱難。非君誰與論。風流俱善
價。筋力不辭煩。白日放歌須縱酒。酒酣擊劍
蛟龍吼。自笑老夫老。更狂舊來好事。今能否。

入衡州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贈蜀僧

四松

宴王使君宅

第一 送裴五赴東川

秋日夔府詠懷

貽華陽柳少府 聞

官軍收河南

相從行贈嚴二

狂夫

因許八奉寄江寧曼上

人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說海目錄

詩贊 乞丐夢

即奉 塚中婦

哀情 湘靈墓

奇情 似儂

怪誕 編草成金

短情 燕市斷雲

悽情 女兒紅

義俠 刺馬記

倫理 滿腹干戈

目錄

蓉 劍 蔭 花 梅 枕 雙 悟 箸
屏 鳴 吾 奴 魂 亞 熱 癡 超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目
錄



說海

短篇 乞丐夢

蓉 屏

某日晨某街有衣衫襤褸之某丐者沿途求乞。以免其飢。手持破袋而口語喃喃。細察之。蓋自怨其命也。無何至一巨第之門。喃喃自語曰。噫。彼宅主人十年前非吾鄰之首富耶。今則碌碌終朝。無異於常人。言之可勝慨哉。初彼以商業起家。竟成首富。尚不知足而止。乃獨造一舟。欲貿易外洋。以建金山銀穴之家業。孰知天不從人願。舟行半途。觸礁而破。平素珍惜之家財。盡歸烏有之鄉。吁。可歎哉。言畢。歎息不已。又曰。天下之大。率類是家。資雖巨。仍必得步進步。無一足者。一若非有陶朱倚嘖之富。不足其願者也。卒之一敗塗地。顯其本來面目。可憐亦可笑。至余則不然。苟得飽食。暖衣。必無他求。可預決者也。奈衣食之不足。何。

日落天空。飛鳥歸巢。天晚矣。乞丐行於荒野。得一廢廟。遂止而息焉。茫茫間見一道人。飄然而至。曰。噫。汝非某丐乎。吾聞汝有衣食不足之歎。今將償汝願矣。來。固持爾袋。余實寶石於內。使汝成富人。惟余儕有約。苟有一寶石也。而墮之地。則所有寶石均須變為泥塵。誌之毋忘。

丐聞其言。大喜過望。慾念亦由之而生。日間之言。固無存於腦筋矣。乃大呼曰。唯唯。余已謹悉其言矣。道人曰。然則謹持爾袋。無使過重。袋已舊矣。恐其裂也。丐不待言畢。即張其袋曰。余知之矣。速傾爾寶可也。蓋此時之丐已意馬心猿。刻不及待矣。於是道人遂傾寶石於其袋。祇見五光十色。輝映目靡。頃刻之間。袋重矣。道人問曰。已足

乎曰否否曰袋將裂矣曰尙無妨然此時丐手已不勝其重格格有聲矣道人曰此時汝已可爲全世界之首富能知足矣曰尙未尙未乞再賜一二握正在多多益善之際嗒然一聲袋裂矣寶傾於地矣一瞬間可愛之寶石均已變爲泥塵道人忽不見丐亦變然醒嗚呼今之人欲其知足也難矣觀乎某丐之責富人也無微不至何一轉瞬間而亦自蹈覆轍哉

塚中婦

劍 鳴

秋風乍起木葉盡脫野草殷殷紅濃染戰血環城數十里居廬田舍蕩焉無存瓦礫成場氣象慘澹寒風過處時帶血腥亂離之消息若郵達於鼻竅嗟嗟昔日之繁華市場今盡成蔓草荒烟只有三四暮鴉在古樹上嚶嚶向人一若訴其苦楚者然

城之南數十里荒塚累累大者小者高者矮者或巍然以峙或夷然以平不可以數計古簾蔓草幻成蛇形亂石凸凹都示鬼臉常日陽光慘綠入夜磷火紛飛陰森森猿猱啼泣是以行道者咸有戒心昏暮弗敢過其地客有自春申來者駐足荒郊歎歎憑吊時當黃昏月上行近荒塚約數十武似聞鑿泣之聲不覺心爲之奇佇足聽之而聲息卽在此累累荒塚之內行近窺之隱約見有婦稚二人踞坐草地長吁短歎嚶嚶而泣少頃似向一婦人隱隱語曰我可愛之馨兒汝腹中飢乎爲娘者悔不聽鄰家之言早些隨伊等出城今苦汝矣言已又哭泣不止

客聆其聲。知非鬼類。而爲人類。但此時夜深人靜。何來此伶仃之婦。稚其爲避難之人歟。則何不遠去。而安身此荒塚之內。抑枉死之陰魂。未散在此。爲祟耶。其我向日力斥鬼神之無。而今日徧遇於此耶。

吾聞其聲。吾疑之。吾審其音。吾尤悲之。吾其竄入塚中。而詰其始末也。嗟乎。羅天網地。急不暇擇。至以枯塚爲桃源。天生蒸民。果擠之以死。將僻莊曠舍。固不如枯塚之荒。而且寂。猶得以希圖出險乎。客至此。正俯首凝聽。而婦稚亦寂寂矣。

時也。冷風拂面。滿目陰森。鳥非且而鳴。愁樹不陽而鬱。綠熒熒。燐火數萬點之可憐。燦燦寒風。掠半肩而能死。嗟蓬頭之彼美。如埋枉死城中。慟喪魄之遊人。來到修羅殿上。嗟乎。蟬蟻天地。命若鴻毛。況虎口之餘。余亦再生相慶乎。以爲鬼也。則劫路茫茫。人鬼正無異路。以爲人也。則此可悲可慘之狀況。吾亦得而耳聞之。目覩之。使無告之婦稚。或不吞聲於泉下也。斯時之客。方寸忐忑。不定無何。鼓其勇氣。仗劍在手。直入塚中。行近婦人之前。發其猛厲之聲曰。汝何人。何故而至此。言未已。早見此婦面如土色。跪伏於地。發其枯涇之聲。如破翼之蟬。斷續而答曰。軍官饒命。客見其情景如此。知爲逃難之人無疑。於是哀矜之志。在心苗上油然而發現。隨和婉而謂之曰。汝毋懼。我非歹人。汝因何至此。可詳以告我。當爲汝籌方法也。

此婦隨帶淚帶哭而相告曰。予家住城內。只有母子二人。因昨日官軍進城。大肆搶掠。毀我廬。奪我財。百計躲避。生命幸存。逃出城來。同行者又皆離散。今則歸家不得。投宿無所。故在此處。暫時匿跡。冀殘喘之苟延。神佛之救。

護雖然吾母子二人不食者已兩日早拚此身葬於此地矣言已淚如泉湧客於是好言撫慰嗣詢得此婦有可靠之親戚在於某處允其代為送去於是此婦轉悲為喜叩頭稱謝挈同幼子隨客而去口中連呼菩薩有靈祖宗有靈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不止

傷心哉此母子也國家新造無煦煦之仁以澤世而徒令此寡婦孤兒依荒塚為活命地目不忍視耳不忍聞誰實為之而令致此乎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哀情 湘靈墓

蔭 吾

廣陵平山堂側有未婚妻湘靈之墓焉余去歲曾旅其地時值季秋楓凋枝落桐枯葉飛墓之四周添出一種蕭條之氣使人見之悽然聞之悲痛思之而惋惜者蓋其生前一般天性之情鬱結乎乾坤之內歷數千百年而不可磨滅者然後能觸人腦膜而令人惋惜矣嗚呼湘靈斯何人余初亦不知其詳詢之附近老嫗乃明始末今且錄之願與天下之鍾情者同聲一哭焉

湘靈朱姓大家女也父靜齋前清時嘗為毗陵太守年三十乏丈夫子因設案禱於神晚即孕子及生之夕母夢神曰此女終身戚戚不利於親也爾當舍之既醒乃生女母回憶神言意殊不忍遂匿愛而隱其事焉

女生三歲聰慧過人聞父母言即能解意故靜齋夫婦頗鍾愛之及九歲母患病卒女日夜啼哭悲哀殊甚靜齋見之心頗悶悶乃令依舅氏且附讀焉

舅姓蔣。字梅庵。子少梅。長女一歲。性亦聰慧。過目即記憶。年十歲。經書已畢。學文章。多有妙解。課餘之暇。兼習吟詠。女亦從而啣焉。花晨月夕。兩人唱和。庶酬怡然自樂。童年總角。兩小無猜。果然一對癡兒女也。及女十四歲。情竇初開。即屬意於生。吟詠間。微示其意。蔣亦愛女。時答以詩。一對癡兒。雖未訂婚。嫁而夜深私語。春臺長愁。已非蕩者。總角丫頭性矣。

一日功課既竟。二人於園中鬪草尋歡。生坐石上。忽朦朧其眼。意殊鬱鬱。女問之。不肯答。既而女曰。哥哥心事。我已知之矣。今情已若是不妨。為我言之。生不得已。乃微示其意。見女少有喜色。意殊不却。遂攪女袖。訂盟於海棠花下。由是情深厚愛。愈覺綢繆。然未嘗及於亂耳。

歲冬。生之祖母壽。賓客盈坐。生頗甚。私與女匿於後園。觀池中金魚為樂。生隨口念曰。他時若作同林鳥。女笑云。不信。金魚樂更多。生又云。只恐名花風雨妒。女忿然作色曰。白頭偕老。何出此不吉語。生謝曰。聊以戲耳。安足介。女終不快。再三慰勸。始釋其鬱。嘗與女戲紅夢園。女連負數十次。生向女索壽。女急藏不與。生捉其臂。女閉目倚懷中。嬌聲笑云。請請打時。適為生母見。女笑曰。哥哥強索檳榔。累纏人欲死。始為我打之。始乃叱生去。

既而女漸長。不復讀書。矜矜習針黹。自是不能多見。生在館攻書。往往托故入內。私與女晤。母覺而訶之。一日母他出。生遂入內尋女。詣臥室。啓珠簾。見女斜臥繡榻。髮雲鬆亂。玉肌橫陳。千嬌百媚。宛如一朵睡海棠。生情不自禁。愛極欲狂。誠恐玉體受寒。輕以錦被覆之。未忍擾其酣睡。少頃。女醒。轉身猝見生。生笑曰。樂哉。睡乎。女大驚曰。

君何時至此。將欲何爲。生曰。去秋纔來。欲請安耳。女噀然一笑。於時並肩坐榻上。刺刺不休。言未已。母猝至。見而變色。叱生曰。汝不讀書何故。至此。姊妹齒已長。豈猶爲小時光景耶。若復爾定當嚴責。不汝赦矣。生悵悵出。女亦紅潮兩頰。赧然無以自容。自是生與女遂不復相見矣。

一日生思女甚。欲往探之。又恐母斥不得已。遂作海棠舊感兩首。囑小婢轉達於女。女得詩。把玩不釋。亦以二律答之。生見之。朝夕歛歔。無所爲計。晚間。生父作書無變。偶於生篋中檢得此詩。大怒。呼生扑責之。曰。我以爲兄。妹無嫌。故令同學。誰知不肯。爾生涕泣不能答。女聞之。亦鬱鬱更難自容。自歎筆墨之多事而已。

未幾。女父靜齋。續娶王氏。逆女歸。生父具告以二人情事。靜齋怨恨。歸而嚴責女焉。氏又以非己出。亦不袒女。飽受痛詈。苦莫能言。滿腔心事。難以重見天日。時或含淚刺繡。不工而惱。悵傷心時。或憶念蔣生。生不來而形消。玉瘦。嗚呼。孤影自憐。正不知如何悲痛也。

然生自女歸。終日相思。心殊鬱鬱。每於無人處。黯然神傷。望風頌禱。由此讀漸廢。飲食漸減。深夜凝思。輒以淚珠洗面。一日生於母房中。聞婢等小語云。湘靈歸家後。受父母凌虐。日夕啜泣。而心猶怨生不去。生至此。心如箭穿。恍惚若置身黑獄。昏迷間。呼靈妹不止。母見而怪之。急命扶生起。進以湯。始得徐徐而蘇。詢之。則大哭不答而去。一日生方起。館僮招其至。無人處。袖出一函。付之曰。是朱氏托老嫗送來。毋令汝阿父見。生諾之。乃和淚啓封。展誦之。

少梅情哥愛鑿。嗚呼。紅顏薄命。自古皆然。玉人難耦。千載怨恨。蓋情之一字。實天下才子佳人之公敵。豈特我二人之心。爲憂鬱悲痛者耶。曩者附讀貴塾。硯席同親。遊玩攜手。撲蝴蝶於階前。詠詩歌於月下。問飢問渴。憐愛殊深。呼喚呼寒。溫存備至。一般情景。如何密切也。不料自歸舍後。父以小妹在外失行。大加凌辱。又以繼母嚴厲。日夜督責女工。無時或息。稍不如意。輒以惡聲誚讓。數日來。遂至慊慊成病。虛醫莫效。湯藥無功。每當深夜。人盡擁枕。絨愁望雲。灑淚鏡中。索影瘦不勝。憐東風薄命之花。旦夕將謝。南浦消魂之草。朝暮可憐。風淒淒。冷。悲。痛。印。心。此。情。此。景。真。有。以。難。堪。設。想。者。吾。不。知。同。心。者。聞。之。又。當。如。何。憐。惜。耶。嗚。呼。終。身。薄。命。思。之。流。淚。舊。盟。花。下。夫。復。何。言。妹。嘗。悲。餘。憶。及。恨。欲。以。三。尺。白。綾。了。此。殘。生。徒。念。一。縷。情。絲。牢。牢。縛。定。姑。延。殘。喘。之。氣。冀。續。一。面。之。緣。使。哥。哥。一。見。鶴。影。知。妹。之。憔悴。可。憐。非。爲。無。意。然。後。整。理。釵。簪。自。盡。於。海。棠。之。下。如。花。有。靈。當。撮。合。來。生。之。約。也。噫。悲。乎。痛。哉。錦。瑟。長。愁。繡。囊。抱。怨。拭。淚。珠。而。洗面。耦。斷。情。長。填。海。水。以。將。枯。形。亡。魂。在。當。與。哥。哥。形。影。相。對。日。夕。敘。於。陰。陽。之。交。再。續。白。頭。之。約。詭。與。知。心。當。亦。不。致。癡。心。過。悲。矣。紙。短。情。長。言。難。盡。佈。向。以。堂。上。嚴。拘。音。信。何。由。得。達。是。以。爲。恨。今。值。老。嫗。之。便。故。得。略。述。前。情。惟。望。哥。哥。於。浴。佛。日。在。真。武。祠。外。遠。俟。妹。與。繼。母。詣。彼。還。愿。爾。時。或。得。一。見。今。生。緣。會。盡。於。斯。矣。他。日。如。哥。哥。進。求。上。達。揚。眉。吐。氣。伏。乞。題。其。墓。曰。未。婚。妻。湘。靈。之。墓。則。妹。亦。含。笑。於。九。泉。矣。筆。書。淚。下。寸。斷。柔。腸。區。區。苦。衷。尙。祈。垂。鑒。妹。湘。靈。衿。袵。

生讀畢。一痛幾絕。未幾。勉強步至案前。作書答女。生自是形消影瘦。終日悲啼。詩詞書籍。拋於腦後。其癡心念。

惟在浴佛期一會而已。越數日浴佛期至。館中適值文課。塾師嚴逼。生意如狂。既而再三托故。始得出外。至真武祠。已將午。湘靈及母入祠已久。生欲進。為閤人所止。且曰：有貴眷在內。少待片時。生不得已。立於門首。方逡巡間。見雙鬟扶油靈出。姑在後。與入語。相去僅十餘武。生見女。不覺痛極無言。失聲相顧。立半響。始鳴咽曰：妹妹好苦。權說此四字。又大慟。不復能言。女聞之。更涕淚交流。肝腸寸裂。勉強曰：好哥哥。妹妹痛恨難言。從此不復相見矣。時姑已趨至。見生與女言。以為僂薄子。怒而逐之。促女登車。加鞭而去。生癡立木。視心腸欲碎。良久。遙而見之。見女從車中頻回顧。聲猶隱隱可聞也。遂大哭而返。神魂顛倒。飲食亦廢。晚間不能寢。及黎明。即披衣起。見姑家僕倉皇入內。似有悲戚狀。疑之。要而問。僕慘然曰：吾家湘姑昨晚縊死矣。說畢即入生一痛而倒。半日始蘇。大聲呼曰：姑家可惡。逼死我妹。嗚呼！妹妹既死。吾何生為？言畢一慟而絕。及父母聞之。悔已無及矣。乃商於女父。將兩人之棺同厝於平山堂側。且題女墓以遂其志也。嗚呼！悲夫。

似儂

花 奴

褚生。字如良。楚人也。有才藻。夜讀園中。聞窗外笑聲。吃。側耳聽之。髣髴女子。鶯。燕。語。約。略。可。辨。由。窗。隙。窺。之。皎。潔。月。光。中。一。妙。齡。女。郎。衣。淺。碧。衣。臉。嫩。膩。似。荷。瓣。挈。一。雛。婢。亦。姣。小。可。愛。婢。忽。笑。謂。女。郎。曰。個。兒。郎。終。夜。啣。暗。喻。似。蚊。蟬。叫。滿。口。書。齋。擾。人。清。興。盍。遠。而。避。之。女。笑。而。佯。暝。曰。癡。婢。女。毋。多。言。生。不。能。耐。爾。門。而。出。蒼。苔。露。滑。失。足。仆。地。急。起。立。月。光。依。舊。人。影。渺。然。徧。索。園。中。不。獲。狐。耶。鬼。耶。惑。不。能。解。

民樓索第三集

明晚、笑書不讀、虛掩、室門、坐而伺之、久久寂然、扃門、就寢、轉輾不能成寐、窗外浙瀝、剔燈起坐、審知風穿窗紙、獨甫滅、笑聲又起、急躡足、匿門後、輕步趨出、女與婢倉惶遁、緊踵其後、倏忽不見。

如是入夜、必來來必糾纏、或笑或嘲、迄無寧夕、生無法驅遣、恨甚、迺預伏於林中、偵其究竟、夜半女與婢分花拂柳而來、直奔生室、窺視半晌、謂其婢曰、室暗如地獄、未審渠入睡也未、婢以手弄門環、扣窗格、自語曰、個兒郎真是、嗔、嗔、淡、全無一點風流、相宵深、露重、不管窗外人冷煞也、女掩口、胡廬輕拍婢肩曰、癡婢子、偏會饒舌。

無何女扶婢行來、生欲乘其不意、自後捉之、轉念不如、踵其去處、再作計畫、遂潛隨其後、陣陣風來、香沁肺腑、生樂甚、而女不覺焉、漸近東牆、婢先度牆去、生疾捉女腕、女大駭、欲遁、不得、嬌喘微、瞋曰、風狂兒欲何為哉、生無語、強曳之入室、固扃其門、入後室取火、霎時女已不知何往、生蹊足曰、個了頭、點甚悔不該鬆手、忽聞女笑曰、風狂兒直得如此急法、生奔至床後、曳之出、女猶捧腹狂笑、倒於椅中、生細視之、星眸微睜、頰暈紅霞、一種嬌羞態、雖不會真個也、覺魂銷、逗以衰詞、女亦不拒。

窗前、灑白殘月、西沉枕上、雞聲催人早起、生綺夢醒來、依舊孤衾、獨擁、回思、昨宵情事、玉人在抱、衾底春生、寃不知是真是夢、惟餘香猶在芳襟、尚溫始確、信果有其事也、然有一事、惑甚、據女自云、東鄰林學士之女、小字似儂、嘗聞人言、學士女貌美而才、品格莊重、斯女也、貌固美矣、而月下私奔、與人言大相左、或者人言不足憑也、雖然、得斯女為婦、願亦足矣。

是日生赴友人約。歸已晏矣。女已在室。披閱古唐詩。生笑問曰。卿亦解吟咏耶。女嫣然曰。略解尖叉耳。生鬪索詩。精女不允。曰。無已。爲郎一咏。振筆書曰。阿儂自有好生涯。不向溪頭去洗紗。乞得楊枝一滴水。回來灑上牡丹花。生大悅。曰。妙語雙關。鯨生敢拜下風。不愧爲學士。女搵稱爲女學士也。復問女曰。記得卿有婢。今夕何不來。女曰。既得。隨便欲望。蜀耶。癡婢子。偏會做作。不肯來也。生曰。渠何名。女曰。渠字小嬌。生拍掌曰。好個嬌名字。自是女無夕不來。纏綿笑謔。儼然伉儷焉。

月餘。女忽數夕不至。生悶甚。獨步園中。伏牆頭而窺焉。聞啼泣聲。聆其音。女與婢也。生低呼曰。似儂。曷爲哭。女見生益增嗚咽。小嬌度牆謂生曰。家主將有大禍。郎速央媒說合。家主必見允。并乞轉致將牆西牡丹移植別處。則女主或可免罹災厄。不然無相見也。生諾之。卽央至友求婚於林家。并請移牡丹事。學士果然允許。

入夜。女與婢同來致謝。生叩以故。女笑而不言。惟曰。後當自知耳。生留之宿。女有難色。曰。旣爲君家婦。來日方長。何在此一刻。歡強之。而後可。并欲留婢。女曰。妾已墮魔劫。幾受大難。何可再使此身遭天愆耶。生疑女妒。聽婢去。紅日未昇。女早已逸去。生醒來。得寸柬於枕底。書曰。妾去矣。從茲一別。不知相見於何時。願郎前途珍重。行見閨房之藥。有甚於畫眉也。惟風朝雨夕。尙須郎護持。則妾感激多多矣。臨書依依。不盡欲言。似儂上白。生覽畢。知女不復至。第一縷相思。何能忍耐。而數窺牆東。卒不見卿蹤跡。悵望巫山。十二重不勝咫尺。天涯之感。猶幸婚期不遠。稍堪自慰耳。

未幾。婚期已屆。指雙星於天上。藉一綫於人間。生自以為前度劉郎。固不妨稍涉調笑。低問別來許久。未審卿卿安否。孰知女詫甚曰。妾與郎素未一面。郎語云。何生笑。把往事重提起。女堅不承。生剪燭細認。明明往夕之似。儂也。詢女小字。是憐儂。而非似儂。詢侍婢。有小嬌。否則烏有也。生檢前詩。與小柬示之。女曰。詩固妾之舊作。字體亦相仿。此事大奇。忽恍然曰。郎所遇者。莫非花妖乎。妾家有牡丹一本。妾愛之甚於他花。嘗有句曰。花葉似儂。衣花色似儂。面因以似儂。名之旁有一小枝。花開僅杯大。為字小嬌。郎來說婚之前夕。妾父母俱夢一妙女郎。貌與妾相似。云妾當配君子。并囑將牡丹移植他處。踰兩日。牆即傾倒。牡丹以是無恙。生聞女言。惘然久之。而溫柔同夢。落紅殷襟。始知女言不謬。他日將牡丹移植園中。每值風朝雨夕。妥為護持。從其志焉。雖再番禱告。冀其重來。而卒不可得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

怪談 短篇 編草成金

梅 魂

月白一窗。燈青半壁。兀坐幽室。體倦欲寢。突有素心人叩扉相訪。延之入。茗款坐。抵掌而談。因為余述一故事。情節頗離奇。爰就所語。集而錄之。成為是篇。以供眾覽。亦未始不可藉澆塊壘焉。

數十年前。英國有某翁者。以磨麵為生。性勤儉。家小康。年逾不惑。只有一女。甫及笄。姿態端莊。舉止嫺雅。有羞花閉月之容。傾國傾城之貌。父愛之。不啻掌上珠。懷中玉也。一日。國王以妃嬪中絕少當意者。鬱鬱不樂。大臣勸其重選後宮。謂徵特容貌端麗。性情婉嫵。且須具智能。通文學。至音樂歌舞。無不嫻。始足膺此選。蓋治事者。軌掌事

務備極勞瘁。休憩時得妙嬉。敏慧之侍者。左右語笑。以養活潑之精神。於娛樂中。多裨益焉。王善其言。乃下詔徵求美女。都人士有以翁女薦者。勞難却拒。磨麴翁謂女曰。父子之情。原難割愛。然吾願爾盡忠於吾王之心。更甚於望爾之盡孝於我也。汝知之乎。

言未已。詔書至。翁灑淚送女登車。但見銀鞍耀彩。錦繡生輝。金鼓喧闐。玉筵雜沓。光陰迅速。不日到京。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行且納於椒房矣。然翁故滑稽流。一日對人作誑語。謂我女少傳異人術。能編草成金。王聞之大喜。命女居草舍。限一宿。使顯其術。女苦之。終夜無策。怨父親輕出大言。致有此禍。時啟窗外望。月色如銀。畫樓兼繡戶。渾是可憐光。正躊躇間。忽重門自闢。一人排闥入。身材短小。面目黧黑。跳舞而前。

女乍見之。遍身是汗。既而神定。詰之曰。爾是何怪。予未嘗獲罪於爾。爾胡爲乎來哉。其人呵呵笑曰。爾所大愛者。豈能瞞我。我挾點金之術。爲救爾而來。非爲仇爾而至。但不識一莖草。旣化金身。而後這一位低眉苦臉。將何以酬我女。乃解須巾贈之。至天明。術果驗。告諸王。王喜之不勝。唯是王無厭。至夕。又命女至一草舍。比前更大。使居之。女窘甚。復轉轉無計。適昨所見之人。又至。女央之如前。約脫金戒指爲酬。其人諾之。盡展其術。但見有草皆金。無何。王貪心又熾。謂女曰。我尙有一舍。汝果能償吾所大欲。我將冊汝爲后。富貴同之。否則爾欺我之罪。究不可逭。汝自擇之女。默然良久。以爲天下倖不可屢。懲吾命止此矣。不禁涕泗交流。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斯時之感。女殆有是態。至宮漏悠悠。月過花西。女益復無聊。意救我之人。必無再至之理。孰料天下事。誠能動物精神之感。

召速於桴鼓。俯仰之間。已覺。昨所見之人。即在目前。但餽物盡矣。無可贈遺。而其人要求甚苛。謂女曰。汝他日選爲王后。若一索得男。不能認爲己有。而當先以與我。汝若肯從。我再爲汝運神術。女曰。天下事。惟未來者最難逆料。汝何以知我之必爲王后。且何以知我爲后之必能生子。縱使生子。此是吾之骨肉。豈可拋棄於無何有之鄉。汝亦何必取人一塊肉乎。其人曰。汝不必過慮。但如吾所要索可矣。女不得已。領之。於是辛辛者皆成麗水。物國王爲之意滿。即令正位中宮。後果生一子。神采秀異。真如天上石麒麟。女愛護之極。竟食前言。而索債者至矣。女曰。任汝於吾之宮中。擇天下最奇貴之物。以去。惟此膝下兒。不能相與也。其人曰。天下最奇貴之物。皆不足留。意惟此竈馨兒。吾所念茲在茲。斷不許汝負諾也。女仍不爲動。其人遂與女約。限三日內。能知吾姓名。吾與汝無事。否則吾將不汝舍。言畢不見。女極力遣道士查訪。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至第二日。遣一道士入地升天。求之殆遍。忽見一座高山。牛羊下走。日已夕矣。山中怪石巖巖。林木蒼鬱。天泱泱而垂雲。泉涓涓而吐溜。忽有火光閃滅。林外若漁火。然道士攀樹躡屏息而觀。見一跛足者。狀類僂僂。跳躡山坳。擊缶而歌。歌曰。今日釀酒。分明日燻香。吾將獲至寶。今乃王后之弄璋。欣快無既。今吾且闕而不彰。吾之名兮。烏倫不耳斯脫耳斯肯。殆於宇宙。有光歌竟。意良得一若無人。能知其秘密者。而道士已一一記之。回報王后。后喜甚。轉瞬及期。其人來前。揚揚得意。而后則胸有把握。鎮靜如常。始先說謊。謂之曰。汝莫是姓某乎。其人曰。非也。汝莫是名某乎。其人曰。亦非也。女忽以真姓名質之。其人大驚。以足頓地。不覺用力過猛。足栽於地。如老樹之根。不能立拔。少頃。緩緩從

說 海

一 四

右足漸移。漸轉。始可動步。垂頭。喪氣。而去。

聖情 燕市斷雲 (憲民原稿)

枕 亞

京師為首善之區。亦為首惡之區。雲鎖金臺。塵封滌水。金城玉闕。徧留露宿。鴛蹤野草。閑花久占。上林春色。莊嚴璀璨之邦。寶藏垢納污之所。庚子以還。上恬下嬉。較前尤甚。濮上桑間。所在多有。光復後市巷蕭條。生計艱促。人民習於遊惰。不治生產。往往迫於饑寒。有寡廉鮮恥之行。豪門大族。防閑不密。待月迎風。踰墻鑽穴。已屬司空見慣。中篝之醜。不可語人。一頂綠帽子。竟如衣鉢。相傳世世。弗替。噫。吾不圖鄭衛之行。乃重見之。於今日之春風。燕市也。其有稍具知識。號稱文明者。又或假自由二字之好名詞。不惜犧牲肉體。以與社會相周旋。間有一二愛惜名譽。不肯為苟且之舉。而豈意年華情絲。易縮。遇人不淑。青眼枉拋。失足一朝。遺恨千古。遂因以惹起家庭間種種惡感。卒至受辱含垢。飲恨以終。如吾所聞於京中友人。述方慧蘭近事。乃與今古奇觀中所載王嬌兒百年長恨一則。先後如出一轍。溫柔鄉裏。有此忍人。吾記方慧蘭。吾恨不能借黃衫之劍。斷盡薄倖男兒頭。而為離恨。天中相思。地下無數。飄零女子之鬼魂。稍洩其冤憤也。

方慧蘭。燕產也。世居南城某胡同。父業賈。早卒。遺產頗富。母固大家女。少通經史。近復研究新學。卓然舊女界中翹楚也。慧蘭未生時。母夢綺林人。贈以蕙蘭一枝。既生。因以為名。蘭性聰穎。五六歲時。母教之章句。朗朗上口。即能了解大義。蓋前生慧業。固不淺也。及長。秀鬢絕倫。濯濯如春日柳。脂粉不污。自饒斌媚。見之者。幾疑為神仙。

中人曰：誰家有福兒，始得消受此一枝解語花也。戚鄰中有善相人，術蘭母常令視蘭，曰：兒清貴，惜福薄耳。不讀書而後，可母固自號開通者，聞其言，首領之而腹非之。

蘭無兄弟，有妹一名慧瓊，少於蘭三歲，聰慧一如其姊。蘭母之視蘭姊妹，直不啻雙明珠之在掌中也。壬子三月，民國肇定，有某女士倡設正誼女校一所，聞蘭母名，聘之爲校長。蘭與瓊俱入校受課，一堂坐對雙鳳和鳴，母女之愛，姊妹之樂，師生之情，融化而爲一爐，聯合而爲一氣，以學校而兼家庭之樂，人生美滿之幸福，殆無有逾於此者。

蘭性固絕慧，得其母之教育，學識因以大進。每試輒冠其曹，雖鳳清於老鳳，小喬不遠大喬，託質青蓮，出汙不染，化身白璧，高潔無瑕。年華正好，同桂魄之盈盈，情思初胎，學柳絲之袅袅。京師繁盛，豈少裘馬少年，而蘭自恃清才秀質，視彼醜醜兒，殆無一當意者。顧影自憐，居恒鬱鬱，乃不三月而霧地逢五百年前之冤孽。

保陽有章雨倩者，前充某省陸營管帶，武漢起義後，請假回籍，適喪偶，來京師以遊歷爲名，意在物色佳麗，爲續膠之計也。去歲十月間，於共和紀念會場中，見一女郎，作學生裝束，眉目娟好，丰韻欲絕。涎之後，知爲蘭，欲通款曲，苦無人爲之先容。適有與章同學之何某，固與方氏有季末之誼，而時往來於其門者也。章知之喜甚，挽何求代執柯，且許以事成後重酬。何固好事者，遂力以撮合，山自任。往就商於蘭母，盛述章之才貌及家世，且謂其終必大用。母意似動，繼詢及年齒，乃知長於蘭近十歲，意不可。商之蘭，蘭似首肯，但欲一見其人，以決之。母徇蘭意。

嗚呼某日於某攝影館中。偕章往。章固輕薄少年。雅善修飾。雖較蘭差長。而英姿颯爽。神采麗都。誠不減潘郎風貌。蘭一見大悅。

蘭有慧心而無慧眼。方見章時。目灼灼似賊。輕聽諸態。形諸詞色。是豈可與終始者。而蘭聞人未多。不能鑑別。真才徒賞。譏章之外。表而不知其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既見之後。心切愛慕。章之風貌。章之態度。時留其影象於纖弱之腦帶。蘭母固大丈夫。又沾染新文明。固以婚姻自由四字。為女子第二生命。不肯加以限制者。第老眼無花。僞形莫遁。見章便知為華而不實者。流鳥雅非。彩鳳侶也。繼窺蘭似頗屬意。愛女心切。致費躊躇。終以章年少氣驕。性情靡定。恐為身世累。且章雖係陸軍中人。現無正當職業。一朵自由花。終不忍令其隨萍蹤絮影而逝也。蘭有舅某氏者。陰險小人也。前為其子求婚於蘭。蘭絕之。械焉。至是。偵知蘭與章將有婚約。見蘭母痛詆章之為人。放蕩無紀。反覆難恃。力破壞之。母信舅言。拒婚之意益決。何來賸商皆不就。而陰慰蘭曰。是兒不可信也。以兒之年貌。何患不得如意。郎君但望兒學業有成。年華未老。當為兒物色一佳婿。以娛晚景。享家庭間完全幸福。不然者。誤適匪人。終貽後悔。非兒之福。亦豈足以慰母之心耶。蘭聞母言。俯首無語。意其念已絕矣。而何以母意決絕。無以報章命。而得其豐厚之酬。金與章謀。謂蘭母不在。往見蘭。以章意達蘭。謂章自視仙姿。愛慕甚切。并以金約指相贈。為證。蘭受而藏之。知母意難回。抑鬱萬狀。然感章益甚。寢寐靡忘。牀榻几席間。幾無不有章之蹤影。追隨其左右者。因思成疾。鎮日懨懨。妹邀赴校。輒以疾辭。學業為之銳減。母初心痛。多方調護。既而察知病由。大加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呵斥督責益嚴。

陽鳥沒影。宿鳥投林。街頭巷尾。車馬漸稀。電燈驟明。照耀通衢。如白晝。斯時某旅館之第三號房中。有一少年。方據案坐。鼻架金絲鏡。身服西式衣。手報紙。口雪茄。且吸且閱。狀甚整暇。無何。夜漸深。街上人聲寂寂。館中寓客多就枕。作還鄉之夢矣。少年遽擲報起。目注壁上時針。環行室中數周。復就坐。取案頭新購之小說翻閱之。微露倦容。忽門帘啓。一少女。瞥然入。顏色慘淡。若重有憂思。而又若竊物被逐。驚惶失措者。少年見女。亦甚駭愕。既而挽臂讓坐。互相問答。時壁上鐘已鏗。鏗鳴十一下矣。少年非他。即章雨情而來者。即方慧蘭也。章見蘭始而驚。繼而喜。踴躍倉皇。其爲狀至可笑。時蘭驚魂甫定。悄坐無言。殘淚一絲。猶界嬌頰。如帶雨之梨花。不勝其可憐之態。章乃行近其身。悄聲問曰。夜深矣。卿何以到此。車來乎。抑步行乎。如以車來。宜囑暫候。勿令歸時。畏行多露也。蘭愀然泣曰。儂歷盡千辛萬苦。乃得到此。而君言若是不合人心。灰意冷耶。章曰。然則卿意云何。蘭曰。儂徒步來。與君作長夜談耳。章緊握蘭臂。伴慰之曰。我累卿矣。我累卿矣。中夜奔波。弱女子寧解此苦。若使前言克踐。後會正長。何必今日處嫌疑地位。况旅館人雜。倘爲黠者偵破。揚言於外。我之名譽不足惜。其如卿何。爲今計。惟有雇車送卿歸去耳。語時。注視蘭面。目光閃爍。流蕩生情。一點眼波。又似不欲爲臨去人。作送別用者。蘭聞章言。俯首無語。羞媚之態。傾絕人寰。旣而忸怩曰。夜將及半。欲儂何往。君以良好姻緣。事已大定。乎。實告君一池春水。已被他人吹縹矣。儂之來。正欲與君商挽救術耳。章驚聞故。蘭具述真言。并道母意。章嗒然若喪。盡口

曉奈何。蘭曰：君勿憂。儂心如鐵石，誓不他適。今冒羞來，此請先。以此身爲君質，賒地庶令阿母知身已屬君，必不反汗也。章大喜過望，是夜水清玉潔之方，慧蘭遂失身於輕蕩兒章兩臂矣。天甫明，蘭起辭，鄭重叮嚀，誓彼此俱以全力求達目的，果失敗者，則以死繼之。臨行時，把章臂曰：事可一不可再。此舉乃日暮途窮，倒行逆施，幸君勿以儂爲路柳，憐花任人攀折，若得意，問津傳言，折簡則事敗矣。章頷之，攜手送諸門外，視蘭已粉頭低垂，黛眉蹙損，淚簌簌下矣。

銜烟犯月，破曉而歸。母怒，詰昨夜何往。蘭給曰：昨晚母未歸時，有同校友二人來視兒，嚮往梨園觀劇，以破病悶，兒不忍拂人意，從之往。比劇終，人散，更漏已深，遂留宿其家。蓋彼家距劇場僅數十武也。母聞言，雖未深信，然終不虞其有他。既而赴校，則諸生方竊竊私語，有謂蘭昨晚被奸人拐去者。蓋蘭謁章時，適有某生之兄自外歸，見蘭在閭巷間踽踽獨行，某固素諳蘭者，異而尾之。後見其入某旅館，歸而述其事於家人。某生至校，見同學遍告之。蘭平日在校成績獨優，試輒前列，同學多忌之者。蘭又自恃才高，輕視儕輩，以是惡感甚深。今聞其有曖昧事，思藉以中傷之。於是市虎蛟雷交口相毀，竟無一人爲之辨護者。

母微聞諸生語，似爲蘭詳詢之，備悉頭末，大痛忿，急歸覓蘭，指其面而誓之曰：賤婢子昨夜所爲何事，不自羞而以誑語欺阿母，汝祖若父俱名門裔，而今作此污賤事一門清白爲汝輕薄盡矣。且誓且哭，旋操杖，撲蘭瓊在旁，急奪其杖，母哭瓊亦哭，蘭更大哭。一室之中，哭聲震耳，適真至，乃各收淚，蘭與瓊均他去，舅問何事痛哭，母切

齒告之。鼻故蹙其額。良久強笑以慰之。曰。吾意明敏如甥女。決不至墮奸人之騙局。姊勿苦事之。虛實未可測也。安知真須有「三字」不可以虛構。風流罪案。耶母意稍解。然卒以其事甚醜。辭校長。攜蘭姊妹歸。家居大好。白日可憐。嗣後防蘭益嚴。不許越雷池一步。同學有來視蘭者。概屏絕之。不令見。蘭從此日處於荊天棘地中。家庭無異於狴犴矣。

鐵鎖無情。關住滿園春色。纔爲出谷之鶯。便作入簾之燕。春風別院。秋雨長門。李後主所謂。此中日夕。以淚眼洗面者也。一日瓊得郵函一。開母不在。密授之蘭。視其封面。則章筆也。喜極。急開。緘窺其內容。意此中必有好消息。一封書。不管薄命人之續命湯也。乃閱未數行。遽爾色變。薄倖章郎。竟割情背誓。送將催命符至矣。蓋章前之於蘭。僅存漁色之心。並無一毫真情之貫注。夜奔郎舍。始願已償。繼聞事已決裂。即招媒他議。今議有成。故以書報蘭。謂若可挽回。則當仍續舊好。如不能。請從此絕。留些餘緣。期諸來世。并索約指。以示決絕之意。蘭閱竟不能哭。亦不能言。惟腦筋中驟受一種猛烈之刺激。發疑留此軀壳於天地間。轉爲多事而已。

負心有據。長嘆無言。一寸芳心。低徊欲絕。意蘭此時恨章刺骨矣。孰知怨毒雖深。情絲未殺。一轉念間。微特不以始亂終棄爲章咎。且謂未謀章面。詎識章心。前言在耳。彼豈忘之。不過惕於事之萬難。激而爲此。儂惟自怨。家庭不諒。妻非傷。讒使大好良緣。終成畫餅。然而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脫事而果無成者。惟有一死脫身。而果無情者。亦惟有一死。於是作書。覆章。並無一言責其薄倖。惟希堅持到底。以求美滿結果。如才竭力盡。則請以約指。

相殉以證終始。欲珠還不能也。書畢。鄭重授瓊。投之郵櫃。並囑其母與母言。而一縷芳魂。早逐飛鴻。以俱杳矣。書去後。盼斷天涯。回雲絕影。蘭從此却除。膏沐瘦減。容光憔悴。日益不堪。眠食因之俱廢。終日惟向無人處。偷搵其傷心之淚。而已。母雖知之。痛之然已如收籠之鳥。庸能再任其高飛。況與章並無成說。既却之於前。反求之於後。卽卽心未改。覆水可收不亦太自貶抑耶。後月餘。舅來言。章已他聘。迎娶有日矣。並詳述爲某氏女。貌美且賢。闢此時已困頓無人狀。聞信之後。萬淚攢胸。一慟幾絕。黃昏人定。後遂携約。指同遊於大羅天上矣。母既恨其不貞。復痛其慘死。心灰意冷。覺大好京華。無容足地。葬蘭後。遂挈瓊。徙居於鄉姊妹花一枝。已折。再不堪任。此枝之隨風飄泊矣。而章則於今春三月。已樂關雎。而咏好逑。不復知白楊衰草。間一聲聲罵。薤倖郎者之尙有人也。爰綴其顛末。以爲我崇拜自由。不恤後患之同胞姊妹。作一警鐘焉。

枕亞曰。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人情險詐。觸處皆機。械愚夫陷之。避之而惟於情愛關頭。則愈聰明而愈懵懂。憐才二字。誤却多少閨人。遺恨千秋。都爲聰明絕世春婆夢。醒秋塚草生。自由安在。結果如斯。吁可痛已。王君憲民近惠此稿。並謂著書之期。距埋玉之期尙未逾月。王君蓋世之有心人。也。余以其事之足以箴不良之社會。而醒無數醉心自由之女界同胞也。爰不揣譎陋。略加潤色。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嗟嗟。母也不諒人之無良。生爲情蟲。死爲怨鬼。自作之孽。休言薄命。紅顏之死。靡他。終愧合環。白璧如方。慧蘭者。律以正義。君子應諒其癡情。才人或憫若彼章郎。性等浮雲。心如毒蠶。一封書情。死佳人七尺。幸逃法網。然而一紙宣揚。難免

萬人吐罵。若地獄之說。而非誣也。正爲此輩設矣。吾願吾無數之女界同胞。遠鑒王嬌嬈之前車。近以方蘇蘭爲借鏡。莫徒崇文明自由之虛名。而受身死名墮之實禍。姻緣大好。回頭須念身家。歡愛無多。失足難償。名譽風花。隊裏及早抽身。科學叢中。宜理首此。則記者草此篇之微意也。

俠情
小說
女兒紅 (悟痴原著)

雙 熱

古往今來。人類繁衍。交際之道。大昌而酬唱。而投報。無往不須人情。大千世界。遂成一情世界。而所謂多情種。每屬於巾幗。溫柔癡旖。別有一種肝腸。此殆天賦。非可矯揉造作者也。某也真。某也烈。某也孝。非有真情者。其孰能之。乃若柔腸俠骨。巾幗而有鬚眉氣者。是之謂俠情。普天下兒女。柔其情者。皆是。使其情者。絕無僅有也。千百年來。吾知有紅綫而已。吾知有聶隱娘而已。雖然。畢竟見聞未廣。不無滄海遺珠。客有告予以女兒紅事者。亦離奇亦閃忽。亦豪俠。亦細膩。予不禁浮白而賞。又擊節而嘉歎矣。昔人有詩云。莫羨女兒紅。太艷須知中有辣心腸。此詩突兀作奇句。世之人不求甚解。相傳爲詠紅蘆葡萄者。予習聞之。姑妄信之。今乃知其不然。所謂女兒紅者。固一俠女子也。

女兒紅。娟娟一好女子也。兩頰生小。有殊艷。暈然作胭脂色。若常含羞者。阿母於懷抱中時。輒吻其頰。曰好女兒。可名之曰紅。紅遂習以爲常。都呼爲女兒紅云。

女兒紅姓柳。小字鶯鴻。不束足。不曳裙。而作男子裝。迺益增其媚。見者嘖嘖道好姑。然則必早得佳婿矣。顧年已

逾、權、花、風、信、猶、未、作、出、谷、流、鶯、咄、怪、哉、是、必、有、故、予、當、爲、之、述、其、顛、末、耳。女兒紅家大江之北。父固習武。工柔術。具好身手。以拳棒自負。後更善弄鐵鏢。鏢三指撮鏢以射人。距百步輒命中。女兒紅自幼有殊力。此所謂虎父無犬子也。

女有兄二。膂力乃遜女一籌。兄妹同受乃父技。女獨能盡父所長。年十五六。而技已成矣。其父母旋相繼逝。女夫怙恃。則依其兄嫂以居。兄嫂時虐待之。而女兒紅則未嘗有愠色。嗚呼。人種相衍。非一例有遺傳之性。同胞骨肉。每各賦一天。如柳氏兄妹者。可以證矣。

紅紅兩兄。長名松兒。次雄兒。賦性強暴。非柳氏克家子也。父母在。卽亦無甚表見。惟每縱其室人。肆口向翁姑詬諍耳。父母旣逝。遂肆厥強暴。初爲市井無賴。武斷鄉曲。相將魚肉人。所交多敗類。未幾。遂習而爲盜。兄弟相比。作狼狽。操一葉扁舟。往來出沒於淮海間。視其舟。無他物也。布帆一。木槳二。炊具數事耳。而不知其艙底。乃暗藏種種殺人器。有巨索。有木棍。有銳利之刀。是索是棍是刀。其斷送人生命者。不知凡幾。人荷挾贊。登其舟。是不啻登斷頭臺也。紅紅頗不直兄之所爲。每見兄挾贊歸。向其妻津津道殺人劫物况味。紅紅輒耳不忍聞。每苦口以諫其兄。且答及嫂。因之觸兄。嫂怒。遂無好詞。色對紅紅矣。

女兒紅。雖受兄嫂白眼而諫益力。兄嫂終不悟。且喃喃言曰。汝飽食。腰衣。顧不樂耶。汝胡頻頻作煞風。景語。婢子太不解事。莫怪予無情。余不汝妹矣。余不汝姑矣。汝慳慳假慈悲。此間非汝駐足地。汝其去。休紅紅絕不介懷。絕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不負氣。蓋其一片心。猶思所以感悟。其兄嫂。俾放下屠刀也。

無如兄頑嫂悍。良言不納。慮待有加。紅紅於無人處。時一欲泣。而思其父母。欲去而之。他亦大難事。而彼松兒。雍兒者。方且擴張其行劫事業。復益一舟。兄弟各操其一。其妻時亦登舟。助夫作盜。兩盜船或分或合。船中人亦不定。時而兄弟同棲甲船。妯娌同棲乙船。時而一夫一婦。時而一叔一嫂。紅紅仰食於兄嫂。則亦不得不周旋於兩舟間。每見兄嫂殺人。未嘗不變色。輒為被害者。長跪請命。而兄嫂不之顧。

紅紅觀兄嫂所為。殘忍無復人道。嘗自語曰。兄嫂乃骨肉。至親。予不得不含忍。令他人如此。予當一。一。手。刃。之。可。以。救。無。量。數。人。之。命。今。格。於。兄。嫂。之。義。烏。得。洩。我。不。平。氣。哉。因。又。自。歎。曰。女。兒。紅。紅。女。兒。紅。紅。汝。今。已。二。九。年。華。矣。將。從。強。暴。之。兄。嫂。以。終。耶。渠。等。長。此。為。盜。一。旦。失。敗。為。邏。者。弋。獲。予。亦。不。得。免。一。死。嗚。呼。寒。心。哉。

未幾。其兄嫂更發生禽獸之行。陳平盜嫂。蒲葵易妻。紅紅髮為之指曰。咄。嗟。是。尙。可。謂。之。人。耶。既。非。人。尙。何。兄。嫂。之。有。殺。之。可。也。既。又。自。詛。謂。渠。等。惡。貫。盈。自。有。典。刑。正。其。罪。予。殺。之。於。理。終。不。順。聽。之。可。耳。而。孰。知。造。物。弄。巧。必。欲。以。殺。機。授。紅。紅。一。夕。二。舟。悄。歇。岸。次。時。新。月。初。上。萬。籟。無。聲。紅。紅。方。闔。坐。船。艙。兄。嫂。忽。集。一。雙。母。夜。叉。同。時。緊。捉。紅。紅。兩。臂。顧。其。夫。曰。來。來。速。來。

紅紅大駭。掙身欲起。立而二嫂力按之。紅紅驚而啼曰。欲殺紅紅耶。紅紅何罪。二嫂咸嗤然一笑曰。非也。好姑姑。何忍殺紅紅。茫不解。二嫂捉臂究何居心。惟念二嫂慣以惡言惡色加諸余。今乃為余破顏向余溫語。奇矣。捉腋。

捺坐呼曰來來奇之奇矣乃亦笑問二嫂曰然則與紅紅戲耶嫂更吃吃笑然而又曰非也是時松兒雄兒已先後來前笑態咸可以掬曰妹真慧人哉誠與汝戲也紅紅更大疑嫂果與余戲何呼其夫爲且強暴之兄嫂平素虐待余今忽假余以詞色曰與汝戲與汝戲咄咄怪事是時二嫂把臂益力松兒曰妹衣重衣不太熱乎盍解之雄兒曰妹倦乎盍睡乎紅紅忽猛省桃腮慘白眉峰蹙盡口叱咤曰禽獸禽獸我寧死不……正危急間忽岸上一片聲呼舟子舟子予有急事星夜赴揚州願汝僱舟值弗計也松兒雄兒倏忽趨出船頭其妻遽釋紅紅臂過船去紅紅此時殺機已橫亘於胸竟留兄舟不隨嫂去蓋欲相機以下其辣手也

時兩兄已納客入艙紅紅讓客避於船尾忽聞砰然一聲則客以一巨簾置艙板上客爲一少年貌若重有憂者隨一奚奴爲少年荷行李行李之最重者厥惟巨簾何以知之則以少年目光時時注視其巨簾也此時松兒雄兒隔船呼其妻曰慎操汝舟勿致生涯冷落予去去即來也語畢一箭點水雙槳催波拍拍有聲載客而逝舟行可里許忽止不前松兒雄兒遽起去囑紅紅曰予猛憶舟上已絕糧且無酒看今須歸家取將漿以享貴客汝可烹碧螺春先止貴客之渴少年見舟子停舟上岸則頻頻促曰速來勿誤我事

女兒紅從窗後燈前竊窺少年覺其面色太慘澹坐立若甚不安呼其奚奴曰雪雪予焦灼甚予憂思甚此時予母病狀不知何若予妹病狀又不知何若予急欲求醫故披星而出乃舟子誤人風水又不順奈何紅紅竊聞悉付曰彼松雄來少年必死其手予料少年家人更無第二男子少年有老母少年有弱妹少年必無兄弟彼病者

集 三 第 素 樞 民

失少年必無生理。少年死其母其妹必相隨。俱斃一家俱斃其祀斬矣。嗚呼！少年此人殆孝子也。殺孝子不祥。彼松兒雄兒禽獸耳。殺人多矣。何惜於少年。少年生命懸於頃刻。問非予救之不可。予救少年。予非殺却松雄。不可。咄咄松兒咄咄雄兒。昔日予兄今日予仇。不殺何待。殺禽獸救孝子活三命不亦善乎。事宜早爲計。待松雄來須出其不備。庶有濟耳。

紅紅欲直告少年。願難啓齒。迺故作危言以動少年之聽。疊口呼曰：可惜、可惜、可惜、可惜、大可惜、大可惜、少年聞言若驚。探首船尾。惟見紅紅危坐舵次。狀至莊嚴。口吻撇撇。猶自呼可憐、可憐、少年知有異。急問女曰：阿誰可憐。阿誰可憐。莫指生乎。女曰：君自投羅網。置身死地。頃刻之間。命將斷送。倘望到揚州。延醫士耶。殺君者非妾。彼上岸之二人也。妾惜君。遭橫死。妾憐君。死而君之母若妹亦必相繼死。故預以告君。君其何以自救。紅紅言次。頻翹首望岸上。忽曰：殺君者來矣。君其奈何。少年欲舍舟登岸而逃。女曰：毋君逃則死矣。君但安坐。無恐殺人者來。妾願當之。少年面色如死灰。齒牙激戰有聲。默念彼一弱女子何能救予。且彼既爲盜船上人。又豈有救予之理。滋令我疑且懼矣。

少年正膽戰間。忽覺船身搖搖。則女郎已登岸矣。隨呼曰：君速滅燈。默坐勿聲。少年愈憂懼。是時淡雲籠月。夜色迷茫。一陣野風。蘆花瑟瑟。忽聞有行歌者自遠來。其歌曰：年來泛宅浮家。大好生涯。美酒鮮魚不用除。刀光弓影。白露蒹葭。星兒亂墜。月兒斜。拍手哈哈快活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遂絕無聲。

少年。肺。葉。波。動。心。花。勒。寒。探。首。蓬。窗。不。見。人。影。忽。船。頭。有。聲。曰。妾。來。矣。左。舷。有。燐。寸。請。取。火。張。燈。少。年。遽。應。曰。諾。燈。既。燃。則。見。紅。紅。已。悄。立。燈。下。窺。其。面。眉。宇。間。猶。森。然。有。殺。氣。少。年。起。立。問。何。如。曰。皆。死。矣。少。年。大。驚。喜。折。腰。俯。首。爲。紅。顏。下。拜。紅。紅。嘿。然。而。哂。曰。此。何。足。掛。齒。君。亦。太。書。生。氣。請。君。安。坐。君。雖。脫。險。餘。波。尙。可。危。也。嗟。乎。君。亦。知。被。予。殺。者。誰。歟。非。他。子。同。胞。骨。肉。也。余。以。救。君。而。滅。親。余。罪。大。矣。少。年。聞。言。色。驟。變。默。念。彼。嬌。柔。其。貌。狠。毒。其。心。一。朝。而。殺。其。二。兄。豈。非。天。下。罕。聞。之。事。紅。紅。揣。知。少。年。心。事。慰。之。曰。君。勿。怖。彼。二。人。者。雖。爲。吾。兄。不。管。吾。仇。行。同。鼻。獍。性。等。虎。狼。平。日。忠。言。逆。耳。罪。惡。滔。天。而。種。種。禽。獸。行。爲。更。有。難。以。告。人。者。世。豈。有。怙。惡。不。悛。而。能。得。令。終。者。乎。彼。操。水。面。生。涯。殺。人。多。矣。天。特。假。手。於。予。以。誅。之。耳。彼。不。死。君。必。不。生。君。自。慶。之。不。暇。而。又。何。怖。焉。少。年。色。少。定。拱。立。致。詞。曰。俠。哉。卿。乎。徹。卿。我。此。時。已。粉。骨。碎。身。矣。再。生。之。德。其。何。以。報。紅。紅。蹙。然。曰。此。事。殊。未。了。曩。已。言。之。矣。害。君。者。雖。死。二。憾。往。矣。愛。未。艾。也。君。且。勿。言。報。今。宜。急。籌。一。善。後。之。法。少。年。尋。思。無。計。踟。躕。而。言。曰。卿。既。拯。我。於。危。生。命。托。之。於。卿。惟。卿。圖。之。

書。生。無。膽。俠。女。多。情。夜。半。潮。生。船。窗。私。語。少。年。驚。怖。之餘。繼。之。以。泣。且。曰。我。因。母。妹。病。危。星。夜。赴。揚。求。醫。中。途。經。此。波。折。我。心。如。焚。脫。稍。遲。者。必。誤。我。事。與。其。復。遭。家。庭。之。慘。劇。固。不。如。在。此。早。飲。凶。人。之。刃。也。紅。紅。此。時。俠。腸。變。作。柔。腸。殺。氣。銷。爲。和。氣。慨。然。曰。自。我。發。之。自。我。收。之。願。即。護。君。至。揚。了。君。之。事。即。以。了。我。之。事。二。嫂。若。來。我。自。當。之。毋。慮。也。言。次。推。窗。而。望。喜。曰。風。色。轉。矣。此。時。不。行。更。何。待。時。紅。紅。即。起。解。纜。挽。篙。撐。之。舟。已。離。岸。張。以。布。帆。速。

民樓素第三集

幸仍未能盡展其愁眉也。

率漸加時風勢益猛。帆飽舟穩。紅紅自握舵。少年危坐舟中。心少慰而念及一雙母夜叉。設躡蹤而來者。余必無。未曉已抵青江浦。紅紅於舟中浙米爲炊。與少年及僮共餐。竟天已大明。朝霞捧日。江水鎔金。紅紅乃與少年舍舟登陸。僮負巨簾隨其後。紅紅謂少年曰。此纍纍者中何物耶。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遠行挾資。適以誨盜。君果爲求醫而來者。攜此何爲。少年曰。此物係揚城某戚。前以避難故。暫寄余家。今來見索。故乘便攜去。初不料緣此重累。幾遭不測也。三人且行且語。時則晨風習習。曉霧沉沉。躑躅長隄。杳無人跡。少年從未歷曉行之苦。加以餘驚尙印於腦中。險象又生於眼底。行人寂寂。去路茫茫。大有搔首躊躇。趨趨不前之概。紅紅曰。此處四無人烟。設有意外。有妾在。可保無虞。前去楊村不及二里矣。少年聞言。膽略壯。努力前行。約頗時許。已至楊村。時尙早。村中絕少。行客。惟有犬聲四應而已。

少年忽遙指作驚喜狀。如得好望角者。顧語紅紅曰。至矣。至矣。彼處數叢紅樹。掩映人家。卽某戚結廬處也。此時二人步乃加速。童子負簾追隨。作胡牛喘矣。旣及某戚門。少年急舉手欲叩關。紅紅忽曰。止。妾若隨君入。大足啓人疑竇。妾請於數十步外待君耳。幸君勿多耽。聞少年強之入。必不可。而雙頰更暈一層紅潮矣。少年會意。乃如女兒紅約。自與童子叩扉入。向戚略作寒暄。略道來意。略述母妹病床。及舟中遇險狀。而不及女兒紅事。

猛見隨行之奚奴張吻若欲饑吞者少年急覺之以瞰止之以目探鎗啓巨篋檢出已物捧篋而還諸戚戚曰爲此巨篋累君受驚矣但君延醫何必遠至揚州此去尚須二百餘里諺云遠水不救近火子爲君計不如從今早歸。

義俠小說刺馬記

(未完) 悟癡

嗟乎古今來義夫節婦具百折不撓之氣者豈真樂死而惡生哉亦以含義而生毋寧死抗節而死奚必生蓋心目中祇知有義與節不知有生與死也世傳張文祥刺馬新貽事言人人殊類多失實夫崇拜文祥者不曰大俠客即曰好男子抑知其妻黃氏奇節異行尤巾幗之矯矯者乎奸險如馬賊能全其身而使不敢犯梟狼如范姪能格其心而使爲我用及事不可爲猶遺書文祥令全生以遠害徐圖報復而文祥得書大慟遂矢以烈報之於是日伺馬隙一刺不中而再刺再刺不中而三刺七首有靈卒洞馬腹然則新貽之死雖文祥刺之而實不啻英如刺之也烈哉烈哉以視梁繇珠之墮樓朱貴兒之罵賊有過之無不及已。

黃氏英如小字燕兒以其母夜夢飛燕投懷而生故名山東濰縣袁村人母早逝父醒予世務農業粗通經史因爲仇家所誣僞居濰縣之東門街設一小雜貨肆借謀生計時英如年已十九矣明眸皓齒丰致天然而一種剛烈之氣令人望而生畏誠所謂艷如桃李而冷若冰雪者也。

一日肆中忽來一少年揖醒予而言曰丈如許溫文何操此賤務豈有逼而然耶醒予因女在肆而來客忽作無

謂之周旋。疑其有心輕薄。不禁怒詰之曰。與君素昧生平。何勞下問。君休矣。毋以不入耳之言來。溷乃公也。少年笑曰。丈非曩居黃村姓黃而號醒予者耶。醒予曰。然。君問何為。少年曰。有令甥陳景威。書銀寄贈。因未識荆。故先以言相探耳。醒予亦謝曰。唐突忽怪。隨令英如烹茗款客。少年將書給閱。並銀五十兩呈上。醒予閱訖。始知來客為張文祥。與英如亦表兄妹也。遂喚女出見。英如見文祥。氣概不凡。暗忖。閱人多矣。未有英偉如此者。雖無愛慕私心。却有惺惺惜惺惺之意。醒予曰。日云暮矣。賢姪遠來不易。敝肆雖陋。尚有下榻之處。可否留此。暫滯塵襟。乎。文祥曰。既蒙長者許宿。敢不如命。

東門街市場家落地又荒涼。為強梁萃集之所。祇以居民貧困者多。故若輩亦漠視之。有積竊飛天鼠者。偶過肆前。突見文祥衣服麗都。又察知其黃白物。不覺暗暗垂涎。欲於當夜肆其穿窬之技。而醒予不知也。晚膳後。新月一鉤。疎星幾點。主賓談茗清談。各訴生平之志。英如侍坐交側。時時矚目文祥。流盼不已。直至夜漏三下。始各與辭歸寢。

文祥下榻客舍。與英如臥房。僅隔一天井。醒予則宿於肆中。鷄聲四唱。文祥尚未睡熟。忽聞天井中似有人跡走動。披衣潛起。向外注視。隱見女之臥室。雙扉半掩。燈光明滅。心疑此女莫非不貞。月上柳梢頭。人已約黃昏。後乎遂躡足至女房外竊聽。又無聲息。用舌尖舐破紙窗。向內偷瞧。果見一人由床後走出。偃腰而行。行至床欄邊。側耳俯聽。似探床中人隱聲也。未及摸索衣袋。取鑰在手。意欲向櫃櫥啓鎖。文祥至此始悟。非有約之情人。乃妙手

之偷兒。遂大呼破扉而入。曰鼠賊安敢如此。

醒予已入睡鄉。忽聞後宅大呼有賊。倉皇奔入。已見文祥由女房躍出。挾一賊人。摔之於地。醒予就燈光下視之。不識伊誰。文祥曰。此賊匿伏表妹床後。意欲竊去景威所贈之銀。幸為姪所獲。俟天曉。捉將官裏去。以重懲之。賊伏地請曰。小人亦良家子。祇為貪官汚吏所逼。不得已而為此。然小人知罪矣。倘蒙赦宥。如有用。小人處將來願効死力。文祥曰。視汝面目。亦頗不惡。汝何名。有何技能乎。賊曰。小人名金萬雄。綽號飛天鼠。十餘丈高垣。若躍身而上。絕跡飛行。如履平地。文祥曰。汝既具此好身手。亦奇男子也。願以功名為重。言訖。轉入己室。贈與紋銀四十兩。令圖他業。萬雄感激涕零。誌文祥之姓名叩首而去。

醒予見文祥如此慷慨。心甚喜。其為人。惟結識萬雄。稍嫌鶻突耳。忽憶女兒英如。未知曾受驚否。跨步入房。揭起紗帳視之。見英如擁衾僵坐。面容慘淡。急撫其背問之曰。吾兒受驚否。果無恙耶。英如忽失聲嘆曰。兒聞女子以守身為貴。今表兄進房捕賊。不知兒未披襟。致褻體。遂為窺見。雖曰倉猝之中。驟不及防。然後有何顏相對耶。醒予聞言。沈思半晌。乃慰之曰。汝言良是。予察文祥舉止豪爽。其人必重義氣。以汝歸之。終身得所託矣。況當日昭王之妹楚辛。為鍾建所負。遂誓不他適。此例正可相援。吾兒勿懷他念。阿父當為兒玉成之也。

翌早。文祥起身。不見英如出外。祇有醒予一人在肆。應接生意。即烹茶炊飯。亦喚一鄰嫗執役。心疑昨夜莫非受驚。臥病不起耶。至午後店事稍閒。醒予邀至茶樓老話。文祥已猜有謬。分私心竊喜。方欲以言挑之。果見醒予掀

豈長嘆曰。老夫已矣。賢姪如此。英雄將來。必有爲。今有片言。未知見納否。文祥曰。有何見諱。敢不如命。醒予曰。賢姪授室。否。文祥曰。尙未。醒予喜曰。如此。則小女有所託矣。乃將昨夕進房浦賊。英如誓不他適之意。宛轉訴明。且曰。小女素性剛介。許多富家貴閨倩媒求婚。皆不許可。而獨器重賢姪。似亦宿緣。況楚辛歸。鍾建往例。可援賢姪。其許我乎。文祥曰。以姪不才。得爲東床坦腹。幸何如之。但客中無以爲聘。奈何。醒予曰。旣承金諾。何用聘禮。惟媒妁不可無。當召景威甥執此斧何耳。

景威旣至。擇日遂成嘉禮。時洪秀全楊秀清倡義金田。據荆襄。破武昌。定都金陵。建國號曰太平天國。英如見時事日非。乃勸文祥曰。大丈夫須乘時立業。陳勝吳廣一耕傭耳。且能號召天下。割據稱雄。况君素以英雄自命。豈鬱鬱久居此耶。文祥嘆曰。予欲請纓久矣。惟投清投洪。此志未決。英如曰。盍與景威謀之。文祥曰。善。遂備旨酒一甕。嘉肴數色。立邀景威至。密議其事。景威曰。予觀清廷君臣泄沓上下。相讓恐氣。數已將盡。今侍王李侍賢攻破杭州。前已有書相召。因母喪不果。行弟欲出山。易其往投侍王。當不難。獨建旗鼓也。

李侍賢本與陳景威有舊。一見其至。大喜。立授檢點之職。而使文祥副之。令二人督兵一萬。往攻處州府。處州知府馬新貽。籍亦山左。登以守禦。相持半月。餘。援兵不至。府城遂陷。新貽帶印匿入民房。爲文祥部卒搜獲。遂匍匐乞降。文祥曰。聆汝音。亦我同鄉。果真心效順。願結爲生死交。新貽見文祥。充爽。知其可欺。遂亦僞作激昂之狀曰。大丈夫旣遇知己。豈不願披肝瀝膽。共圖事業。惟恐吾兄不見信耳。文祥折箭爲誓。立釋其縛。款之後營。時英如

亦在軍中助夫殺敵。文祥喚出相見。令新貽以嫂呼之。景威適至。文祥曰：「兄來大好。弟又得一英雄之友矣。」景威亦喜。三人遂締金蘭之誼焉。

文祥退入後帳。英如迎謂曰：「君觀馬叔何如人也？」文祥曰：「亦余輩同調也。」英如曰：「不然。妾觀馬叔氣驕而色詭。當妾出見時。流眸四顧。其心術必不良。善君與久處。恐受其欺。宜慎防之。」文祥曰：「汝真婦人之見矣。豈有良友如新貽而猶疑其有異志乎？」英如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君勿謂婦人之言不可聽也。」正議論間。景威忽至。袖出一檄。文曰：「頃由金陵傳來。天王有令。自天豫（爵名次王一等）以下。不准攜帶婦女隨軍。各屬投降男女。男歸男館。女歸女館。違令者殺毋赦。弟婦今在軍中。深爲不便。吾弟宜別籌寄頓。」文祥曰：「岳父已亡。處州距家鄉又遠。無處寄託。奈何？」景威沈思半晌。忽曰：「無憂矣。可急召馬弟來。」

新貽眷屬本在處州府署。得此消息。不待傳知。急令其妻張氏自乘小轎。而以簇新之藍呢大轎。來接英如。并於署內讓出上房。一切陳設。布置整潔。使一老嫗名范家媽者。隨往迎接。文祥見其如此周妥。不但無疑。且真視爲骨肉之親。向前執其手曰：「古人託妻寄子。何等高義。不意吾弟爲我分內顧之憂。此後徵調何方。毫無把握。今汝嫂得與弟婦同居。愚兄亦從此一意功名矣。復顧景威曰：「余三人患難富貴。將來共之。誰渝此盟。神人共殛。言訖。即催英如登輿。英如總疑新貽非善士。怏怏不已。與文祥灑淚而別。」

時清帝命廣西提督向榮爲欽差大臣。率張國樑等圍攻金陵甚急。洪天王檄調李侍賢回援。而以堵王文金

督師攻浙。文金別號黃老虎。馭下極嚴。性情狠傲。往往以小故鞭撻將弁。陳張鎮守處州一帶。請兵請餉。多不撥給。景威憤然曰。我等衝鋒陷陣。豈能枵腹從事。士爲知己者死。侍王既去。予輩失所恃矣。文祥曰。兄且暫耐。再煩馬弟一行。往堵王處請餉。如不應命。再作別計。何如。正計議間。忽接金華警信。言杭州省城爲清師左宗棠攻克。衢嚴二府戒嚴。處州震動。堵王傳檄陳景威。令其督同張文祥。用心守禦。倘城池有失。決以軍法治罪。景威見檄大怒曰。兵餉不給。督責轉嚴。何以服三軍之心。耶。文祥亦憤然曰。丈夫屬世。何地不可建功。豈甘鬱鬱久居人下。於是邀新貽入後帳。共商倒戈之策。景威曰。以大勢觀之。處州雖暫無虞。然黃文金之家屬財寶。全在湖州。彼必以全力保護。故於我等守土。但知責備。不知助兵助餉。一旦譁潰。城池不守。我輩尙有死所乎。文祥曰。何不潛往金陵。仍投侍王。景威搖手曰。談何容易。清總督左宗棠於衢嚴一帶層層扼守。豈能飛渡。新貽曰。即可偷渡。侍王亦必責我擅離職守。文祥怒曰。如汝二人言。直坐鸞處州耳。新貽笑曰。兄請勿憂。弟有一策。不但反敗爲功。且於我三人功名。大有希望。

新貽言至此。即起身周巡室外。見無一人在側。乃密密獻議曰。聞左帥前鋒王開銘。此人與弟有舊。弟擬夜往王營。陳說處州可取狀。彼必令弟督兵來攻。二兄僞敗。讓出城池。則弟得軍功。可冀重用。弟彼時再召二兄。共圖富貴。是一舉而三善備焉。二兄以爲然否。文祥鼓掌曰。此策甚是。景威曰。妙則妙矣。但恐弟大權在握時。忘却我二人。奈何。新貽曰。弟承二兄保全。豈敢有二心。倘渝是言。將來死於毒刃之下。

三人議定。當夜潛送新貽出營。徑投王開銘軍中。私將來意訴明。開銘大喜。飛稟左督。立撥馬步十營。歸新貽節制。責令克復處州等府。新貽自此得手。不數年。居然位至浙江巡撫。時英如亦隨其妻住於署內。屢懇新貽往召其夫。新貽口雖答應。並無片紙與陳張二人通消息也。

文祥與景威自處州詐散。讓功新貽。一時無可投奔。遂私回山東原籍。探視家屬。誰知親朋星散。戚友凋零。景威之妻投井而死。文祥之弟被擄未歸。二人互相嘆息。景威曰。幸弟婦隨同新貽在南。諒可無害。惟聞道路傳言。新任浙江巡撫亦馬姓。未知可是馬弟否。文祥曰。但願天如人意。使馬弟早任封疆。則弟固可夫妻完聚。即兄亦不難再整門庭矣。景威曰。弟休作滿語。愚兄甚疑之。計自處州別後。忽忽已越四年。從前軍書旁午。音問不通。猶可爲馬弟原也。今則金陵已克。天下漸次肅清。仍無寸緘寄我何耶。況弟婦在彼。亦雁杳魚沈。尤出情理之外。文祥曰。兄且勿疑。予料馬弟必不變心。俟到浙江。自能得其確耗。

二人甫到蘇州。即聞新任浙撫果屬馬新貽。不禁暗喜。趕到拱宸門時。已見官廳前紛紛車馬。由藩臬至府縣。莫不衣冠濟楚。伺候迎接。二人亦不暇計較。急在紙舖內買一紅柬。聯名上書陳景威張文祥。置於袖內。見官廳前站一差官模樣。聽其口音。亦似山東。遂向之一揖。請其代達。差官以同鄉故。並不稽延。立引二人入見。詎意新貽見着紅柬。轉申斥差官曰。汝好糊塗。今日我纔赴任。豈能遂見私親。可傳諭二人。姑候相召可也。

差官出外。將言回復二人。氣得文祥烈燄中燒。憤不可遏。幾欲直闖進去。景威極力勸慰。姑覓一客廝。卸下行裝。

民權素第 三 集

再作別計。文祥曰：兄疑此賊變心，弟猶不信。今觀其如此發付，猶望其處富貴。耶嚙子妻在彼，尚不知作何景況。倘此賊不願偷理，強逼子妻，彼曾言死毒刃之下，余即當磨厲以須，食其肉而寢其皮也。景威忙掩其口曰：弟痴發矣。此何時、此何地、耶倘弟言漏入彼耳，不但立時禍作，即愚兄亦因之牽累矣。二人正鬪鬧間，忽見寓主人搶步而入曰：爺誰、陳景威巡撫大人有命，晚二鼓後請入撫署相見。

景威晚膳後，端整衣履將行文祥曰：召兄而不召弟，彼必有愧對處。弟誓與兄偕往。景威曰：或有別故，弟姑待之。俟我返自當一一相告。既至撫署，到號房告知，即見前差官向之招手曰：爺隨俺入內。大人在花廳傳見。曲曲折折行過幾多廊房亭榭，始到花廳。新貽常服便帽，容色與前迥不相同。景威一見，屈膝請安。新貽一手扯定，邀之入坐曰：一別五年，兄與文祥皆安否？景威曰：託大人福蔭，身體尚好。新貽笑曰：余與汝兄弟也，甚麼大人不准如此稱呼。前在官廳，非不相見，實以耳目太多之故。今夕請兄而不請文祥者，以彼性情過烈，恐一言不合，即生是非。況其妻在處州，即自行走出，未知文祥兄曾遇之否？景威駭曰：一向在大人處，何以令其走出？新貽冷笑曰：軍事倥傯，豈爲一婦人留心本擬保薦二位以踐前言，無奈尊名已登叛冊，弟費多少心思，始能彌縫。無事，令我甫到任，清苦異常，願各贈銀百兩以謀生計。此後公門中宜少出入也。景威聽到此處丹田一股憤氣，再按捺不住，將其贈銀拋散滿地，大聲喝曰：汝好汝好，好遂大踏步而走，不意方到儀門，迎面忽來數卒，不問情由，一索縛定，口內呼曰：賊已捕獲矣。汝等速送往仁和縣傳大人命，令其嚴辦。

文祥在厲候景威。直至天明不返。心疑新貽故人情重。或留與寢食。將復來召。已均未可知。方自悔昨晚出言不遜。未免愧對新貽。乃候至日。又西斜。仍不見景威蹤影。心內愈加惶急。因囑託廝主陳景威若歸。請其勿外出。我片時即行旋廨也。遂忽忽往撫署探詢。一無音耗。忽遇在官廳之差官。向其問信。差官扯入一僻巷。附耳告之曰。汝不見陳景威乎。昨夕由俺帶進。不知其如何得罪大人。已捕送仁和縣。照賊人治罪矣。我因與汝同鄉。故密密相告。文祥聞言。渾身抖戰。一時淚出痛腸。幾欲失聲大哭。差官急掩其口曰。俺好意告知汝。若如此必牽禍於俺。文祥拭淚謝曰。情急勿怪。但我有一腔冤憤。無門可訴。恩君如肯援手。請帶入仁和縣監獄。令我見景威一面。死亦甘心。差官諗曰。觀汝二人如此義重。莫非大人有不是處。可能將當日情事。使俺知道麼。文祥曰。正欲上陳。恐恩君懼有牽累。不敢瀆述耳。差官發然曰。汝以俺爲何如人也。既爲男子。豈無血性來來。

轉出曲巷。恰有一小酒樓。差官將文祥引入。幸無酒客。二人聯肩坐下。文祥遂將從前之事。一一傾吐。差官聽訖。不覺拍案大怒曰。天下竟有此負心人乎。俺亦不願幹此差事。願助汝一臂。可先往縣監探望。陳君詢其昨夕進見。究因何事。問罪再議後策。

差官導文祥直入縣監。獄卒見是撫署內員弁。那敢怠慢。忙邀入獄神堂奉茶。差官曰。不必。昨日大人送來陳犯一名。未知你家官兒可會照辦否。獄卒曰。昨晚堂訊。本官百般嚴訊。奈該犯狡展異常。未得實供。差官曰。現監何處。獄卒曰。在內竊。差官曰。俺奉大人密諭。須面詰該犯。此位亦大人所遣者。(指文祥)汝可速引入內。禁止他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人勿得擅入以防走漏消息。

獄卒將二人引入內竊。自行退出。文祥搶上一步。見景威蓬髮垢面。雙眸緊閉。僵臥於匣床之上。胸撐阻棍。足曳鐵鍊。一領破蓆。血水淋漓。不覺肝腸崩裂。撲向前抱之而泣曰。景哥醒來。劣弟在此。景威徐啓雙眸。見是文祥。淚如泉湧。欲將身兒掙起。奈筋骨已被刑傷。不能展動。文祥按之曰。狠心賊。下如此毒手耶。吾兄但有言語分付。劣弟誓不與此賊俱生也。景威流淚曰。此位何人。文祥曰。兄奈何不識耶。此即官廳前所見之差官也。若非其仗義帶入。弟安得至此。景威於蓆上泥首曰。願求恩人大名。差官曰。俺姓雷。名得勝。今晤文祥。始知馬大人衣冠中禽獸二兄。如有用俺之處。願披刀相助。除此不義之賊。景威嘆曰。恩人如此高義。愧死馬賊。又囑文祥曰。愚兄。臆筋已被夾斷。即出獄亦成廢人。惟汝妻已爲馬賊所佔。不但死我。且欲死汝。大丈夫處世。恩仇不可不分。明賢弟。嗣後不必來。此來則無益於我。有害於弟。能復仇耶。可對汝妻矣。言盡於此。可速去。文祥哭曰。兄爲弟而得禍。弟寧與兄共死。不忍去也。景威怒曰。共死何益。且累恩人。獲證汝心安乎。雷得勝曰。張兄自以復仇爲要。休作兒女子態。至陳兄傷勢。俺自有法療之。言訖。強扯文祥出監。令將淚痕拭盡。毋爲獄卒窺破。文祥哭拜於床前曰。劣弟去矣。不飲馬賊之血。九泉下無面目見兄也。景威含淚點首。三人遂倉皇而別。

出獄後。雷得勝伴怒獄卒曰。俺大人傳諭。但令你家官兒細心研訊。爲何將他非刑責打。倘因傷斃命。教俺如何。回話嚇得獄卒面如土色。忙辨曰。此不關小人之過。得勝復曰。汝可速覓金瘡藥。將他醫治。每日飲食。須好好調。

理。俺在。大人前。遂不提此事。獄卒連聲答應。得勝。伴史文祥曰。望爺在。大人前。遮掩。一。二。否則。此卒無死所矣。文祥亦伴允之。既出外。密賺一利七首。煮以烏頭。變易姓名。從此以復仇爲念矣。

新貽自將景感下獄。情知文祥在外。必是禍根。暗付當機不。斷反受其禍。乃將范家媽喚至。密謂之曰。予有心腹事託汝。汝若能爲子辦到不獨汝一身吃着不盡。即汝子范廷武亦當保舉他陞官發財。汝願之乎。范家媽曰。老婢蒙大人恩養。正慮報效無門。如有差遣。雖蹈湯赴火亦不敢辭。新貽喜甚。因將愛戀英如之意。密密告知。且囑之曰。此女性情甚烈。祇可智取不可力求。范家媽曰。老婢領會得。大人毋庸過慮。

英如日偵文祥消息。終覺下斷金錢。信沈青鳥。欲於侍婢中探詢。爭奈派來服役者。一爲年邁之婢。一爲年稚之雛。婢無可與語。悶坐空房。終日淚痕洗面。忽簾鉤微動。趨進一人。則范家媽也。見其笑容可掬。手桃花一枝。向之低語曰。如此春光。奈何辜負。耶。後花園中。錦天繡地。大人獨在留春亭。賞千葉桃。密令老嫗來請娘子。前往一游。不可拂其雅意也。英如曰。多謝姥。姥爲我傳語大人。一日不見丈夫之面。一日不出此房。他賞他的春光。干僕底事。范家媽婉勸之曰。娘子差矣。無論大人來意。不可拂逆。即欲探令夫消息。亦必得其歡心。方可有濟。若困守房中。恐大人貴步。未必肯踐此地也。英如冷笑曰。汝大人真貴人耶。問其何以致貴。語至此。忽見新貽從房外走入。厲聲謂之曰。問我何以致貴。因汝丈夫致貴。尙有何說。范家媽急推新貽之背向外走。曰。大人請回貴步。娘子一時失言。何必挂懷。待老婢緩緩勸解。自可回心轉意。英如見此情形。想必不懷好意。然鳥困籠中。魚釜底。底亦

徒喚奈何而已。斜月照窗，青燈枯坐。回想丈夫一別五年，豈不知我在撫署爲馬賊所困，又豈不知我之烈性，決無失節之理。何以音信杳然，竟不能通一絲聲氣。噫！莫非已死於軍中，再不然，即爲馬賊所害。百轉柔腸，幾欲寸裂矣。忽覺窗外人影一闪，寂然不見。急喚嬭，嬭不應。又喚小婢，婢亦不應。知有異，吹熄銀燈，覓取利剪一柄，匿之袖間，以覘其變。須臾，窗紙颯颯作聲，似拋無數泥沙，又覺有聲啾啾，其聲如泣如訴，不禁毛髮直立。暗思：我命將盡，此必鬼魂來作祟耳。又或吾夫遇害，英靈來告我耳。正恍惚間，窗戶驟啓，躡進一鬼，長髮披面，渾身黑衣，向臥床直撲過來。英如頓悟，急取利剪向鬼之左脅戳去。鬼側身一闪，英如逼進一步，方欲奮力亂刺，忽窗外又逼進一鬼，將英如當頭一擊。英如仆地，前鬼復由窗躡出，渺無形跡。

紅日穿窗，英如始悠悠醒來。回憶昨宵與鬼相搏，擊刺有聲，決非鬼物。噫！以堂堂封疆而作此狡獪技倆，可笑可鄙。方倚枕沈思，已見范家媽走入房內，手持參湯一盞，向英如笑語曰：「昨日大人偶因酒醉，觸犯娘子，今遣老婢特來謝罪。此參湯係大人手造者，尚乞飲盡，毋辜來意。」言次，將湯奉上。英如不語，舒胸接過，湯盞乘其不備，劈面潑去。一盞熱騰騰參湯，澆得范家媽耳目口鼻淋漓，滴滴直流至胸腹下。不禁大怒，厲聲罵曰：「你只賤人，太不識羞。隨手掇起一根門撐打來。英如用臂一擋，頓成兩截。范媽憤極，一頭撞去。英如立足不穩，撞倒床邊，額角恰恰碰在參盞磁鋒，犀利頓將太陽穴劃破，鮮血淋漓。有如萬點胭脂，沾染衾枕。蓋立時氣閉，幾同離魂之倩女矣。范家媽慌得手足無措，急令娣媼去取八珍散，自己跨上床，沿扶掖。英如靡掛傷痕，不意娣媼誤會，不取八珍散。

轉將新貽請至。新貽一見英如傷重。玉容慘淡。血色毫無。疑其已死。遂將一派怨恨之心。移於范媽之身。用靴尖將其亂踢口中。大噀。倘張夫人因傷致命。定將你只老奴才活活處死。隨令人去取珍藥。傳到湯醫敷治。約曆炊許。英如慢啓秋芳魂。徐轉新貽始覺放心耳。

入夜。英如稍稍清醒。不語亦不食。范家媽哀之曰。望夫人垂恩。老婢稍進飲膳。將息貴體。毋令大人將老奴活活處死也。英如聞言。忽從床中坐起。正色語之曰。汝輩小人。可恕則恕。但汝之苦苦哀我者。欲我順從馬賊。汝即自命功臣。希圖賞賜耳。我萬一今日死去。則汝之性命亦化烏有。爲汝思之。殊不值得。況我心如鐵石。頭可斷。身可碎。節決不可移。實告汝。我之所以不死者。尙冀出此囚房。與丈夫一面耳。今馬賊既百般凌逼。不但此房不出。即此床亦不下矣。進飲膳何爲。

范家媽聆此一番正論。不覺肅然起敬。跪而謝曰。夫人真女中英雄也。老奴雖愚。鍾然於古之烈婦貞姬。聽人傳說。往往爲之流涕。今見夫人抗節。輕生。不畏強禦。真使老奴心折矣。夫人如有不了之願。請分付老奴。決不誤事。英如恐其有詐。默然不答。范家媽情急。自誓曰。夫人猶疑老奴乎。若口是心非。哄誘夫人。老奴僅有一子。廷武。便令其不逢好死。英如聽至此。泣然泣下曰。汝今爲我之恩人矣。我有密書一緘。可交付汝。子面給我。夫令其全身遠害。徐圖復仇之計。我在九原當佑助汝母子也。我本擬今夜即死。然恐馬賊遷怒於汝。祇得忍死。須臾。汝於明日將馬賊誘至我。當其面畢此餘生。與汝始終不相涉。言訖。令燈移近床頭。自將襪裏白衫扯下一塊。咬破指

尖以血當墨。歪歪斜斜。寫成數十字。用口脂封固。交付并屬。其貼肉藏好。然後長嘆一聲。秋波中珠淚。迸流化作桃花。萬點不知是淚。是血矣。

次日清晨。英如用黑絹一方。包紮額傷。却盤膝坐於床上。范家媽已將新貽請來。未敢遽進。先舉首向房內一探。見其烏雲不整。兩眼炯炯。有光。雖面容消瘦。而一種病西施模樣。令人又憐。又愛。不覺心神飛蕩。一側身坐於炕邊。英如俟其坐定。暗取利剪在手。伴笑謂之曰。馬大人。你既有心愛我。何不明告我。夫令其寫一退婚書。以免旁人議論。新貽不知是詐。只道他回心轉意。一時心花怒放。急立起身向之一揖。曰。下官爲夫人朝思暮想。煞費精神。祇畏夫人嚴正。不敢瀆請耳。英如笑曰。既如此。可將房內諸人遣出。妾尙有要語與大人相商。

新貽稍稍躊躇。卽麾手令衆人暫退。英如向之招手曰。請挪近一步。妾有心腹語附耳。新貽見其突改常度。亦慮有他變。姑將身軀湊近。英如含笑。挽其右袖。忽從襟底掣出利剪。劈胸刺來。新貽眼快。揮袖一灑。倒退數步。大聲狂呼曰。汝等速來。房內有賊。

英如見剪刺不中。急將床頭所列之漱盂。茶碗。兵兵。如流星趕月一般。直向新貽飛來。時值殘春初夏。新貽僅着單衣。渾身打得青腫。澆得透溼。惟抱着頭面。東西亂閃。房外衆人聞呼。有賊一擁齊進。及進房。又不見賊。在何處。祇見英如趕打他家大人。未免發殘。新貽急向床內指曰。只賤人便是賊。汝等還不下手。英如見事不濟。大呼衆奴。你得無禮。回過剪鋒。直向心口刺入。霎時間血濺。纔衾香魂。頓杳。嗚呼。慘矣。嗚呼。烈矣。

新貽見英如已死。驚魂稍定。方欲跨步床邊。自來檢視。突見英如雙目圓睜。怒氣勃勃。不覺駭得倒退。急奔出房。呼范家媽至前曰。只個人真可怕。我的聲名要緊。汝須辦得乾淨。勿使外人知道。范家媽曰。諸事皆易。惟尸棺宜埋何處。新貽曰。即埋入後花園留春亭畔。不可走漏風聲。重託汝重託汝。

范家媽奔進房來。見英如橫臥床欄。剪失埋入胸口。裏衣密密層層。縫得甚緊。坐在床邊。暗暗哭泣。一面因將剪刀輕輕拔出。餘血一噴。面色頓改。惟雙目仍不瞑耳。遂跪下低聲祝曰。夫人英靈不遠。分付遞書之事。務令小兒辦到。祝訖。將其雙目揉搓。果然即合。而面容轉紅潤如生。徧體異香。毫無血腥氣味。

新貽身被傷腫。恐人窺破。躲入上房調治。數日不敢見客。又慮文祥知此消息。必不干休。心中暗暗籌畫。忽想署內員役與文祥同鄉者。惟雷得勝。幸我平時待他不薄。此事可令他了之。隨喚外役傳進。得勝見面請安畢。垂手侍立。新貽含笑令其入坐。得勝曰。沐恩（卑稱也）蒙大人栽培。何敢抗坐。新貽曰。我看汝甚有出息。月內海塘工竣。我保舉個守備。與汝飭藩司與汝個優缺。何如。得勝曰。此是大人恩典。沐恩何以報答。新貽搖手曰。休要客氣。我今有件事兒。汝能辦到。雖頂兒紅。也不難。得勝曰。敢問大人何事。新貽密語之曰。張文祥汝識之乎。得勝曰。與沐恩同鄉。新貽曰。好極。此人是紅巾餘孽。我頗待之有恩。誰知其結連捻匪。又將背叛朝廷。今屬汝將他誘至。或即暗中爲我除去。則賀官發財。當爲汝預賀矣。得勝唯唯而去。方欲至廝尋訪文祥。忽背後有人呼曰。雷兄。暫停貴步。有要語奉。囑得勝回首視之。認得是范廷武。忙回步問曰。有何見諭。廷武曰。途中不便告語。請至寒舍。自當

奉告得勝無奈。只得偕至范宅。廷武延入後堂。笑問之曰。兄日前帶領何人入仁和縣監探孽陳景威乎。得勝失色。支吾半晌。始答曰。去是去過一次。然并未有何人偕往。廷武大笑曰。兄尚瞞我耶。獄卒已告我矣。且日前酒樓一席談。與何人議何事。弟皆竊聽分明。得勝見他和盤託出。知不能再諱。因告之曰。事誠有之。然兄奈我何。廷武曰。兄且休疑。請看一物。卽於貼身取出。英如密書。得勝見書面字跡如硃。點疑是堂標硃簽。不覺大驚。雖欲脫身。亦不得矣。

廷武將書遞過。得勝定睛細看。始悉非硃簽。乃一封血書也。驚問曰。此是何人所寄。令人見而酸鼻。廷武嘆曰。尙有何人。乃文祥兄夫人之絕命詞也。得勝大駭曰。兄從何處得來。

時范家媽隱於房內。見問至此。乃出房相見。將新貽如何誘奸英。如何拒奸。此血書係抗節前一夕付於老身。令小兒面交其夫者。今得雷老爺同心仗義。張夫人爲不死矣。但此書一日不達。文祥張夫人之目。一日不瞑。即老身之心。亦一日不安。雷老爺其與小兒面見文祥親手交閱。則老身當爲死者九叩首以謝得勝。起立曰。老伯母一女流。且如此肝膽。況姪輩忝爲男子乎。但請放心。此書必不落他人之手。言訖卽偕廷武尋訪文祥。

杭州西泠橋畔關帝廟。素稱靈感。杭人之求籤祈神者。善男信女絡繹不絕。文祥自出縣監。滿腔怨憤。呼籲無門。路過西泠。見廟內外人山人海。不覺捱身走入。瞻仰聖容。默默通誠。禱祝畢。道士遞過籤筒。雙手捧定。輕搖三次。筒內躍出一籤。道士在旁拾起。上書三十三籤。忙將籤簿揭開。其詞曰。

前。三。與。後。三。三。尸。寒。難。致。馬。草。遺。記。取。月。明。逢。二。九。妖。星。此。夕。隕。江。南。

文祥閱詞。暗暗驚異。何以靈感如此。道着心事。但月明二九星殞江南。又作何解。莫非馬賊不應死於浙江。屢轉猜詳。頗覺玄奧。只好默記在心。留爲後驗。返廨後。屬託廨主。如有雷姓者過訪。即時延見。餘人即告以張某另選。不必入告。隨入臥房。將所購之匕首取出。試其鋒芒。甚覺犀利。滿心歡喜。又取籤詞默念誦。忽廨主領二人入內。前者爲雷得勝。後行者不知伊誰。突然一驚。急將匕首藏好。伴臥床衾。作呻吟之聲。

得勝邀廷武進房。知文祥詐病。暗推其起身曰。兄。勿致疑。此位范君廷武。亦爲兄事仗義而來。可速起。謝文祥始覺安心。先向廷武道歉。然後私問得勝曰。此君究屬何人。得勝曰。尊夫人抗節死矣。若非范君之母暗中維持。恐已爲賊馬所逼。即使苦志完貞。亦無由知其百折不撓之氣節。乃天鑒尊夫人之義烈。竟使馬賊神智顛倒。既無疑范君之母復不疑我有他。豈非預奪其魄乎。

文祥聞其妻抗節而死。撫膺大慟。曰。哀哉。吾妻烈哉。吾妻九泉下。何以對吾妻也。得勝勸之曰。尊夫人完貞而不辱。勝於失節而求生矣。兄但當慰其志。何必作楚囚之泣耶。廷武將其臨命情形詳述一遍。乃鄭重取出血書遞給文祥。曰。此尊夫人絕命詞。託家母轉致於兄。者今書已達到家母。畢其責矣。文祥收淚。謝而又謝。接過血書。手戰不已。見是白紗一幅。尙含麝蘭香氣。知是襯衫所扯下者。字跡歪斜。血蹟模糊。陡覺肝腸寸裂。乃忍痛讀其詞曰。

夫子。應。妾。自。處。州。別。後。內。外。信。息。隔。絕。不。通。馬。賊。用。敢。困。手。段。始。以。甘。言。誘。我。繼。以。威。方。脅。我。計。不。得。逞。竟。敢。裝。神。弄。鬼。欲。遂。其。淫。兇。之。願。幸。妾。窺。破。得。完。清。白。妾。今。死。矣。夫。子。即。欲。復。仇。亦。宜。善。自。爲。謀。然。後。徐。圖。此。賊。魂。魄。有。知。常。隨。左。右。飲。食。起。居。伏。維。珍。重。英。如。囑。指。書。

(未完)

小說 滿腹干戈 (續第二集)

箸 超

而且他配的一分親眷也非常奇怪。你想一個當庫書的心理。有什麼講究。若是他沒有家財。沒有威勢。那裏敢向這宗大戶名門。前來說親。照例去自然是家有十萬豪霸一方了。這位庫書姓焦。名仁槐。從他的祖上。手裏一直吃這碗牢飯。凡人家五輩田產。有些糾葛不清的。他一定要把持起來。查冊費若干。過戶費若干。不是五十。便是一百。你想會稽地方。也不是一個小縣分。一年之間。田地出入。自然不少。因此上他就大大的爭起一分家私來。俗語說的好。水漲船高。他既然有了家私。便有一般地方的紳士。竭力推舉他。所以地方上的公事。都漸漸歸他掌管。你想做官的人。那一個不是靠着錢財做生意。譬如一個縣官。到了上任的時候。先要打聽那縣上有幾個有勢力的紳士。有幾個有錢財的庫書。統統結交起來。才好狼狽爲奸。弄得銀錢到手。這焦仁槐不必說。真是劣紳。蠶書兩美具。二難并的。不但是縣裏紳士。個個恭維他。便是到衙的縣官。也個個要與他客氣才好呢。只是一件他雖然有了家私。當了紳士。總犯着個挑唆人家多事的毛病。再不肯存一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的念頭。一來是他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趁着一世的威風。樂得嚇嚇鄉鄰。誇誇手勢。二來是他沒有事幹。便沒

有進帳。自然要人家放火才好打起。却來因爲這個上頭就有一般人從他的名字着想替他起一個音同字不同的渾號叫做教人壞這教人壞三字本來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但是講到此處在下却有一個絕大的疑竇照得楊家門戶看來那裏配得上這門親眷而且水心生性又是非常高潔的這就是配親習慣上的不是大約梁夫人的主意總以有錢有勢爲最相宜若是水心身上從不與人交際也不知道焦仁槐是怎麼一個人那有工夫查究那的歷史只憑媒人到來哄天哄地說得天花下墜不是說焦老爺怎麼紅紳士便是說焦老爺這樣大富翁不是說焦小姐明詩達禮便是說焦小姐才德兼全把個梁夫人騙得不亦樂乎情願應允這番親事其實焦仁槐當初却有心高攀楊氏的妝奩非常豐厚往來也非常卑謙至於供給女婿可以不必說得到了後來看得水心的家政鬧得一團糟他就騰出一付老手段來竄掇女婿打官司奪家私把一個整整齊齊的楊家弄得一敗塗地這都是後來的事此時暫且不表講到第四個兒子名叫炳燾是一個某科的拔貢惜乎壽命短促只有二十一歲就一命嗚呼了他娶的是同邑金孝廉之女却是有才有德的不過青年守寡那裏好替丈夫出頭就是要孝敬公婆也只能從自己良心上生發罷了第五個名炳熊從小也讀過書不過沒有科名就是這位少爺的皮氣又是不同若說他不正他並不去賭又不去嫖看得銀錢二字實在非常鄭重的若說他不邪他却孝順父母不友愛兄弟看待家裏人除自己的妻子外當作陌路人一般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他生平最用心的是一副經濟學一錢不肯使兩錢不肯用只要苦熬苦省把他的錢囊一天一天的滿起來依理而論

這種兒子生在富家之中。實在是個保家之子。旁人應該替他道聲難得。不過有一個毛病。不好他一世為人。只認得銀錢不認得別的。無論父母兄弟總要該他進帳。他才認得父母。認得兄弟。若是沒該他進帳。他對着父母就開口老賊。閉口老賊。對着兄弟就開口雜種。閉口雜種。豎着眉兒。邪着眼兒。青着臉兒。嚷個不了。算來世上的人。只有妻子的面孔最大。不過有時還平平過去。不論金錢。但是爲着粧奩不豐也。嘗嘗提起偏巧。他娶的是一個西門內包翰林之女。只有門第沒有銀錢的。雖然這位小姐知書識禮。狠想勸丈夫盡孝盡友。無奈他的生性。如是除非五殿閻羅王。能够把他的心腸改變過來。單靠着苦口良言。再沒有一毫的影響了。第六個兒子名叫炳勤。又是一副皮氣。也不愛着錢財。也不愛着游蕩。一天到晚。只是在家裏。同丫頭媽子打混。不知鬧上多少人。他的心上最崇拜的。是一個紅樓夢的賈二爺。極意摹仿。弄得半癡半癲。不是這邊親熱姊妹。就在那邊招呼妹妹。你想水心在家本來放棄內務的那梁夫人。只要兒子正天不出門才好。那裏還去說他壞。偏巧娶的妻房。只知道以順爲正的。無論丈夫鬧媽子。鬧丫頭。再沒有半點醋意兒。因此這位勤六爺。到享着半世的淫福。那第七個叫炳烈。本來不辨菽麥的。幸而他生性還靜。終日在家過活。因此帶些獸氣。還不覺着什麼。而且他的妻房。雖然平常人家出身。倒很識些大體。不過有幾個妻舅。却是不安本分的。所以到了分家時候。也都七手八脚的混鬧起來。總之結親上頭。很有幾個講究。若是有智識的人。自然能够破除貧富貴賤的界限。至於無智識的。他的心地上異常醜。爲什麼要高扳親眷。本來有一定的注射。怪不得婦人之見。聲聲口口較量家世。要那知

不肖的人一高扳了親眷果然要弄出許多花樣來。這不是淘氣的事麼。炳烈配親的時候。因為他是個獸子也只好將就一點。所以娶的是一個南門外王秀才之女。家產雖然不豐。門第却是清高的。不過這位秀才皮氣與水心差不多。講到家教上也是放蕩無收的。所以這幾位郎公都沒有正當的營業。名頭上雖然叫做讀書人其實不過趕幾場小考了罷了。如今既與楊氏結了親。他便起一靠親的心思。要想得着好處。看得楊氏兄弟占實在便宜的也有名頭上強橫的也有。祇有他的妹丈占不到實在的便宜。辦不到名頭上的強橫。他們心中就有點不服。起來逼着妹丈。妹子要怎麼的控大伯。怎麼的控小叔。野派鬧出一番事體來。這幾位舅子却是後來一齣拆家戲上的重要配角。與炎三爺的岳丈算得遙遙相對呢。那第七個名炳照娶的是梁夫人內侄女兒。年紀都還不大。也沒有什麼好歹可說。到得分家之時。又有他梁家照顧。連一點驚慌都沒有吃着。如今楊氏的香火還虧他一房承續呢。在下面是楊氏的同鄉。究竟他的哥兒那個長。那個大。那個短。那個小。並沒有親眼看見。不過耳邊聽得。却也不少。他楊家雖然有了良莠不齊一夥兄弟。那裏就會拆家說來話長。在下如今又要道及水心夫婦的不是了。大凡養兒女的。有幾個通弊。第一種是偏愛。偏憎。這一個毛病。凡是為父母的。個個不脫體。無論那麼公心的。總有一點偏處。照理論來。兒子既然多了。自然有了好歹。既然有了好歹。自然有了愛憎。也不能怪着為父母的不好。但是依在下之見。善善惡惡。雖然一定之理。只須無形中分個上下。却不能顯而易見的。你想做兒子的。那一個不是父母身上肉。至於聰明不聰明。俊俏不俊俏。都是先天生成為父母的。何必在這個

頭上分些高低。況且愛憎一偏。教育上也有許多不宜處。譬之心愛的人。便血意要他好。少不得一時一刻。就成一個通達人。若是不心愛的。便心灰意懶。不願教訓。眼見他一無長進。墮入下流。裏去在下。不是說過。那梁夫人是偏於愛憎的。所以楊氏兄弟。良莠不齊。並不是做兒子的不是。實在是做父母的不是。這個却不好。替梁夫人隱瞞呢。第二種毛病。是不愛不憎。講到這個毛病。梁夫人是沒有的。祇有水心。厭着兒子。不耐煩。方才有這宗道理。其實家庭教育。上面本不能有憎有愛的。不但兒子多的人家。免得他們小兄弟。裏從小起。一個仇殺心思。就是兒子少的人家。也以公公平平。為是無如水心的心裏。並不是為着兒子多了。沒有愛憎。實在他的眼睛裏。沒有兒子看見。所以沒有愛憎一般。冒怨他的說他。矯枉過正。照在下。看來像他的人。兒除非沒有尾巴。兒才好。要是尾巴。兒就是張誠。張義生在他一個門兒。也未必見得盡孝盡悌呢。第三重是姑息。養奸。梁夫人却有大大的不是。人家說道楊氏的衰落。都是兄弟不和的緣故。這句話。兒未嘗不可說得。但是兄弟不和。都是後來的。事。究竟他們從小時候。沒有帶着仇寇。從娘肚裏出來的。列位請想想。那水心。既然把一切家事。交付梁夫人。梁夫人應該負完全責任。當初。烟炎出外。遊蕩。梁夫人並不禁阻。已竟錯了。到得鬧了。飢荒。就應該重重的訓斥。為什麼反替他了。結雖然兒女之債。應該由父母擔任。祇是一分家私。是八兄弟公有的。並不是老三獨有的。若是正當的。用度。或者為功名。或者為婚姻。還可以大衆開銷。支在公帳的。項下。如果為了吃着嫖賭的錢。兄弟家那裏。氣得他過自然。要你一句。我一句。議論起來。偏那梁夫人肚裏。也是單面的見頭。總以為兒子事情。只要由他。

作主誰敢道個不字。所以他兄弟們還是未分家以前，早已有了成見了。列位要曉得其中還有一個絕大的緣故，照得炳炎的行爲，梁夫人那裏看得上眼，背替他一千二千的去了飢荒，因爲這焦仁槐是狠有計較的，到了結親之後，他便辦些精緻的禮物，常來孝敬梁夫人，或者是中看的，或者是中吃的，或者是中用的，弄得梁夫人開心樂意，口口說道姓焦的親眷好。這本是中國婦人的通弊，總要人家來奉承我，來孝敬我，纔算是好。纔算是親，而且這位焦小姐也是手足靈便，侍奉週到，開口婆婆，閉口婆婆的，你想楊家進門的媳婦，那一個不是千金之體，也不會倒茶倒水，也不會弄茶弄飯，每日早上起來，極早要十一點鐘，到得梳洗之後，下得樓來，叫了一聲婆婆，請了一聲安，就上樓去，以後便沒有影跡，兒看兒總算沒有這個媳婦一樣，只有這第三個媳婦，也會起，早也會上廚，也不貪安逸，也不怕辛苦，至於精明幹練，有時比阿姑還強，這梁夫人的容貌，自然不消說得，了那曉得焦仁槐的肚裏比尖刀還要兇，很明曉得楊家的家政，操在梁夫人一人手裏，只要哄得這位老佛婆開心，那有一件不如意事，這宗生意在他的算盤上，早已算得的，的當當了，因此梁夫人雖然氣着炳炎，總究看了親家的面子，媳婦兒的情況，無論一千五百只好替他一批兩批的，理楚那焦仁槐就在這個上頭沾些餘潤，一年的進帳，倒也着實不少呢。如今撇開閒話，且把那楊家拆家的歷史，從頭至尾的講給列位聽聽，且說光緒二年八月，是水心六旬的生辰，那日賀客盈門，連會稽縣官亦親來拜壽，正在開筵宴客之時，忽聽大門外一片嚷聲，直穿內堂而來，聲勢洶洶，得很。水心不明白何事，嚇得連連叫苦，只聽來的一人大聲罵道：「不要臉的老雜

種。竟。替。兒。子。來。頰。債。我。們。這。個。錢。是。擲。衣。節。血。借。他。的。今。天。還。了。我。也。罷。如。果。不。還。我。們。就。控。去。劊。他。老。祖。宗。的。死。面。皮。七。口。八。嚼。鬧。個。不。了。當。時。就。是。焦。仁。槐。出。來。打。恭。作。揖。對。他。們。說。道。虧。你。們。銀。子。也。須。好。端。端。的。講。話。鬧。的。這。個。樣。兒。成。什。麼。體。面。如。今。我。懇。求。你。們。今。天。是。老。人。家。的。壽。日。你。們。好。好。兒。的。出。去。不。要。多。嘍。了。究。竟。該。你。們。多。少。錢。明。天。問。我。要。好。不。好。焦。仁。槐。如。此。說。法。又。有。多。數。親。友。勸。的。勸。說。的。說。那。來。人。認。得。是。焦。仁。槐。說。聲。明。日。請。教。才。三。言。兩。語。的。出。去。了。這。夥。人。出。去。之。後。焦。仁。槐。又。進。來。對。水。心。說。道。剛。纔。有。幾。個。乞。丐。兒。在。大。門。外。討。壽。酒。吃。不。想。一。言。兩。語。竟。與。鬧。人。混。鬧。起。來。現。在。已。捉。將。官。裏。去。了。水。心。冷。笑。一。聲。又。說。道。勞。勞。駕。駕。也。並。不。提。起。隻。字。原。來。炳。炎。在。外。面。的。飢。荒。水。心。並。不。知。道。的。今。日。聽。見。來。人。這。番。話。實。在。摸。頭。不。着。後。來。見。焦。仁。槐。如。此。說。法。他。就。一。齊。出。去。了。早。已。料。到。這。筆。欠。帳。一。定。是。炳。炎。撒。下。的。不。過。瞧。他。一。副。神。情。兒。聽。他。幾。句。口。氣。兒。好。像。這。種。饑。荒。已。不。是。一。次。兩。次。總。要。鬧。個。底。細。才。好。無。奈。貴。客。滿。堂。不。好。發。作。到。得。晚。來。又。是。神。昏。意。懶。只。好。等。待。明。天。再。說。了。

(未完)

詞 枝 竹 上 海

租界繁華不必論。電車軌上。半王孫。阿儂別有銷魂地。走到湖心夜已昏。

阿彌陀佛連聲念。料到除非。老人何苦這般自作孽。滬江生活四時春。

一覺醒來日已斜。紅條請客是誰家。年來人叫喪門鬼。莫玩清和錦繡花。

(作者箸超)

談

藝

周浩題

談叢題詞

筭超集工部句

悠。悠。經。十。年。寶。劍。欲。高。懸。誰。能。更。拘。束。揮。翰。
宿。春。天。天。寒。日。暮。山。谷。裏。酒。闌。却。憶。十。年。事。
凌。雲。健。筆。意。縱。橫。英。雄。有。時。亦。如。此。一。代。風。
流。盡。綺。麗。元。暉。擁。明。光。起。草。人。所。羨。先。生。有。
才。過。屈。宋。

自閬州領妻子

哭章大夫之晉

杜位宅守歲

春夜峽州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第一 九日 戲爲六絕句第一 今

夕行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 哭李常侍禪第一 十二月一日

第一 醉時歌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談叢目錄

蟲天閣撫談

攄懷齋贅譚

豁盒叢話 (續第二集)

鬼產

血影

山魃

美人首

獨脚鬼

古墓碑

茶能病人

詩能得妻

目錄

穀 南 明 南 南 醉 覺 南 明 南 穀
公 村 璞 村 公 民 公 病 病 病 公 民 村 璞 村 公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目 錄

第二集目錄上之風塵聞見錄係豁盒叢話之誤請閱者注意



談叢

蟲天閣撫談

毅 公

前清國運鼎盛。斷推乾隆嘉慶時代。而財物阜阜。亦無過乾隆嘉慶時代。其時兩淮鹽業。極熾而豐。有所謂八大總商者。即代表衆商之商人也。八大總商中。有一婦人。曰汪太太。蓋夫死繼其業。如貨殖列傳所誌之巴寡婦。清不足多怪。總商飲饌起居服御。豐腴逾王公。人人能詳言之。當時有議其奢靡者。以近今歐美大富豪用費擬之。恐所謂侈者在彼。不在此。余不復贅述。請述其秘史。

兩淮設鹽運司使一員。受轄於兩江總督。而握淮南淮北鹽務之機括。商人運鹽出江。向運署申報受驗。驗訖。循例納稅。其質運司奉行故事而已。故商人之視運司。本無足輕重也。某年運台某初下車。忌商人勢大。欲假官權牟私利。迫令商人於正供外。別籌報効。若干。先是商人交口議運台不洽。商情對於運司。已有惡感。至是總商皆持不可運台惡之欲中傷商人。以他事商人稍稍聞之。共議謀抵制。某總商者。申韓家也。首倡不納鹽課之議。七總商附和之。議遂定。斯時兩淮鹽課。居全國賦稅歲入之半。而商人財力。又足以左右天下。運台始雖主張抑商。至此無如商人何。又恐干吏部議。進退失據。識短情急。遂懸梁自經。死。噩耗達江寧。制軍某特親自馳赴揚州。查辦商人惶駭殊甚。集謀士庭議。謀士中有偵知制軍與金山住持僧某某友善者。又預計制軍必道經京。江乃募門下客設計。結納金山住持僧某某。使之懷挾。鎗金。晝夜兼程。發京口。抵山門。幸得住持僧某某接。誠求僧

談叢

一

援手僧領之無何制軍舟才抵京口岸喘息未定而金山住持僧某某一小船翩然破江心浪花而至選謁制軍乞登山小憩行旌制軍不得已許之遂與俱上讀畫看山眠琴賭奕清遊竟日幾將查辦事閱起會從者敦促進發制軍始與辭山僧留制軍不可山僧固留制軍曰余此行有緊要公事須一拂拭山僧詢何事制軍又曰前日兩淮運司被商人逼死余須往一查長老顧不知耶山僧佯驚曰公謂淮商偏死運台耶制軍曰然山僧又曰怪事怪事運台病死耳兩淮商人先五日早已過江作平原君十日游而運台之死乃在前日勿論時日不合且商人今尙留滯山中公不信老僧可一。招使來謁也制軍既見八大總商微窺之無忤容究之疑信參半尋謂僧曰既如長老所說姑遣一員去審視余明日即歸江甯矣制軍既回轅會揚州官吏先後牒院詳告運台猝病出缺情實而運台之子某亦具呈述乃父病死狀以聞事遂寢斯役也京口官吏不知山僧有迎送制軍留宿山堂事兩淮官紳不知商人與山僧有秘密交涉事以故一椿彌天大罪案中彌縫竟不遺一點破綻可謂巧矣後來官府文書中遂無有傳聞此事者

兩淮八大總商權力之雄偉。可以傲屣監司。既如前述。非如清季勢力脆薄之商人。事事仰官府。息所可同年。而語者。想見當日商權發達。國力純厚氣象。相傳總商中有某總商者。居父喪。飾終之典備至。而甄舉喪禮。亦浩。修無度。其尤僭者。莫如遮道搭蓋。白布天蓬。一節。清制。地方除舉辦國恤典禮外。民人出葬。不得沿途搭蓋白幔。示專制威權之不可僭也。某總商富而好禮。極力鋪張。先葬之七日。使人預於出葬必由之路。搭蓋喪篷布幔。天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地彌望皆白。沿途所經如旌表節孝各石碑坊之聖旨二字與文武廟下馬碑之奉旨等字以及各寺院石額上之敕建御賜等字皆被某總商家之喪遂白幔所遮揜無遺。是日傾城士女觀葬禮者無慮萬人或議其侈靡未。知其僭妄也。後經言官某劾參有膽敢將聖旨字御字敕字任意抹蔽褻朝廷欺妄無禮等語。以不道罪事下督撫會勘風聲所播人人皆為某總商危乃其最後定案不過嫁禍於一江都縣知縣某某科某令以失察罪僅僅請一級去（由總商某私出白金五千賄某令以慰之）而總商某晏然如泰山不可搖動也。專制政體之政令前後舉動兩歧類如此。

端方之不學無術殆為有道者所羞稱而其私人如繆荃孫陳慶年吳珍金鉞之輩往往諛之以曾湘鄉阮雲臺恬不知恥文人無行本不足怪端生平喜聽南北大小曲而尤酷好二簧江南官場中人之以此為媒贊者殆不知凡幾一日袁樹勛之第三子名增文者由山東至以屬吏（江蘇候補道）禮節詣轅門稟見（時袁任山東巡撫而其第三子倚勢作威因爭妓脅巡警道縱警士與官紳相毆經言官奏參詞連樹勛有僞廷寄交北洋大臣查辦增文當此勢不能留故遁之江南）端召之入見袁工修飾美丰采猝然曰你臉兒倒很漂亮你今後不必稱呼我老帥儘可喚我老伯又問曰你會唱二簧麼增文雖為嫖界鉅子然以第一次晉謁師座一時倉皇不能置對端又強之曰你必定是會唱二簧的我老早知道今日趕快兒唱一唱給我聽此種言語行為直儂俗之狎友耳增文少年不足深責而江南諸文士迺交口以會阮譽端立言之不擇大抵如是爾夫。

端方之督兩江也。陽託爲興學好文之舉而陰行其箝制輿論摧殘志士之術。南洋偵探隊也。東京偵探隊也。優伶厮養濫充總辦無非以民脂民膏之帑項濟其排漢專制之陰謀。既密遣詞者狂噬黨人冤殺無辜無所不至而又恐人之議其後南洋大臣之勢力不能徧及言論界也。天啓其聰忽發奇想迺於署中聚養文人十員月薪自五十金至三十金有差（其中多纏陳吳之門下士端方蓋藉此事以間接調劑之也）專司津滬各報紙事務令此十人者按日輪閱各報紙但觀其新聞或論說稍有關係於南省事宜及端個人名譽者必用剪刀裁下貼黏於另簿呈覽以備更正或謀抵制云。

端方督兩江政策外假籠絡手段以要時譽而內實行其金錢主義當時都人士或竟爲其所蒙猶未能深窺端之爲人也有好事者曾撰一聯證之其末云賣差賣缺賣釐金端人不是是也（以一事例之許星璧一知府得總理財政局差許感恩知己會端移節北洋許特餽端白金二萬以報之美其名曰贐敬然許卒以中飽敗）對句云買書買畫買古董方子何其多乎嵌端方二字巧甚據此可想見其搜刮民財之一斑已又聞友人王洽山言端在江南曾侵吞賑款銀至二百餘萬兩之多雖經言官揭參然卒以查無實據搪塞了事故此事談者多爲端方諱大抵事涉隱秘分潤者必非止一人則端纒之術易爲方獨恨我江南人民之脂膏空飽豺虎之饞吻坐令數萬赤子凍餒填于溝壑竟無一人焉搜剔秘史口誅筆伐以儆後來之豺虎寧非天下之至悲乎。

端方自北洋任被放罷官後行蹤頗自由相傳端常常私至江南而尤與京口焦山住持僧名六淨者暱（如盛

宣懷、之、隨、常、州、天、寧、寺、住、持、僧、治、開。一夕。微服冶遊。暗中摸索京江諸名妓滋味。竊嘗殆。循所親陳慶年曰。南北名花。予稍稍物色。惟京江妓女。風騷有別趣。他處無以過之也。慶年聞言。以寇萊公愛桃花。白香山壁。素小。登。諷。是。亦。不。可。以。已。乎。噫。無。恥。極。矣。

端方之妻。醜而妬。且悍。先是端曾蓄漢種羅姬。二貌頗瓌麗。將欲納爲小星。妻偵知之。日夕藉他事凌虐二姬。時以巨篋鞭撻。體無完膚。卒致斃。至是。端終身不敢提議。置妾猶惴惴然。號於人曰。予平生不二色也。可發一歎。或曰。端懼內。殆與梁鼎芬同。我謂梁之度量。猶闊於端。何以故。端有妻而不能有妾。梁則視妻如禁。而巳。則不蓄一妾。豈不難哉。

王文韶之居相位也。時人皆以無毀無譽多之。不知此正文韶美處。以余所聞。胡廣中庸。天生頑固。殆不能爲文韶曲筆。京師士大夫。鑿傳文韶有油浸枇杷核子之微稱。蓋甚言其滑也。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爲滑殆有不可以方物者。余謂今日中國官場。無論京官外官。大官小官。皆含有枇杷核子性質。未可專以此證文韶也。先是載活毅然變法。欲模倣趙武靈王胡服故事。衣已製矣。而文韶強聒不已。致許載活意旨。載活盛怒之下。時御用研臺適在几上。遂以研臺飛擊之。幾中文韶額額。文韶伴作負痛狀。急起奔至頤和園。見老那拉哭訴一切。適蔡祿用袁世凱計。由天津乘火車詣頤和園。與文韶不約而遇。那拉氏以爲事成。左證翌日。遂有政變之舉。動而文韶居然爲再造元黃之后。竊矣。遂巡十年。身名俱泰。既不如李鴻章之左遷。又不至有瞿鴻禨之

竄。謫。周。旋。於。新。舊。黨。帝。后。黨。之。間。得。以。令。終。使。非。圓。滑。易。克。臻。此。或。曰。乙。未。公。車。上。書。諸。孝。廉。無。一。浙。江。人。由。文。韶。劫。持。於。上。使。不。得。逞。殆。亦。滑。之。一。端。歟。

孫家鼐之思想迂舊人皆知之。其文字之陋劣人鮮知之。皖人相傳其殿試策對卷中有以疏廣、疏、為舒及維陽之維為唯。流傳種種笑柄。不知其何以擢大魁也。然猶曰。此科舉之陳言耳。乃孫自綜持憲政。編查館後。無一篇文。不。成。自。他。人。手。雖。以。文。字。平。常。之。內。閣。中。書。馬。士。杰。殷。濟。等。為。之。捉。刀。孫。亦。倚。之。如。左。右。手。然。猶。曰。清。朝。大。官。例。多。不。嫻。文。事。耳。乃。其。志。行。亦。極。卑。污。今。舉。一。事。例。之。某。年。有。候。補。郎。中。某。亦。皖。產。也。覬。覷。憲。政。館。差。使。銜。緣。覓。孫。之。門。徑。又。苦。不。能。自。薦。乃。浼。孫。之。門。下。士。某。為。之。介。紹。餽。贊。敬。白。金。一。千。兩。翌。日。孫。果。予。某。郎。中。以。一。見。坐。定。無。他。語。某。郎。中。不。敢。仰。視。又。不。敢。先。發。言。移。時。孫。遽。捧。茗。盃。家。人。傳。呼。送。客。某。郎。中。猶。以。孫。為。默。許。已。也。既。辭。出。門。候。半。年。餘。杳。無。消。息。某。惶。賦。益。甚。不。得。已。走。謁。介。紹。某。謂。今。日。之。事。無。空。談。理。某。郎。中。又。謗。以。六。百。金。介。紹。某。允。翌。日。即。詣。孫。處。一。詢。介。紹。某。既。見。孫。細。述。前。事。孫。曰。此。事。予。幾。忘。之。予。老。矣。精。神。不。周。於。事。彼。既。潔。己。以。進。予。當。為。之。設。法。越。數。日。僅。以。憲。政。館。行。走。了。事。某。郎。中。未。滿。所。望。頗。快。快。或。諭。之。曰。慰。情。聊。勝。於。無。耳。此。其。一。事。也。使。無。介。紹。某。第。二。次。幹。旋。孫。不。幾。近。於。馬。扁。乎。滿。清。同。光。而。後。京。外。大。吏。多。習。為。此。態。曾。不。足。多。怪。獨。怪。孫。素。以。理。學。標。榜。於。人。口。耳。聞。而。乃。亦。有。此。隱。事。誰。謂。滿。清。之。諛。為。文。正。者。皆。質。鐵。耶。况。乎。穢。行。之。未。發。著。者。猶。不。止。此。一。人。一。事。耶。舉。一。孫。家。鼐。可。以。概。其。餘。矣。

光緒丁未。袁世凱張之洞。先後應召入都。都下老朽之大官。惴惴然恐政治有一番大改革。皆萌五日京兆之念。多有觀望朝局者。唐景崇素負開通之譽。進取自由。某日有一門生浙江孝廉某（唐曾與試浙浙）來謁。唐召之入座。甫定。某生躁甚。不待唐垂詢。大言曰。老師知袁項城。此次內用。有關係否。唐不及答。某生又曰。聞袁項城有操莽之行。老師以爲何如。唐歛首側耳良久。忽以手掩耳曰。爾作何語。某生不解其意。又述前語。唐又曰。我近日耳患甚劇。聽話弗能清晰。爾言云何。某生口中猶項城。項城。項城。嗚呼。不已。唐遽拂衣入內室。某生倉皇遁去。某生出。唐召關者至。厲聲曰。嗣後某老爺來。毋許通報。我決不見他。關者唯唯。某生尋踉蹌南下云。

劉坤一之三下江南也。清西太后之意。初不屬之。然其營謀之心。亦太苦矣。時當國者爲榮祿。祿不學無術。詔令批摺一切。委任連文冲。連本軍機處幫領班章京。小有才慧。又善諛媚。以此得博榮歡。時榮之權勢傾中外。兩宮頗畏憚之。莫敢聲。劉坤一欲回任兩江。不得不奔走榮之門。榮之門不可得而入。不得已。思結納榮之幕友連章京。願連事冗而性傲。劉謁二次。失值。不得已。又求見連之西席某。西席某知劉名。與劉款接甚周摯。劉遂將心事與西席某剖明。冀西席某力言于連。前間接以通於榮。此劉之苦心也。然西席某黠其比連。歸祇言劉來謁狀。而不言其他。連亦略領之。翌日。劉復來。西席某於連前不言。而逆探連今日所辦之事。連大言曰。兩宮垂詢南洋關係大局。誰勝其任者。時榮相莫知所對。余遂乘間以劉坤一尙屬老練。可令其回任。爲言榮相面奏。竟得允。餘無他事。西席某聞連言。謹誌之。翌日。劉又來。西席某向劉拱賀云。恭喜恭喜。事已諧矣。劉心知連文冲之運動而

又感西席某之關說也。翌日清諭。竟如連言。劉又來。并挾白金二萬兩券。袖交西席某手云。乞爲連君壽。西席某唯唯。劉去。西席某竟以金入囊而織其口。比請訓出京。照例拜客。劉與連始靛面。連未道謝。前服劉亦未便明言。又疑連。齎二萬。翌日又饋。送白金二萬。仍以券交西席某手。西席某又蝕金一萬。僅向連云。劉某今送萬金來。連遂授十成提二成例。以二千金酬西席某。券已得八千金。而不知已爲西席某所賣也。越半月。西席某忽借他故辭館。竟懷挾三萬二千金去。當時京師人無有知此事者。

庚子拳禍。政府縱匪殃民。五月。清載漪僞諭有云。與其苟且圖存。同歸于盡。曷若大張撻伐。以決雌雄。彼恃戰力。我恃人心。一時傳誦。而不知禍我東南赤子。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皆此數語釀成之。而連文冲亦與有力焉。連以庇拳故。爲外人所指索。必欲痛懲之。科其罪而後快。榮祿知連不可留京師。遂外放江西某府知府。連亦竭力設詞解免。而外人卒持不可。適劉坤一督兩江。連以屬吏禮參謁。私冀劉不忘前惠。或爲之怙惡。劉以連罪通。天人尤不可揜飾。連疑劉負義。不爲力。遂自訴生平。謂在前軍機處數年。未嘗妄取一錢。或有餽贈者。卒却之。而爲人謀。則無不忠。何以今日患難。人竟不我援手。云云。語侵劉。劉曰。君言殊乖事實。余在京師。奇窮告貸。親朋僅僅得二萬金饋君。君猶以爲未足。必欲再得二萬金。乃隱然余羅雀掘鼠。財力已疲。君曰。不妄取一錢。毋乃自戾其說乎。連聞言。瞠目不解。所謂劉反覆詳述。當日種種情狀。連如夢初覺。自悔墮入西席某彀中。然已無及矣。

據懷齋贅譚

南村

予書人也。讀陋不能文。願性乃癖嗜典籍。雅好筆墨。雖風塵鞅之中。舟車困頓之際。輒不能舍。大有不可一日無此君之勢。每日事之餘。茶飯以後。拈筆自遣。弄墨爲懣。或緬懷既往。或憶述今遭。積之既久。遂成卷帙。然屑瑣拉雜。謔落無當于世用。世亦無能知之重之者。因名曰贅。譚輯而棄之。亦微帶千金之意耳。或風晨雨夕。客散燈施。取而讀之。未始非破悶良方。慰寂妙友也。

予家居南莊。莊去縣城約三里。道坡陀不平。然甚闊。純鋪青石。潔滑無纖塵。雖星夜往來。不少苦也。莊中居人概四五百戶。多同姓或親族。風俗較他鄉爲醇厚。雞犬無爭。兒孫共抱。氣象融融焉。莊之四圍。羣山環抱。四絕風塵。莊中林木極茂。有良田百餘畝。清溪中流。水駛而冽。每夕。陽西下。牧童歸來。驅犢飲澗。樵唱輒與水聲相互答也。予家有小園十畝。位乎溪南。相去約四五十步。其地隆然爲巨阜。有長松數百株。柑梨十餘本。皆先人手澤也。鄉之人名其地曰柑子園。癸未之冬。家君子以市居。嘗嗜厭而徙鄉。築宅園中。以養桑榆。庀材鳩工。備受喧擾。其明年而室成。雕椽剪瓦。粗蔽風雨。因消吉遷居焉。松墮覆瓦。梨雪當門。坐堂中。望羣山列黛。蒼翠撲人。日夕頗多佳趣也。

宅旣遷。家君子爲詩頗夥。予於侍膳之暇。輒取而誦之。記憶力不佳。過時俱忘。今始就所憶者。拉雜書之。曰城中舊宅頗巍。賊猶卜新居。意若何。欲爲兒孫知。稽事願披薛。榜老巖阿。千章樹。繞新常。足半角山。開土漸多。地气年來看覺轉。舊栽柑橘綠婆娑。比鄰幾姓屋郎當。笑語相聞隔短牆。籬竹密編防犬豕。園茶新種禁牛羊。庭無客至

馴禽集。徑有梅香冷蝶忙。喜得山翁能過我。拄簾相對話斜陽。
園中土頗瘠。蓋不治久也。種玉粟。年可得四五十擔。而所耗乃倍之。因思植茶。作十年豐收之想。長兄市種於茶
圃。往返極委頓。僅得籽斗餘。茶圃之茶。本不惡。然以不善經營。故發達極鮮。僅銷行於附近二三百里中。殊爲可
惜。長兄既歸。親率傭力耕土於屋西隅。列行種之。得三百餘窠。春雨潤溉。壯芽怒茁。青蒼可愛。予於是日夕必過
茶圃焉。

茶既苗。抽條布葉。日漸滋長。予與長兄私慰曰。此纖纖者。果成則豈徒種桑百餘株之比。將徧其利於吾邑。使市
無飢寒之士。而不圖數閱月後。壘之蔚。藪者日就憔悴矣。予不禁嗒然喪力。究其原因。知松陰過厚。土脈以薄。茶
根嬌弱。乃不能生。立於是。又伐其附近之喬松。淨鋤其蔓草。然後吾茶得不死焉。問初願則違矣。差幸尙足供家
人之飲。娶故尙竊竊引以私慰。

種茶之土。以地向陽而傾斜較緩者爲優。蓋亢燥則生長難。卑濕又根易腐也。而黃土較黑壤又良。作隴宜高。以
洩水氣。間隔宜疎。便生發及採摘也。每歲須以人工鬆土脚。伐遠揚俾根枝得舒息。澆以清淡之肥汁。以資培養。
茶之下。又可種瓜。豈之屬。以收時利。無棄壤焉。

茶於早春作花。花白色。紫葉可愛。結紫實。八九月即熟。較山茶爲小。取以榨油。氣馨而味濃。食料中佳品也。採葉
之期。以霰雨前后迄夏初皆可。然雨前所採者爲尤可貴。製葉之法。概別爲蒸炕及焙炒兩種。蒸炕之茶較佳。蓋

集 三 第 素 權 民

火。氣。不。深。素。質。未。喪。往。往。發。一。種。天。然。之。馨。逸。非。花。氣。薰。染。者。可。比。然。手。工。極。繁。又。不。能。製。多。葉。不。若。焙。炒。者。之。簡。捷。故。上。市。之。茶。皆。用。焙。炒。

繼。予。家。而。植。茶。者。曰。陳。子。哲。臣。其。父。雲。閣。先。生。考。究。頗。力。出。巨。資。置。地。於。南。莊。道。側。東。西。相。望。有。茶。二。四。千。株。甚。盛。茂。也。陳。氏。於。予。家。爲。世。誼。今。更。相。引。爲。同。調。師。古。參。新。意。開。新。法。居。然。有。所。成。就。而。陳。氏。尤。多。所。發。明。予。家。竟。墮。乎。后。矣。蓋。亦。業。之。專。不。專。用。力。之。勤。不。勤。有。以。致。之。也。

予。兩。家。之。茶。概。能。超。出。土。葉。而。直。儕。龍。井。色。碧。而。味。馨。頗。不。惡。陋。陳。氏。名。之。曰。碧。天。春。精。加。裝。璜。每。斤。可。售。錢。千。文。在。吾。鄉。已。不。啻。珍。玉。矣。予。嘗。爲。之。頌。曰。芽。怒。舒。而。泛。綠。霧。噴。鼻。以。騰。香。濛。澄。池。之。蕩。翠。煥。銅。山。之。酒。光。是。亦。可。以。見。其。質。品。矣。雖。然。予。滋。愧。焉。蓋。予。家。植。茶。最。早。而。今。陳。氏。得。歲。食。其。利。予。家。之。織。者。如。故。也。荒。年。且。供。自。飲。而。弗。給。寧。不。私。忤。又。何。頌。爲。

邑。之。人。視。陳。氏。之。食。茶。利。也。輒。競。效。種。之。今。將。遍。鄉。里。矣。於。是。我。之。初。志。不。啻。間。接。而。全。達。亦。未。始。非。快。意。之。事。願。邑。之。人。又。有。一。種。僻。好。以。爲。予。家。之。茶。較。陳。氏。優。色。味。差。厚。也。是。則。以。予。家。非。營。業。取。葉。較。少。氣。足。而。芽。壯。非。如。業。茶。人。之。三。日。摘。短。芽。七。日。剝。嫩。枝。故。其。味。自。厚。然。而。所。出。者。鮮。矣。不。足。生。利。予。亦。聽。之。不。計。也。

鄉。中。飲。料。其。類。有。四。曰。細。茗。曰。粗。茶。曰。焦。米。曰。白。水。是。也。然。最。普。通。者。唯。白。水。與。粗。茶。耳。粗。茶。之。價。極。廉。五。六。月。中。每。一。擔。僅。售。錢。三。四。文。蓋。山。榛。野。艸。之。類。非。積。或。萎。也。葉。巨。如。栗。置。日。光。中。曝。之。乾。后。作。褐。色。煮。水。而。飲。無。香。

無味。惟色至醜。殷赤者羊血。鄉人甘之。煨以巨壺。酌以大斗。用之爲款客。饜資之上物。至細茗。則唯城中人或富戶。置之非彼輩之所敢過問也。焦米一名胡米。六月中取藥飯或新米。焙之至焦。然後池以清冷之泉水。色出暗紫。飲之味苦而帶穀香。能去熱消食。亦村居人之所寶貴者也。然只行於三伏中。他時則否。嗚呼。一飲之資所耗。幾何。而農夫小民。乃撙節若此。世之坐享脂膏。任意揮霍。不顧民命。不建世功者。撫心自度。居然安乎。

子宅不大。縱橫三間。俗所謂五柱八卦屋也。區而分之。亦得五室。以一間爲炕。一間爲堂。一間爲客廳。餘一間則爲任室。各室皆置窗。糊以棉紙。案几通明。晴日竹影。雨夜松聲。畫意詩情。尺幅中不無興佳也。每耕鑿有暇。三餘靡事。則發案頭藏書。曼聲誦讀。林鳥啾啾。亦時來伴我寂寞。此中樂蓋名利中人所夢想不到者也。家君子嘗暑門聯云。一簞一瓢不改樂。既耕既種還讀書。亦紀實語也。

園中林木既盛。禽鳥繁多。予父愛鳥聲。輒禁獵者。使不得擊。故近鄉之鳥。皆遷巢於吾林。自飲自啄。自飛自鳴。其態融融。若欣得托此樂土者。且或隨時變音。幽簧雜奏。亦如取悅於主人。而爲主人作酬報也。每春曉夢醒。擁衾未起。餘溫留戀之中。聞百舌齊鳴。清商徐發。心神爲之逸曠。視彼兩行鼓吹。一部笙歌。直徹吞耳。予父嘗作小詩云。脫將布褲意。何如快快傭。工水到渠。割麥插禾忙。不了提蒲。盧慢勸儂。沾亦禽言中之新制。然借助於枝頭朋友者。固不少也。

鳥既多。類既雜。故其間不無好惡。正如人之有賢不肖也。而最以惡劣稱者。厥爲綠衫兒。及土畫眉。綠衫兒其大

瑁。頭黑而身綠。貌頗不陋。土畫眉與畫眉等。惟色彩略暗。頭殊不及畫眉之秀削。可玩耳。是多鳥者。其族至繁。幾於無地無之。舌拙。吭嘶。格磔。不能鳴。而又好鳴。每清晨必呼。其族友羣聚。而聒噪。嘈雜。使人不能安枕。席日既上。則散飛。田土中啄穀。種禾苗。無弗爲也。若園。菓。既熟。則又舍田土而集。菓林。若桃。若李。若梅。若杏。若柿。梨之屬。稍綻。紅黃。主人或未之覺。彼族輒據。最高嶺。一一盡啄之。逮人之所得。則皆其唾遺物矣。故鄉人恨之。刺骨。見即撲殺之。卽廣庇。如余家者。亦且弗能忍。蓋不圖其報德。以怨之。如斯也。雖然。世之朝倚人門。暮屠其戶。昨獲人救。今速人危者。曾不知凡幾。而於一鳥乎。何尤。

(未完)

豁盒叢話(續集二第)

明 璞

長沙王紹榮先生名詩訪別號勁齋。清光緒庚子秋。官長江水師蕪湖營守備。駐防荻港。值土匪千餘。聚牛婆磯。相距約十餘里。諜報中夜渡江。假道貸餉。商民頓起恐慌。公部下僅水兵十二。協防外委一。兵亦同之。公自付衆寡不敵。難禦其鋒。又以烏合之衆。或恐擾亂地方。遂先下令封江。杜奸細也。後密謀紳商。集老弱少壯民兵百餘。黃昏時。令水兵荷槍前導。民兵執械後隨。列長蛇陣。大張旗鼓。號砲喧天。示警備也。於是公親率之。就港口一小山。循環往來。歷一小時。始解散民兵。復調水兵。整頓槍彈。伏某當典更樓。屬典中人暫避後室。但多張燈。火大開。門戶備僞金數百封。藉途匪欲俟其出而尾擊之。俾一鼓殲除焉。並戒居民。息燈閉戶。視若無事者。然蓋公以兵不厭詐。成竹在胸也。甫二鼓。匪果至。睹此冷靜態度。大驚疑。一聲呼嘯。如狼豕奔。草木無驚。商民稱慶。而公方携

談叢

一三

其幼弟紹荃先生。小山散步。作壁上觀。其好整以暇。又如此。事後地方以聞大吏。請論其功。時新寧劉坤一督兩江。拘文法。反以公未迎頭痛擧。畏惠無能。爲答賴皖南道吳季清力爲陳說。始無事。云嗚呼。刀筆吏舞文墨。功臣義士負載長嘆。此季陵答蘇武書中語也。百世之下。猶有餘哀。方今五洲爭競。世亂才難。任天下事者。又烏可以恆情測天下。士耶。公沈靜寡言。頗有謀略。善蘇書。知醫術。少時習舉業。屢戰文場不利。以家貧遠遊。作依人計。初充荊州協署書職。帷幄中爭相推重。遂乘時投筆。期有所自樹焉。公又事親孝。待昆弟友愛。嘗與先君子同官金陵。余得而父師事之。故悉其生平梗概如此。公後積官。官至蕪湖游擊。光復時。爲年家子某所劫。奪竟拂衣去。落拓江湖。知交寥落。惜哉。

清光緒癸卯冬。余歸省烏江。與稚務中人游。有爲述湘人彭任齋先生之耿介者。卽默識之。辛亥秋。客宣城。又得聞先生之風義。殊不禁高山之仰止焉。徒以風塵僕僕。筆硯久疏。不遑纂述。然未敢或忘也。癸丑秋。與邵陽彭君硯欽。相識雲間。風雨孤燈。各抒聞見。始知爲公仲子也。余旣喜善人有後。又恐其行誼湮沒。無聞遂向硯欽叩公生平。備爲之記。但言之詳。則不嫌其瑣。求其實。則不計其工也。

謹按公諱稱樑。字任齋。生有至性。大義深明。父子昆弟間。恂恂如也。事父母。以色養。爲要行事。曲體親心。尤有獨到之妙。待兄弟。一本至誠。痛癢相關。始終如一。兄弟五人。公其仲也。與兄弟同爨時。積年所入。不下千金。悉以歸公。而未或有絲毫欺隱處。一家倚爲生活者。垂二十年。從無德色。亦無後言。蓋其本無自私自利心也。迨格於社

會習慣。不獲已而析產。亦一。惟父母命是聽。絕無所爭。兄弟中有因公創業艱難。議以多金畀之者。公愀然曰。若有一念之私。早善自爲謀矣。毋多言。負我初心也。天假之年。後有所獲。仍當與諸兄弟均之。耿耿此心。後當相見。於是鄉黨交稱其賢。而白髮高堂亦殊欣慰矣。公初因家貧。聞姑丈毛公俊臣。宦游皖省。遂往相依。作負米計。時年才十六。歷隨毛公會計。充督扞於河口界首集和州等處。先後十二年。又中間任和州分局者一年。清廉自矢。不貪意外之財。綜其俸入。無二千金。然雅不喜隨俗徵逐。故亦無浪費也。毛公重公品。節嘗勸其援例入官。俾有所大建。白公謝之曰。捧檄娛親。固爲人子所願。弟如一家數十口嗷嗷何。卒以此保全家計。而家道亦賴以小康。析產後。鄉居二年。頗有積累。復作皖游。歷司六安州迎河集正陽關。督扞者八年之久。僅獲數百餘金。然兄弟中有破產者。按時分給。一若同炊者。然且鄉黨有緩急。需隨時通融之。地方有公益。事量力推助之。以故親視之。誼日篤。而任恤之風亦少。倡焉族中長者。嘗語人曰。一方元氣。聚在任齋一門。後來其未有艾乎。蓋其大父文星先生。尊人慶堂先生。俱樂善不倦。孝友可風者。於公爲三世也。公性勤儉。生平澹泊自甘。然待人則不敢稍刻。嘗訓子云。『人生在世。儘可刻薄自己。萬不可刻薄他人。一有刻薄他人之心。卽父子兄弟亦相離散矣。』又云。人生既不能顯揚父母。而持身涉世。又只知以損人利己爲能事。不愈益其不孝乎。我憾未嘗學問。然於此處。頗用工。夫汝曹其凜之。』又自言生平未取非分錢。惟在和州時。木商某年一經過。未嘗稍留難。越三年。某餽茶餅十枚。諱諱言其價廉味美。聊表千里寸心。幸嘗試之。更勿輕贈他人。余念其誠意。姑勉受焉。初不知其中有僞託。

者及察出中藏洋元念枚。猶完璧以待其人。再至而回返之。且責備其不合。云余所聞公耿介者。卽此是也。後毛公及其妻與二子一婦。俱死於皖。身後蕭條。難歸旅櫬。寄柩廢寺。窳窳莫安。公愛之甚。一日喟然嘆曰。非我重游皖江。則異地飄魂。終無返日耳。入皖時。因見繼姑母。始知毛公之次孫雲泉。司榷涇縣。而柩猶寄廢寺也。因以書約雲泉備。斧願跋涉長途歸葬。其先人報知已焉。未幾雲泉復書相招。先爲襄助權務。公亦思藉此一行。以償夙願。然時年已五十五矣。此公之風義也。與余所聞無異。惟客路風霜。江南卑濕。一身萃集。無何而公病入膏盲矣。然彌留間。猶殷殷雲泉以歸葬。其先人爲首務。且遺屬視欽。以從父瑞堂。兄威。劉子良。均客死於皖。旅櫬未歸。亦須并爲之計。嗚呼。公之出也。曾幾何時。志未遂而身先喪。其資志以歿。憾何如也。先是視欽聞公病耗。星夜東來。詎天道無知。竟不令公須臾緩死。使視欽數千里奔波。徒抱終天之憾耳。視欽抵涇後。苦塊中思。有以竟先人之志。慰泉下之心。商之雲泉。八棺同返。事不果行。至今引爲痛憾。公歸葬時。鄉里一時傳爲佳話。至擬爲義俠云云。開會追悼。輓聯頗多。而尤以族人蓋云。『艱難跋涉幾經秋。博得忠厚令名。千辛萬苦。都消歇。富貴神仙。渾是夢。解識樸直歸。天上人間。兩寂寥。』又族人鎮瀝云。『泉明高義。遙相望。倘致湘水有靈。義俠直驚神鬼。泣。季子行役。猶未已。詎料昊天不弔。精魂先渡洞庭來。』爲真切確實也。

視欽母氏李太君。性慈祥。識大體。於公孝友。事多贊助焉。所難者。姑病篤時。與公同侍寢食。奉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十餘晝夜。卒無倦容。分爨後。會公外出。諸伯叔間有缺乏者。母接濟之一如公在家時。而妯娌間尤親。

愛若姊妹焉。至窮苦鄉鄰。時來糶米。母違問其價之有無。從未稍拂人意。凡數十年。亦無吝色。臨歿時。子婦中有語及米債者。母槩置不答。故鄉黨中間。母耗者多。至流涕嘆息云。亦足見其感人者深矣。嗚呼。余嘗見今人之受恩者多矣。然不數年間。榮枯易地。儼若路人。倘一言往事。支吾道飾。一若其爲善忘者。然患難且不相顧。報何云乎。嗟夫。盛衰之際。已如斯。生死之間。何足論矣。觀彭公之於毛公。枯骨念念不忘。卒以身殉知己。而至死拳拳。即此古義高風。已足以羞當世。而辱士大夫。況生平尤多有過人者。又奚止鄉里稱善人耶。至彭母唱隨有道。慈惠可風。殆又所謂相夫以德者歟。

蘇州可園相傳爲沈歸愚先生遺宅也。中經兵燹。瓦敗垣頽。樓臺零落。花木彫殘。後之賢人君子。蓋然傷之者。蓋不知凡幾矣。光緒中年。蘇撫王公彭年好古者也。慕先生之流風遺韻。慨然修復之。然尚不過供游人玩覽。其園之名所由來者。則未考也。越數年。陸公春江撫吳。復就其中設存古學堂。及游學預備科。四方英俊。聯袂偕來。頗極一時之盛。然光復時。又風流雲散。四壁煙蘿。滿庭苔蘚。人跡蕭疎。盛而衰。衰而復。嗟乎。區區一園林。其盛衰也如是。則天下之治亂。世界之滄桑。人生之榮辱。又烏可以理測之耶。歲壬子。吾師彭丙一先生喜政治之改良。思法律之智識。有以普及人民。贊襄郵治。請於大府。建共和法政專門學校於其中。且以江蘇法學協會附之。鳩工庀材。稍加修葺。規模依舊。氣象翻新。英俊重來。弦歌再作。於是盛而復。衰者又衰。而復盛矣。吾師少習陸軍。壯研法學。嘗思所以善天下者。卒以精神到處。宏此遠模。爲國家造就人才。爲社會保存古蹟。其功又豈在

王陸兩公下耶。然則精神之作用。有如斯則所謂天下之治亂。世界之滄桑。人生之榮辱。又安見其不與人力相關。係哉。雖校爲協會諸公。私人創造。而善作善成。吾知吾師必有以善其後者。癸丑春。余就學其間。躬逢其盛。幸名園之有主。仰吾師之有爲。輒以課餘。記其崖略於此。至若園之風景。有春秋朝暮之變遷。可以引人入勝。發憤讀書。洵吳門校趾。獨一無二者。而園之面。又爲宋蘇子美滄浪亭。暨五百名賢祠。尤足以動吾人慕往思來之志。趨云。

鬼產

南 邨

湘陰有產婆王氏者。收生家之聖手也。居傍城隅。門巷極冷寂。去廬百步。而外。纍纍皆古塚。白楊蕭瑟。向晚即絕人跡。王媪居此有年。慣習相安。亦不之懼。邑中人有生育事者。罔計遠近。輒奔馳逆媪。蓋媪之術久爲衆欽也。以故媪之行止。星夜靡常。篝燈首道。帶月驅車。誠多見不鮮之事也。

一夜方二鼓。一燈螢然。媪尙擁几未寢。忽聞叩門聲。剝啄甚急。乃披關納客。則一偉丈夫。籠炬立堦上。稱其家有孕婦。將分娩。乞媪爲之料理。媪諾之。延彼少憩。對曰。時甚迫。無多暇。媪摒擋速行。余立待可耳。媪察其狀甚躁。急亦不與問。答草草整裝。而往。其人持炬前導。媪隨之行。夜色迷漫。不辨何處。約半時許。至一家。屋制甚古。若飽受風雨。而欲頹朽者。有老人倚門而望。見媪來。趨前迎之。慰勞倍至。導媪至一室。室中設一案。榻。案上油燈一光。暗淡不明。產婦臥榻上。呻吟不已。狀若甚痛楚者。媪就前探之。貌僅三十許。診其脈息。知胎已動。遂參之立室中。

指揮其男子。設施種種。乃以手爲產婦按摩之。既而呱呱一聲。兒已墮地矣。視之。男也。體幹甚碩偉。其家人各相慰賀。於是延媪就外室。治酒食。相款。出產婦所食。雞爲媪佐餐。飯已。媪詢其家世。答言姓鄧。家無多人。適坐產者。乃其婦逆媪者。其弟也。言竟。命其弟復以炬送媪歸。贈青蚨一貫。又以葵葉裹雞肋。置之籃中。曰。此媪之所嗜也。王媪遜謝而歸。抵家後。送者自別去。媪亦倦而就寢焉。逮次日。日三上竿。晨餐熟矣。子女促早膳。媪乃與。亟檢昨宵所獲之雞肋。思以佐飯。乃取籃觀之。唯蔬羹足數枚耳。不覺嚙懼不能聲。始知昨宵所遇者皆鬼也。出錢驗之。亦有花斑。然數百年物。惟幸尙未化耳。嗣後媪遂輟夜行焉。

血影

覺民

葉生浙人。年弱冠。美丰儀。善畫能文。竊喜自負。某年買棹北上。至揚州。舟泊虹橋下。日垂暮矣。偶在鵝首佇立。忽見岸上一少女。倚樓窗。注目視己。盈盈欲語。葉微睇之。蓋絕色也。默念此女子平日素未識面。何爲流盼不已。既而自語曰。是家得非娼樓耶。遂入膳後。復啓舟窗視之。則女子猶倚樓前未入也。葉疑女與己有緣。將往訪之。會舟子欲趁潮夜行。遂不果。既抵京。猶眷念此女不已。久之乃漸忘。旅京年餘。忽作歸計。歸途經揚州。又泊舟於虹橋下。葉忽有所觸。憶女子不置。亟登岸訪其家。則女子病沒。舉家痛哭。葉却步。適爲家人所警。見曰。是矣。是矣。力拽之入女母方。撫尸啜泣。舉目視葉。曰。貌類甚。乃命人持一血塊。影片來。令葉觀之。血塊長闊俱寸許。光平如鏡。細辨之中。有一船首立少年。宛然己之小影也。嗅之。無血腥。而隱有香粉氣。葉捧之以泣。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

談叢

由我而死。冥冥之中。負此戚友。乃聞血塊所自來。則女自見葉後。一病年餘。自言所思不見彼少年。吾病決無生理。醫藥百易。卒罔效。及爾留時。乃從口中嘔出此血塊。葉復潸然曰。情之所至。銘心篆肺。不圖今日竟親見之。乃祝於女前。願為樟木主奉於家。且以子為之。嗣女死後。貌如生。淚眼熒熒。至是乃瞑。既葬。葉迎女母歸。遂終養焉。

山魃

醉公

丹徒縣近山有獨脚公公一足。止向後。山魃之類也。好向農田布石。搬運如飛。頃刻遍地。罵之則愈甚。一老農見獨脚公至。詐之曰。我田最怕蠶耳。及夜。遂糞其田。老農猶嫌不足。大罵之。獨脚怒。次夜。逼糞之。既獲多稼。又成沃野。其在婺源者。名山魃。形似十數歲小兒。披髮好笑。喜聽歌謠。見婦女之美者。或謠擾之。而最懼彈棉花之槌。相傳。初有彈花匠行路。以槌擊弓。而歌。魃聞樂。甚。逐步側耳而聽之。散髮不覺。纏於絃。匠唱畢。魃欲去。竟不得。匠顧乃。魃繫焉。用槌飽擊之。而後釋。故受其祟者。招彈花匠至家。聞槌聲。遂絕。用槌擊時。雖苦極。然亦止是笑也。

美人首

五病

湖南鳳凰有某女士。紡織為家。夜靜則睡。伴之者為比鄰諸姊妹。一夕共坐室中茗話。久之。突見陰風起於簾隅。燈光慘淡。邪氣逼人。有一物自戶外來。球其形。漆其色。入室。亂滾。捷若流星。聲鏗鏘然。諸姊妹咸登床避之。惟女士驚惶弗及。怪觸其足。倏忽不見。自是女腹如鼓。作紫黑色。每入室。則見無耳之一美人。首向之。笑。揭帳。則見向。

之。嗜。巫。醫。無。效。年。餘。女。卒。而。其。怪。遂。絕。此。事。聞。諸。吾。友。周。生。云。

獨脚鬼

吾鄉有某老先生。精通書史。不畏鬼神。性亦傲。膽尤壯。雖昏夜。弗掌燈。常獨行於僻處。之友家。數十年來。如一日。然終無所見也。一夕。月色朦朧。更已三下。往訪友。整衣而往。路過某橋。憩坐片刻。微聞有聲。自樑間出。不之顧也。及聲漸厲。舉首望之。則見一腿。下垂搖搖。欲墜。意必偷兒。伏於是。便以刳人也。佇望久之。則見腿愈粗且長。而降下。亦甚速。知其有異。乃疾步避之。呼家於橋頭者。門告其事。共燭之。則無所見。自是不敢夜經是橋。而先生昏夜之行。亦罷矣。然卒無恙。

古墓碑

粵東金石甚少。所有者。又荒渺不可稽。唐以前。靡論矣。即唐後。金石亦多漫漶。殘缺。龔定菴謂。但恨金石南天。貧誠有慨也。顧近十年來。亦竟有環珍發現。則知埋地未嘗無寶。前清光緒乙巳。粵漢鐵路開築。至從化某處。掘得一六朝碑。乃陳代劉猛進墓志。時監工委員。爲葉幼雲。葉亦頗好金石。得之不啻拱璧。方搬至家。已爲王秉恩所聞。(時王爲糧道)遣僕候門索觀。葉爲王屬吏。不敢不獻。詎王門一入。即久假不歸。葉無如何。僅得榻本數張。今該物已運諸滬矣。此碑。頗完潔。字字疎朗。而高不逾二尺。洵陳碑之最精者。要爲廣東金石中。第一席矣。此碑在外。省出土。原不爲貴。唯見於粵。斯稀罕可重耳。而秉恩竟據爲私有。豪奪真可恨也。

談 叢

茶能病人

閩 釵

二二

劉賁文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賁文惑之。事傳一時。旋賁文被召造朝。茶嬌遠送之。爲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喝盡一杯須起舞。舞關河。風月不勝情。既至京。歐陽永叔出城送之。賁文適病酒未起。永叔問故。賁文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賁文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耳。

詩能得妻

馬光祖尹京日。有士人踰牆盜入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詩題。爲贖東家牆樓處子。士人操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輿下。處子寓心樓。謝砌應潛越。韓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證書求。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公。

論

雙

繫泉

諧藪題詞

篆超集工部句

偷。眼。豔。陽。天。狂。風。太。放。顛。形。骸。今。若。是。於。
汝。定。無。嫌。歡。會。苦。短。促。壯。心。久。零。落。漸。老。
逢。春。能。幾。回。細。推。物。理。須。行。樂。

藪陪李梓州泛江第一 絕句九首第三 客堂 接續二

十 送高司直尋封蘭州 有歎 絕句漫興第四 曲江

第一首

諧數目錄

鴉片煙賦

土后烟癮賦

芙蓉仙子辭別書

美人關記

滑稽聯吟記

賦得豚尾奴(得奴字五言八韻)

賦得鴉片鬼(得鴉字五言八韻)

嘲議員十絕

孕娃曲

偷酒解嘲

介紹墮鬚散

目錄

虛 萬 良 味 雙 慕 慕 維 虛 新 髡
汝 里 傑 芩 熱 犧 犧 簞 汝 民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目 錄

豁 盒 諧 談

蔽 廬 非 詩 話

(續第二集)



明 璞
著 超

諧 藪

鴉片煙賦

虛 汝

鴉兒酒後雀舌茶前。煙花世界。香火因緣。客登榻而吞吐。成餐霞之匪仙。一口兩口。左邊右邊。未嘗不顧影自憐。可止則止。無奈此引人入勝。似煙非煙。原夫煙之名。鴉片也。產自外洋。傳來中國。流毒無涯。居奇有客。花田萬畝。收來罌粟之漿。海國孤帆。送到波斯之船。可是入善人之室。氣奪芝蘭。居然違禹貢之經。土分黑白。水火既濟。煎熬最工。或燒燭於夕陽以後。或支爐於午日之中。成此脂膏。大似陰陽。為炭去其渣滓。居然造化。爭功調崖。蜜之絲絲。簾風扇碧。滴花酥之點點。爐火飛紅。於是倚鴛被兮輕挑。騎象牀兮不倦。棲遲安樂之窩。困頓芙蓉之院。一燈如豆。青分藜火之光。萬念成灰。黑沁桃花之面。彷彿仙飛。枕上逸趣。橫生分朋。藥善房中。春宵久戀。其器則辨新舊。論短長。食無求飽。舍之則藏。脫手成珠。如擲麻姑之米。焚膏繼晷。疑偷韓壽之香。煙後則玉管飛灰。吹噓冬夏。燈前則文光射斗。掌握星芒。鴉髮鴉青之餘。另傳鴉片煙袋。煙壺而外。更有煙槍。彼其特此為應酬之具。援以聯氣味之親。羌俾書以作夜。時出門而同人。吞煙裏之煙。胸懷湖海。領味外之味。龍馬精神。乘輿而來。且庶幾而式。食和盤托出。以宴樂我嘉賓。亦有空庭破屋。倚檻支腮。輕癮重癮。將來未來。神不疲而自倦。淚交流而何哀。歡當年之煙館。成今日之情臺。連朝數口。依人不無。慳。誰肯一杯分我。免此徘徊。今茲民國肇基。春臺日茂。布大德於生成。敷太和於宇宙。擬寒食禁煙之例。律既森嚴。切小人懷土之情。品何卑陋。況呼吸日

諧 藪

一

譜 叢

深。薰陶過厚。始則誤於因循。繼則戕其年壽。一孀腰輕。雨罽眉綯。纔悔荒唐。春夢事同碧落之空。劇憐憔悴秋風。人比黃花之瘦。

土后煙癡賦仿梁元帝蕩婦秋思賦

萬里

土后之癡。十年煙婦之籍。自憐橫簾。一吹惟見羅帳。凝煙晨昏如此。不知消耗幾千。晝與夜兮。相接人與鬼兮。共息人則。照臨登春。鬼則深。深不出。誰復堪見。鴻驚涕零。淚滴。癡何煙而不生。煙何癡而不深。況乃當湖土后。對此生情於時。令下中央。禁嚴民國。坐視倉虛。轉看期迫。重以煙籍。星羅煙賊。似窩燈歌。歌而未滅。里赫赫而鳴珂。(住宅)妾念斷腸之草。君思得室之歌。相思相憶。癡老如何。鬢飄蓬而漸亂。心懷癡而轉嘆。愁容翠眉。斂涕多紅。粉漫已矣哉。煙禁嚴兮。煙婦凄土后。癡兮土后。啼土后。淹淹猶自可。賊禿行行終不歸。(土后嘗與淫僧參歡喜禪。出入土皇之寢宮。相與吞雲吐霧而不避)

芙蓉仙子辭別書

良傑

煙客燈前。妾蒙君貪戀。歷有年所。床席聯歡。唇齒相依。如膠如漆。朝夕不離。妾何修而得辱愛至此。但妾性非和順。質實烈毒。洪水猛獸。溺之者死。染之者斃。而君終不悞。日惟沉溺於橫床直竹間。晏安酖毒。樂此不疲。耗君金錢。而不以為惜。蕩君田宅。而不以為悲。戕賊君之精神。血脈。而不以為痛。離散君之父母。夫婦。而不以為念。斲喪君之子息。種族。而不以為意。陷君於黑暗地獄。而以為身。登仙籍。贈君以穿腸毒藥。而以為換骨金丹。妾之禍君。

亦云深矣。卽加姜以灰身之罪。礮烙之刑。吸入斗眼。亦無補救。萬一雖然。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君不溺妾。妾必不罷累君也。惟是妾自入君家。亦既有年。過蒙寵愛。本擬永諧白髮。長對紅燈。今忽然舍去。使君涕淚滂沱。妾豈無一點香火情。絲而竟忍心至此哉。無奈與盡悲來。迷途知返。自民國成立。卽下令禁絕嚴搜煙具。焚燒煙膏。致妾無容身之地。縱使妾媚芙蓉。香聯蘭蕙。亦難免於今之世矣。每念警廳門前。浩劫不禁。黑淚爲之交流。紅燈爲之無光。煙氣薰天。煙風刺鼻。煙臺傾倒。煙雨沉淪。煙火失色。煙花散亂。煙鬼變形。煙精痛哭。而君仍不忍割棄癡戀。如故以致捉將官裏。去身入黑獄。罰款無力。又充苦工。打掃東堤。甘心出醜。噫。妾累君耶。抑君自累耶。是非自有公論。毋用曉曉。但妾因君之故。竟于政府之怒。下令逐客。強逼離異。使妾既見絕於支那。更不能重入君局。四顧旁惶。隻身無依。舉目中邦。誰稱知己。思維者。再別無良計。祇有與君永訣。返回印度。以終餘年。江文通云。歸然銷魂者。惟別而已。聽鴉聲而下淚。與鶯粟以無緣。臨歌促發。夫復何言。涕淚涔涔。希維珍重。勿以妾爲念。

美人關記

味 茗

情天之下。慾海之中。有美人關焉。多美人入關者。輒神迷。常有失魂於其中。而昏昏沉沉。似醒非醒。似夢非夢。且不自知其爲醒爲夢者。語曰。英雄難過美人關。良有以也。關之內有溫柔鄉。其間之美人。性情體態。與夫聲音笑貌。皆習於溫柔。因以名。所以核實也。鄉之內有田曰情田。其植物之種子。概曰情種。情種所生之根曰情根。其根既種牢。不可拔。而性質柔軟。或取而析之。以爲絲曰情絲。結其絲爲網曰情網。以之獵魚鳥。則比目魚。比翼鳥。比

諧 藪

四

肩。黻。所。獲。尤。多。人。或。誤。投。之。則。如。天。羅。地。網。不。能。自。脫。其。妙。用。有。如。此。又。有。花。曰。自由。花。開。必。並。蒂。燦。爛。奪。目。芬。芳。撲。鼻。香。聞。數。十。里。關。內。之。人。異。常。愛。惜。專。設。護。花。人。以。保。護。之。倘。有。誤。為。摧。折。者。必。擯。之。於。關。外。有。市。曰。風。流。市。其。中。所。市。之。物。如。脂。粉。香。水。巾。扇。衣。履。明珠。玉。石。釵。環。手。釧。之。屬。一。切。之。化。裝。品。五。光。十。色。雜。然。前。陳。醉。紙。迷。金。令人。目。不。暇。給。聞。其中。貨。物。多。由。關。外。輸。入。者。男子。一。入。此。關。則。美。人。必。要。求。購。物。以。故。市。中。異。常。暢。旺。獲利。甚。豐。然。所。獲。之。財。仍。供。美。人。之。用。倘。有。挾。資。出。關。者。必。為。美。人。所。拒。出。關。後。不。能。復。入。矣。其。荒。僻。之。處。有。古。井。并。藏。古。寶。貧。財。者。多。往。淘。之。關。中。形。勢。險。固。其。內。城。曰。夫。人。城。以。娘子。軍。守。之。每。當。戒。嚴。時。則。雌。威。大。展。有。如。獅。虎。號。稱。無。敵。閩。令。一。下。男子。即。不。得。輕。易。出。入。倘。犯。禁。令。則。處。以。呷。醋。之。罰。使。之。心。酸。重。則。以。閩。嶼。為。監。獄。終。身。禁。錮。故。欲。打破。此。關。殊。不。易。易。余。本。過。來。人。言。之。故。鑿。鑿。也。

滑稽聯吟記

雙 熱

雙熱與一寒久別矣。一昨忽來顧我。予曰：子曩者何處去？今也何處來？一寒曰：子我知己也，敢不實告。予從去處。予從來處。予曰：哈哈。子殆詩癡耶？乃出口作五言韻語。一寒曰：然。予固尋詩而來也。苟有詩興，何不聯吟？予笑而應之曰：諾。

一寒笑曰：請自隗始。即朗吟曰：「虛掩柴扉叩不開。」雙熱曰：胡說。扉既虛掩，不叩自開，豈有叩而不開之理？一寒曰：不然。予方推門，門內適有人倚門酣睡。予乃笑而爲之續曰：「遠離三舍把門推，開門闔寂無人影。」一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寒曰胡說人既遠離三舍安得如許長臂以推門哉雙熱曰遠離三舍者鼓勇也作勢也既退三舍乃直奔而前以加倍之力推其門也一寒乃作結局曰哭問客從何處來雙熱曰呸上句既云闕寂無人則問客者阿誰得毋鬼耶且見客萬無哭之理也一寒曰噫子何不思之甚歟夫既用力推門矣只此一推門開必將倚門酣睡者推動矣必被門擠入於門後矣其人既擠入門後此所以闕無人影者也其人又驚又痛此所以哭問客從何處來也。

雙熱曰一寒今當自予倡矣乃口占曰「一輪明月似燈紅」一寒曰不通不通月非太陽其光白豈有紅如燈者予曰此有理由也彼月裏嫦娥飢不得食乃殺玉兔而食之於是一輪明月紅染兔血況望月者又戴紅色眼鏡此時之月豈不紅似燈光乎一寒於是搖頭作勢而續吟曰「四關虛窗爲怕風獨酌無聊朋滿座」予笑曰此真不通之至矣既曰怕風則閉窗不違安有開窗者哉安有四面開窗者哉一寒曰此縮腳語也此歇後語也四關虛窗爲怕風不來無奈詩限七字予不得不截去三字咽住二字於喉際耳雙熱曰然則且駁汝下句既云獨酌是明明一人矣而又云朋滿座除非見鬼耳一寒曰人也非鬼也朋雖滿座無多酒人酒人惟一個耳故曰獨酌無聊朋滿座予曰好好聽我續來「持杯不飲酒常空」一寒曰豈有此理持杯不飲然則杯中酒何處去耶而乃常空耶予曰一寒汝亦笨哉此句當分二段解持杯不飲者彼滿座之朋也而酒常空者彼一個酒人獨酌無聊愈無聊愈飲酒一杯復一杯杯杯飲悶飲此所以酒常空也。

雙熱曰：一寒來來來聯吟。一寒舌出於唇，連搖其首曰：「一天復一天，來不得矣。」雙熱曰：「來來來，汝速為首唱。」汝倡之，予和之。來來一寒於是搔頭叉手，叉手搔頭，忽逼予耳而大呼曰：「白髮兒童扶杖來。」予蔚然一驚，陡然一躍。既而曰：「汝愈做愈不通矣。幾曾見兒童而白髮者？」一寒曰：「不然。予固近視，礙於途中，遇一兒童，且行且拖一短竹頭戴白羊皮之小帽，予誤以為白髮也。予乃笑而續吟曰：『身長一丈亦長哉，哈哈一笑淚如雨。』」一寒曰：「噫，子太通矣。兒童而長一丈，成人不將長至一里乎？一笑而淚如雨，一哭不將陸沈乎？」予曰：「此中自有奧妙，身長一丈者，日中之人影也。笑而淚如雨者，非淚也。兒童哈哈一笑，鼻中之涕直噴而出，汝既近視，必誤以鼻涕為淚矣。一寒不覺大笑，乃作煞尾句曰：『伸出手來豁五魁。』」予曰：「胡說小兒豈能豁拳，且與阿誰豁拳乎？」一寒曰：「非豁拳也。兒童既滿拖鼻涕，於是伸手掬涕而豁去之。張五指而亂揮也。」雙熱曰：「妙妙。」一寒曰：「今日敷衍過，明朝誓不來矣。」雙熱笑曰：「明兒再講。」

賦得豚尾奴 得奴字五言八韻

慕 穢

猶自拖豚尾，甘必作滿奴。族無同種念，黨欲保皇呼。牛後遮難密，猪涎愛切膚。齧惟院，妓依樣半車夫。宴社雞為伴，居家犬與俱。乞憐搔暮夜，追放遁泥塗。忍得新人笑，狂留故態迂。文身休斷髮，怕不齒韓盧。

賦得鴉片鬼 得鴉字五言八韻

嗜極形如鬼，名因號吃鴉。匪鄉分片席，墨籍認通家。一榻橫渠話，三人寫亮誇。膏焚同性命，癮癮此煙霞。但弄無

腔。笛。憑。他。載。怪。車。抵。談。如。谷。子。流。涕。亦。長。沙。燐。火。生。前。活。精。神。分。外。加。君。身。仙。骨。煉。其。奈。毒。中。華。

嘲議員十絕

維 箋

東村走盡又西莊。終日奔波運動忙。歸去燈前仔細算。區區稟有幾多張。
李家兄弟趙家哥。鎮日消閑載酒過。累得老妻真個苦。殺鷄爲黍費張羅。
今朝選舉會場開。如許公民絡繹來。親戚友朋叮囑遍。請君投我真疑猜。
一抹斜陽興已闌。鄰翁招我不應該。煞時投票期將止。爲甚遲遲猶未來。
雙眼懸懸發表期。中心焦灼訴誰知。倦拋法典臆。臆夢到京華。代議時。
一片噴嚏噴襟聲。萬頭攢動看分明。老夫眼力昏花否。似見其中有我名。
笑逐顏開喜欲迷。而今聲價五雲齊。議員豈易尋。常得歸向牀頭驕。妻。
運動全憑黨夥多。炫人更有墨西哥。翰君三寸生花舌。奈此金錢勢力何。
捲土重來複選區。大家依樣畫葫蘆。乞憐昏夜尋常事。此是進身第一途。
行行作客到京華。八大胡同且駐車。我自熱心愛國事。由他塞外奏胡笳。

孕娃曲

虛 汝

婦人懷妊數月內。頭目昏眩。心志怔忡。似病非病。口味無聊。飢思飲食者。俗謂害娃娃。或曰害保保。兒童口歌。

諧 叢

七

意調。蔑所稽證。然夷考其詞。綺麗嫵媚。能寫出小女子嬌豔口吻。因筆錄之。以供社會上之一噱焉。

紅娘子。子何嬌。拖拖若若。害保保。害了保保。猶自可。你看保保。保好。踉蹌。一想粉麵。搓圓子。二想韭菜頭。一刀三想鱸魚。燒竹筍。四想黃魚。蒸鱸。五想洋糖。糰子。六想凍魚兒。挑一挑。七想吃個麻團。七錦拌。(俗以杏仁瓜子桂蕊。梅子等為七錦)八想冰糖。燒蹄子。九想鮑魚。夾點刀。(俗謂肉脰為點刀)十想站在門口。瞧一瞧。瞧見哥哥。來到了紅綠線。買一包。送與妹妹。做花袍。還有洋糖。桂花糕。送與小妹妹。夜裏肚裏餓了。止。止。湖。

偷酒解嘲

新民

康成後裔。季札耳孫。有酒一罇。吝不飲。我戲偷飲之。而有後言。因作此告之。時三月七日也。

汪倫美意。寂寂此風。竊效畢卓之狂。遽招劉四之罵。甚矣酒能鼓情。亦能傷情。洵禍水也。然而梅花殘去。舞來春雪。堪憐。(昨何暖。今何寒。人情亦如是而已)竹葉新清。自笑朵頤何福。(負氣踏雪而出。遇友人。鋤月。邀至酒家。吃本色。紹興。味大。可人)視我囊空。如洗何妨。一日一愁。詩客呼寒。茶真解渴。翠袍猶着。醋亦醉人。果何必學劉伶。荷鋪隨地。欲埋孔顛。居家。彌月不醒也。哉。雖然。有花堪折。終須折。有酒堪偷。不害偷。昔人詠之。篇章。今人形諸事實。倘頌。罰則。石尉。曾言。短簡。一篇。自嘲。自詆。此啓。

介紹墮髻散

髻

滑稽藥房主人。精究化學。有年。不惜資本。祕製一種墮髻散。凡少年鬚子。或鬢髮。老翁於思於思者。一經搽抹。無

不應手奏效。寸草不生。鄙人盱衡國事。精力交瘁。年未耳順。而髮蒼蒼。而鬢鬢。此次與吳維翹女士結婚。女士要來剃鬚。鄙人立即如命。以博女士歡心。繼念剃鬚之後。仍將復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如板刷如鬚。刺豈不可厭。倘與女士偕傍之際。偶不經心。刺傷粉頰。於愛情大有關碍。素聞墮鬚散之名。購而試之。果然靈驗非常。但覺油頭滑腦。十分舒服。因思世間與鄙人同病。甚至一毛不拔者。頗不乏人。特為登報。奉揚介紹。於諸君之前。前國務總理謹啓。

豁盒諧談

明 璞

客吳淞時。曾君醒吾。為言有土豪某。每年秋收赴庄。其佃戶張三。必殺雞為黍以歡迎之。一年張憾其刻薄。竟自免除。某雖知其故而不肯自返。但思易佃。一洩垂涎之忿。偶吟云。年年收租總有雞。今年如何獨無之。此田不與張。三種苦無收。句為張竊聞。遂手捉一雞而磨刀霍霍。然使之聞之。某頓瘖云。不與張。三却與誰。後入城。為人具道之。有謂其非一氣者。某解之曰。前三句無稽。〔代雞字〕之談。後一句乃見幾。〔代雞字〕而作。聞者笑不可仰。

友人鄧稅益言清湘鄉婁底司朱巡檢。貪鄙異常。尤嗜好肥母雞。及豬蹄蹄。每年秋收後。必下鄉一次。攜健僕擔稻糶一副。隨行農家。有獻悉以納諸滿載而歸。肆其饕餮。時人有詩諷之云。橫擔長扁擔。直掛兩皮糶。肉斫三斤。障雞擇一隻。婆未免不為留餘地也。

諧 藪

吾輩南昌學子。有身短者。慣受長人睥睨而已。亦相形見絀。因戲作詩見志。寓意亦殊有趣。其詩云。長人笑我矮。婆娑我笑長。人沒奈何倒吊。三天無墨。水身穿丈二。又如何。

龍軼凡好談諧者。日昨論婚雲間。余作打油詩一絕戲之云。老龍不久返龍宮。龍子龍孫出此中。四海龍王將上表。讓君雲雨百年功。

清湖中諸生。有綽號吳胖者。富有才華。不謹細行。會童子試。不售。憤甚。僞託爲吳三桂之後裔。戲作一絕云。王業蕭條數百秋。子孫流落在潭州。有朝一日天心轉。萬里江山一統收。揭帖到處滿城驚。疑作大索舉。而吳已潛行矣。

余前掃墓金陵。薄遊浦口。汽車中遇某軍服中級軍官服者二人。中有一人。甫經南渡。見石頭城。巍然峙立。誤以爲雨花臺。其一人蓋前度者。竟漫應之。且云。城下之役。曾躬冒矢石焉。余暗笑之。成一絕云。石頭城當雨花臺。殺得同胞逞將才。頗似學童看布告。丙〔訛南字〕軍敗去比。〔訛北字〕軍來。

有胸無點墨者。稍知辨給。遇我輩中人。輒無理取鬧焉。一日與余邂逅。當筵戲贈一絕云。盲人慣說天無日。跛子翻嫌路不平。嚼字咬文殊了了。想君前世是書生。其人自是不復逞能。然此少時事也。若世故一深。未必出此。故余嘗以人生入世愈深。則天良愈沒矣。

余少從汪介生師游。時有僕人名老李。宋二者。面目黧黑。骨瘦如柴。彭聳雲。戲擬爲鬼。至以青天白日呼之。余有

打油詩詠其事。云：黑夜黃昏人是鬼，青天白日鬼猶人世間。不少半人鬼寄語，鍾君莫認真。或謂有吾家四爺遺風，則吾豈敢。

白眼看人古今憤，恨余以家貧身賤。所遇偏多，嘗有句云：悲憫人天感百端，河山相對涕洟瀾。驕人白眼無知甚，只當彌留不忍看。靜言思之，吾知過矣。蓋本不足責而責之，尚不能欲除煩惱，須忘我也。

有田家子少小離家，老大還鄉。遇老父於蕎麥田中，兩不相識。因問之曰：老頭子，這紅梗子綠葉子開白花結黑子的是什麼東西好事者聞之作詩譏之云：紅梗綠葉開白花，結成黑子像芝蔴。蔴麥不辨渾閒事，游子歸來不識爺聞者捧腹。

昔長江水師岳標有一書識於韻語，告示中姑寬倒作寬姑，雖為韻限實不通也。時人有詩嘲之，惜僅記其二句云：姑寬如何作寬姑，枉在江長充識書。余謂此與清乾隆帝咏翁仲如作仲翁事相類。

癸丑南方獨立之初，項城先解除中山鐵路權。某士人戲改隨園馬嵬驛詩兩句云：到底魔王負舊盟，江山情重偉人輕。雖比擬不倫，亦頗有風趣也。

蔽廬非詩話 (續第二集)

箸 超

次年余亦議親於同邑湯姓，雖不堅持相壻之請，而冰人口氣若於言外見者，余父性素快直，就曰：即相何妨。雖然此卻是大難事，余貌之不屬，誰不知之。湯氏本俗人，又不能以腹相者，無已，余父以秘計令次兄代之，而余固

未知之也。屆日第聞次兄有東浦之行。越午歸。次兄即笑嘻嘻以和韻示余。余見之頗有愧色。越諺不云乎。六月債還得快。謂次兄之刻薄乎。則余實有以先之。殆非平允之論也。詩曰。看我重新扮。六郎羅衫猶是舊。時裝可憐。陋骨難蒙虎。莫怪喬公錯。點惹此日。朶頤誇妙。培他年盛額。伴新娘。（余豐於額故言）相皮相骨。都成幻。除卻姓湯改姓章。

前年八月間。余獨行南京路。意欲雇車至味純園。偏覓不得。適有簇新之三瓣包車。自四川路轉角來。拉車人若逆知余之覓車者。信口謂余曰。汝何往。余將回。至憶定盤路。若路便可帶汝去。予曰。余將至張園。極便。極便。拉車者亦曰。便。便。遂上車。甫合座。拉車者以手探其腹囊。摸出一紙條。謂余曰。請客人替我講一講。余取來審視。一過昨舌不能贊一詞。噫。繁華地點。廉恥全無。上海之爲上海。余知之矣。閱者欲知此紙條中果寫作何字乎。蓋一首絕妙之五言絕句也。其第二聯曰。懊惱出門去。歡喜進門來。其末聯曰。最後五分鐘。呀。嗚。要死哉。

越俗夏秋之交。必爲龍舟競渡之戲。屆時分村。競修門。華鉦鼓之聲。不絕於耳。畫旗繡幟。日遊行於澄湖碧浪間。時或犀徽爭先。駢艘並進。昂首掉尾。振迅若有神。而歌吹祀養之盛。士女豐容之觀。雲合霧集。農畝之家。亦復約戚友。具供饌。傾終歲所積。爲一日雞黍之資。蓋風俗所習。不可遏也。雖然。謀國之道。貴於富民。富民之道。貴於節用。此種浪費。其爲期雖促。其受累甚廣。亦蠹國之一種也。余幼時曾有龍舟曲一章。頗堪醒世。歌曰。有客談龍舟。龍舟本越俗。我家鱈湖濱。年年看不足。四坐且勿喧。聽我龍舟曲。四五月間。梅雨晴。春花一起好。收成。佞神。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賽會尋常。如雲士女。惱爲東迎。爺翁西接。塔今年。還比往年。趣號炮聲。自遠來報。道神船收祭去。賽會之日。午供泥神於巨船。周行各村。謂之收祭。羊豕糕桃。儼神儼香。花紙馬案前。掛忽聞菩薩來。鼓聲齊向船頭。突突拜笙歌。百道聲如雷。彩旗前導。龍舟來金鱗。翠鬘張巨。噴街頭。接尾自相。推出。驅少年。健於虎。船旁。鼓櫂船梢。櫓。每舟選少年有力者。二三十人或鼓。櫂或扳櫓。白帳當中。旗四。飄裝成隊。隊天。麗舞大龍。盤旋如有神。小龍掠水。點晴。斑。小者名泥。鰲長身而狹。其疾如風。盤車裝點更華麗。亭臺宛在鏡中。行梢。婆年紀十五六。一半歡欣。半羞縮。有時躍水過。額間神情非笑亦非哭。鐵幹海鬼名紛紛。盤車龍舟之最大者。上裝亭臺樓閣。以金飾之。船尾有一年約十五六女。郎盛妝而坐。謂之梢婆。又有鐵幹海鬼等。舟雜龍舟中。天公作惡。日西沈。龍舟散去。歌場歇。蕩婦菱童。齋出神古來。太史是探風。熱鬧喧傳。入九重。不聞民情。與風俗。單將兒女說。西東。乾隆皇帝。問宰相。越俗賽會。真榜樣。清甸湖上好繁華。脂粉一天八千兩。越俗賽會。以四月六日之清甸湖。最爲熱鬧。相臣稽首。萬歲爺。不過家家鷄黍。排那費許多。香水粉。翡翠簪。與玳瑁釵。吁嗟乎。十里周圍。十萬戶。一家一鷄。何足數。浪費金錢。不算真。消耗精神。無處補我。爲越人長太息。龍舟之毒。毒如蠅。何時。陋習盡。刪除。教民擲衣且節食。此余二十年前之諧作也。更新而後。百廢雖不能具舉。而於此種惡習。禁止頗厲。亦吾人愜心之一事也。

予十九時受知於邑宰何公。得參與公益事。當時豫倉舊董某紳者。一執袴子也。性喜溫色。而又好賽錢。一食必

兼二三人芙蓉膏則每日至少須一兩。纔能過癮。時人多以四老爺呼之。喻其有四癬也。余曾有詩嘲之曰。裘馬
 關關向曉奔。居然浪子入公門。官家于甚春池水。公服綢將越女禪。不愛金錢不愛珠。骨牌着手骨頭酥。民間知
 否紅紳士。便是卅年老賭徒。下箸何曾費萬錢。餐餐腹是神仙笑。他措大妬人甚。肉食鄙夫逞口禪。纔擱烟鎗
 上。絲呢扳談幾句。又神疲。門前光祿紅金匾。疑是芙蓉仙子祠。某父曾署某省按察使。而某亦二品銜之候補
 道也。

邑有富室陳某。兄弟二人。皆長於盤剝。然手足之間。又絕不相能。以故鄉人呼其兄曰長毛。呼其弟曰鬼子。喻其
 兇狠而操戈也。兄有子某。頗有儒雅氣。會書齋落成。洩某孝廉題其額。孝廉固刻薄者。援筆立就。匪夷所思。四字
 以應之。觀者多不能瞭解。適余過其廬。笑謂主人曰。某公何辛苦乃爾。其實將尊府門外大招牌。移以題此。最為貼
 切。蓋某素操洋貨業。其大招牌上。則洋廣雜貨四字也。事聞於孝廉。束余以詩曰。苦心題小閣。底事卻干卿。令子懺
 前孽。貪夫獲美名。匪夷成幻想。洋廣是真評。寄語愛財者。路人抱不平。余讀其詩。頗以多言自艾。然若輩實民間
 巨蠹。亦不可不有以警之也。

(未完)

呀先生亦太會調笑矣

清

尚

天瑞題



瀛聞題詞

句部工集超箸

壯年學書劍。迢迢滯遠方。相看萬里外。野果充饑糧。天地終無情。役役常辛苦。高視收人表。始覺心和平。安得萬丈梯。安得萬里風。牢落乾坤大。携我豁心胸。

暮春題瀛西新賃草屋第四 前出塞九首第一 巴西驛亭館

江漲第二 彭衙行 新安吏 寄薛三郎中 秋日夔府 太

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鳳皇臺 夏夜歎 奉寄江南韋尹

巴西驛亭

瀛聞目錄

亞而勿來德

海外迷信

橡皮閘人

蠟製兵士

兩面鏡

水面車

人造絲

人造霧

卡美龍

胭脂蟲

犬塚

目錄

蔭吾

求是

求是

震旦

震旦

南華

南華

雙熱

雙熱

逸梅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瀛 談 一 束
目 錄



警 衆

瀛聞

亞而勿來德

(蔭 吾)

距今數百年前。大不列顛帝國之旗下。有一中興之主。出焉。賦性溫柔。兼有智識。其才略之高偉。兵法之精通。爲列代諸王之崛起。今且述其際遇。而與諸君同頌其英豪也。

英王亞而勿來德。少有大志。聲威震天下。踐祚後。台伍斯海盜猖獗。率如虎如狼之卒。長驅渡海而來。英兵迎拒。屢戰屢北。錦繡河山。日爲蠶食。數月以來。幾無一片乾淨土地。及後警信上達。英王投袂起曰。國家存亡在此。一舉矣。遂率千百殘廢之卒。誓爲背城之戰。豈知海盜強暴。鋒不可挫。接戰數仗。則又一蹶不振。健兒潰散。勢如瓦解。不得已。王亦自森林而遁。

長途奔走。淚滴衣襟。寒星照夜。苦無投宿。嗚呼。赫赫有名之英主。竟較陋巷窮儒之劣若矣。既而舉其淒涼之視線。觸見孤邨。在望茅屋三楹。燈光如豆。熒然自室中迎出。王大喜。行百餘武。達其地。入門後。則見一老婦倚爐炙餅。王乃靦顏致詞曰。余英國之殘兵也。迷途至此。欲投宿君家。且乞殘羹冷炙。以果吾腹。可乎。婦憐其狀。遂諾之。且曰。妾今有事外出。煩君留守。爲我看護此餅。王唯唯以應。婦遂出門而去。

嗚呼。此時之英王。其狀果如何耶。戰袍之血。猶滴滴而未乾。戰鼓之聲。恍恍乎盈耳。而雄心壯膽之英王。深居於荒野。淒涼之斗室。萬鍾心緒。鹿鹿難堪。軍國愁懷。鬱鬱誰語。其腦筋之所感。其夢魂之所接。無一非鐵馬金戈。

瀛聞

錦旗。繚繚。苑如。置身。戰地。而慶。兵馳。遂於。二軍。者蓋。一縷。肅殺。之氣。而已矣。

既聞。戶外。呼。犬吠。驚耳。英王。腦膜。一觸。驚斷。黃梁。啓門。視之。則此。婦已。側耳。而待。矣。婦。入戶。則見。鐘火。炎。氤氳。成氣。所炙。之餅。化爲。焦物。而此。可憐。可恨。之壯。士。木立。鐘旁。若。熟視。無睹。者。乃大。聲叱。之曰。汝。諾。余。負。此。責。任。今。何以。放。棄。權。利。而。毀。敗。乃。爾。噫。余。能。憐。汝。汝。其。何。以。對。余。斯。時。也。離。魂。失。魄。之。英。王。其。情。狀。有。難。以。筆。述。者。少。頃。饑。不。可。耐。霍。然。張。目。遂。強。顏。謝。罪。且。乞。老。婦。之。賜。食。焉。

留數日。殘兵追蹙而至。王乃謹謝此婦。遂揚鞭而去。削竹爲矢。軍威重振。戰鼓一擊。捲土復來。交鋒後復大敗。王遁居島上。糧食殆盡。殘兵數十以捕魚爲生。一日午後。駕舟張網俱去。惟王與后及一僕留守島中。和淚對語而已。

蒼蒼者。天。潺潺者。水。嗚呼。英雄。安能。享受。此。間。之。歲月。哉。英王。素居。無聊。微觀。沉思。若有所。悟。若有所。悟。忽聞。履聲。窸窣。見一。跛足。丐。扶杖。而來。乞食。王前。王曾。受難。者也。固。當憐。其饑。寒。雖然。此。日。之。英王。非。復。高居。敦。鮮。衣。繡。服。玉。食。之。英王。矣。瓶。空。壘。罄。囊。橐。垂。垂。惟。得。白。蘭。地。一。杯。麪。包。一。塊。而已。嗚呼。王。固。仁。愛。者。也。奚。忍。拒。之。乃。授。於。丐。曰。余。食。少。不。足。以。濟。汝。一。飽。雖。然。我。爲。英。倫。王。不。能。盡。責。任。使。人。民。流。離。於。此。則。我。之。罪。誠。大。矣。哉。汝。雖。丐。亦。同。胞。之。一。份。子。也。我。安。忍。不。與。汝。食。丐。受。而。謝。之。將。去。且。自。語。曰。王。誠。仁。人。也。我。必。有。以。報。王。

夕陽西下。樹影婆娑。王獨臥草地。輾轉反側。不能成寢。久之。漏短鐘殘。始有倦意。朦朧間。忽見紅光起於庭畔。有

一老者手一書而直立王大駭厲色問之老人微笑曰王以我爲何如人耶實告于王我卽今日之白蘭地一杯及麵包一塊之跛足丐也我感王之盛德故乘夜而來以事相告王其毋疑請聽志告明日朝起速至附近之荒林中執畫角三吹之當有壯士五百人來隸麾下此一週中可驅王之仇復王之國矣英王方欲頓首受教而老人已倏然不見急披衣出戶惟見殘星斜照曉風拂拂而已噫此豈南柯之夢境耶

愁腸百結難破疑團英王得此奇夢不能成寐坐以待旦少頃金雞高唱東方搖白天公果放新晴矣急馳至荒野畫角一吹而島中之兵俱至再吹三吹則壯士五百果擁臂而來矣咄咄怪事飛將軍真從天而降乎非也蓋此五百壯士本英王之舊部兵敗後與王相失潛伏海中今日扁舟掠島而過忽聞舊王之軍號遂欣然來會耳嗚呼神龍得水猛虎張牙憂容鬱鬱之英王其收功之日殆不遠矣

英王既得舊部龍顏大悅遂誓於衆曰強暴海盜侵我疆土汚我大不列顛之名譽其讎可謂不共戴天矣今我俯伏處島中備嘗艱難卒能無恙此我恢復之大好機會也軍行矣其從我來於是一片干戈勇往之聲直隨王之誓言而起兵士皆大呼曰今日不排異族使倫敦之市無戎馬之跡死不已也遂長驅遠颺一戰再戰勢如破竹未及一週台伍斯力窮遁去王乃率兵入凱旋之門

海外迷信

求是

德國普通迷信謂赤子之體有長毛者必不成長手有短毛者成長後必富貴頭有二旋毛者終身多幸福過此

則不祥。小兒搖盞空時。人若搖之。則兒有疾病災危。遇牝豬引豚。祥瑞之兆。野兔奔過面前不吉。蜘蛛伏果壳中。熱病痊愈之兆。犬以足抓門。爲死亡之警。信。漁人若計算其當日魚數。是日不復能得魚。鼠於晚間嚙人衣服。則有逼迫之災患。貓口則新嫁娘有吉事。驢背上十字形交錯處之毛。能治百日咳。惟咳愈則驢死。蜜蜂羣集於枯樹。則其家十二人內必死一人。他家象養之蜂。來集於住宅者不祥。大木槌發爆聲。爲死人之預兆。燕巢屋上。吉殺燕者不祥。蟋蟀除百祥。傷之者不利。鴉鳴之聲。數。奇主天陰。耦主天晴。

英國普通迷信。謂家無故失貓。則其家必有災禍。未滿一歲之兒。不可對鏡。否則成人后多不幸之事。在家開傘。必有不吉之事。途中遺傘。必有失望之事。若爲人拾得。則失望之事。移之他人。

日本人產兒後。每值木一本。以爲紀念。此兒長成結婚時。卽伐木爲衣笥。夫婦均鄭重視之。又土津川之俗。行婚禮時。男家必以酒一升致女家。故其地謂生一女。謂生酒一升。

橡皮閹人

巴黎愛司德路新建之天主堂。周圍二百餘里。門前鐘樓。高聳雲際。一切陳設。皆極新奇。前門立一橡皮人。內設機關。有人撞門。則機關擊動。自能舉手開門。點首迎客。其皮色及身材。皆與真人無異。所著之衣帽。亦按時更易。故凡初見者。或與爲禮。或與通問。姓名蓋皆莫知其爲橡皮人也。其尤奇者。近有一賊行竊於堂。將由大門逸出。忽見橡皮人。驚急。委所物於地。狂奔而去。門者。杳然。亦異聞矣。

蠟製兵士

法京博物院有一室藏蠟兵一萬九千具。為一人所製。其兵之服飾。乃仿自古各種樣式。如歷史然。光怪陸離。無奇不有。自遠望之。步伐整齊。如體操形式。如赴敵之兵。啣枚疾走。不聞號令。中西人參觀皆歎為得未曾有。製造本為拿破崙隊下之卒。既退伍。則依此美術以終其身。故能有此像生妙手也。

兩面鏡

震旦

日本南河地方於郊外墓中掘出石棺一具。中有兩面鏡一方。正面徑四十五分。上鑄龍鏡三字。外行作鉅齒紋。菱紋。複線波紋。櫛齒紋。上盤華式圈帶。下附木底。徑四寸。每寸有乳鏡面。鑄漢文銘。僅二字。反面樣式一如正面。毫髮無異。字跡剝落不可辨認。

水面車

美國大製造家查爾氏創制水上腳踏車。車有三輪。輪下作三小船形。浮於水面。每船長一邁當半。船板膠塗油漆。水不能入。內藏輪機運水。其下部悉如腳踏車形。由著名名駒腳踏車之某女士試用。每句鐘可行華里六十里有奇。

人造絲

南華

歐西人士近日研究人造絲之法。日有進步。英倫等處已有成績。可觀。前者皆用棉花及他植物纖維。質成之。今則

滋聞

用棉子之殼。其價極賤。不啻棄物。乃忽成爲最貴之品。造法取殼汁入桶內。用大壓力擠之。與蠶絲無殊。是亦物質文明進步之一也。

人造霧

美國加利禮尼亞地方多產果實。爲欲籌禦霜之法。或乃創爲造霧器械。如二車形。附以鐵製之唐克。上布溼草。時以自動機噴水。草上使不乾燥。唐克之底。有鐵格子。上燃松脂。有自轉扇。使之使松脂之熱氣。由濕草中透出。則成霧狀。時以此車周行菓樹間。則滿樹均在霧中。霜自融化云。

卡美龍

雙熱

卡美龍(譯音)俗名食蟻獸。吐長舌如細棒。舌尖多黏液。此液飽含腥臭。以餌蟲類。性嗜蟻。蟻又偏嗜其腥液。輒被黏不得脫。而卡美龍則徐徐食之。西印度諸島及南美人多畜此獸。取其能吸食小蟲類也。此獸全體之色澤無定。掩映綠林下。則綠。若在紅薔薇及玫瑰花下。則成落湯蝦子矣。

臙脂蟲

此乃仙人掌之害蟲也。產於墨西哥之山地。後經染色家之試驗。以其可爲洋紅(紅之鮮明者曰洋紅)也。遂以爲益蟲。因而飼之。喜棲於竹葉及凡百草木之嫩葉上。身極小。其種乃胎生。背後有二個細管突起。泌出一種甘露以誘蟻。依蟻之力。遷帶其種子於各處云。

犬塚

逸梅

壹丁勃堡者蘇格蘭之京都也。城垣雄峻。上築砲臺。可由羊腸小道盤旋而上。風景殊幽雅。絕無塵囂氣。故當春秋佳日。游人如繩。遙眺四野。山則慘青。飛翠水則碧波。澄清如開畫本也。俯瞰堡下。有三角之地。羣花吐蕊。綠草如茵。若一小花園。然中峙碑石。憑弔斜陽。游人至此者。幾疑爲峴山之墜淚碑也。及讀其文。曰犬塚。嗚呼。斯犬何令人尊崇若是耶。蓋有因也。相傳壹丁勃堡駐有鎮守之兵。是犬即爲軍主所養。於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英吉利與阿富汗開釁。壹丁勃堡之兵。調往印度接仗。此犬亦隨之。當鏖戰時。英將密斯菲律。生手執英國之旗。指揮前進。忽被彈傷右臂。受創頗重。而阿富汗人於此時拔鋒利之刃。勇猛疾馳。前奪旗幟。英軍幾不能支。萬分惶急。而此勇敢之犬。忽奔出以其尖銳之齒。嚙其將領之腿。密斯菲律。生竟獲不死。英軍之旗未被所奪。是皆犬之功也。故葬此犬而立碑石以表揚之。

瀛談一束

警衆

自倫敦南行二十五里。有玻璃巨室焉。土人呼爲水晶宮。地勢高峻。卽而望之。巍然若岡阜。廣廈崇旃。建於其上。迤邐聯屬。霧閣雲窗。縹渺天外。南北各峙一塔。高矗霄漢。北塔高四十丈。凡十一級。磚瓦棱角。愈厝欄檻。悉以玻璃爲之。日光注射。一片精瑩。其中臺觀亭榭。圍圃池沼。花卉草木。鳥獸蟲魚。靡不備具。四周隙地數百畝。有商店若干所。酒樓茗室。隨意所之。有音樂院一。可容數百人。彈琴唱歌。諸樂畢奏。幾於響遏雲而聲裂帛。他若魚龍曼

筮百戲並作。凡一切緣繩擊撞。吞刀吐火。舞盤穿梯。搬演變化。光怪陸離。奇幻不測。能令觀者目注而神迷。之誠異觀。哉。宮之中央。有大劇場。所演多英國古代史事。戰陣亦以刀矛。貴官出巡亦乘輿。儀從彷彿中國。最奇者室宇。可以隨時變化。儼如空中樓閣。彈指即現。宮內遊人雖衆。無喧囂之陋。習凡入覽者。畀以銀錢。二枚游覽四日。尙未能遍其宮院之大。可知已。

距緬甸正埠五里。有地名晏公河者。綠水灣環。風景清絕。埠中富家兒。於清和節候。類多臨河而居。以消長夏。又或買棹河干。容與中流。相約爲水嬉之樂。誠勝概也。某年四月。該埠富家女郎。名滑靈祿者。係一舊王族也。日暮約女友閒遊河畔。將解纜。抵對岸市藁茨。甫下埔。突爲鱷魚所捕。時則波浪翻騰。江聲大震。蓋鱷魚潛伏岸邊。以伺人。一如貓之捕鼠。既得人。即鼓浪出口而去。諸女友駭甚。歸報其家。言鱷魚巨甚。長逾千丈。必葬魚腹矣。女郎固有父。精催眠術。聞耗甚。既而忿然曰。必報是仇。且必速行我術。或冀鱷魚以女郎爲戲物。尙未嘗魚吻也。遂奔抵河干。載指怒。晉注目視河口。逾一小時。不少瞬。已而亟取岸上蕉葉。其大可覆人身。復在衣袋上。出紅索。細葉作十字形。爲時極疾。口中喃喃。又不知作何語。既畢。放棄於河。手揮之曰去。上時正水落。蕉葉即逆流而去。直出河口。其行如電。轉瞬不見。彼則跌坐河畔。垂眉閉目。若老僧之入定。然來觀者咸屏息以竊其異。久之。遠見河口波浪掀天而起。似有一鉅物。挾鱗而至。逆視之。鱷魚也。鱷魚有足。及岸沿步而上。蠢蠢伏沙灘。不少動。若失其知覺者。又頃之。蕉葉上紅索。則纏繞於鱷魚之吻。及其身。衆人視線方集於鱷魚。俄回顧間。瞥見一女郎。時則

正伏在於一蕉葉衆譁。視之卽被。鱷所捕之女尸也。女已溺斃。父哭之痛。少焉。父手白刃。加於鱷魚之項。而灑血以奠其女焉。

有一新西蘭。噠子曰伊泊頓。環遊地球。道出日本東京時。某君往訪之。噠子援筆書云。余家在新西蘭。二三年前。始至英國。去歲臘月。有環遊地球之舉。先從倫敦。赴南阿。觀維多利亞。瀑布。極其壯觀。恐奈卡拉尙不能及。此復經雅典。孟買。緬甸。香港。上海。北京。旅順。大連。長崎。宮島。琴平。西京等處。始至東京。路程可三萬里。敢問有何見教。某君云。此行所見風景。以何處爲佳。又書云。各處風景。均不惡。豐山尤樂。某君云。日本風景。視他國如何。又書云。除英國外。以日本爲最。某君云。君昨日已參觀東京噠學堂。敢問日本教法如何。又書云。余因不解日本所用之指語。法故無從知之。君亦知歐美現行之讀噠者之唇之法乎。某君云。不知。又書云。其法不外。視噠者之唇之動。卽可知其意之所在。荷遣人至歐美。調查爲益。當不淺也。某君云。君每至一處。必參觀噠學堂乎。又書曰。然。某君云。君所苦者何事。又書云。吾不能唱山歌耳。然余亦有一莫大之幸福。因不聞一切之聲。故能飽睡。飽睡。實人生至上之幸福也。聞此噠子遊箱根後。將往加拿大也。

昔有女名仙尼。潘洛司。克。尋親時。僅八歲。生於俄國堪察加之北方。其父兄某某。於某年因避俄國虐政。相偕潛赴美國米西根省種田。一去久無音問。由某母鞠育於家。當其父兄赴美時。此女年方三歲。及粗有智識。聞母言及父兄之遠出。常思念之。以至啜泣。其母亦因眷念夫子。乃病困憊牀褥。均由孝女侍奉。終年不怠。卒於某年。不

幸逝世。此女見母故後。愈覺伶仃。尋訪父兄之志。愈加激烈。遂棄故鄉。獨身越過俄屬東海濱數千里。而至海參威。哀泣於美領事。美領事某。大嘉其志。乃為致書於神戶美領事。請為援手。使彼赴美尋親。此孝女即乘神立丸到神戶。當其到日。即謁神戶美領事。美領事及其館員。無不嘉歎其奇行。竭力以為協助。時有見之者。謂此孝女。丰神擢秀。性至誠篤。其言動儼若成人。甚有禮法。每於晚間夢中。念及父兄。輒啜泣到明。其孝實出天性。云夫中國以孝為教。往昔歷史。萬里尋親之人。成名於世者。頗為不乏。然終無出於八歲幼女者。是其風義。足以愧我末俗之忘親者矣。

有法人某君。系出大家。數年前。貧困無聊。由法國渡海赴英。宅居於倫敦之郊。以教授外國語為糊口之計。然窘迫如故。幾至不能存活。惟每星期定購報紙若干。藉為其岑寂中排遣之具。一日。忽有某報登有廣告。其文曰：「訪求法國上流社會人一名。必須系出大家。受有教育者。令與某貴女結婚。詳情可問巴黎某律師。」某君立即應召。由律師覆函。令其往巴黎面談。某君摒擋一切。始克成行。既抵法京。律師告之曰：君之身世。做處已探聽詳細。甚為滿意。目前所應議者。君能否照約辦事耳。某君請其約。則曰：第一須立誓嚴守秘密。某君立允之。於是律師告以待嫁者。乃一法國貴女。其年紀甚少。姿色又美。且門第甚高貴。願與君立約。而後以身相許。某君又請其約。則曰：未行婚禮之前。不能與貴女相見。既行婚禮之後。當夜與貴女同居。而居異室。而臥。次日之晨。即須遣回英國。嗣後除定例外。不得擅赴法國。所謂定例者。每年一次。是也。屆時當以下午。至巴黎與其妻同桌一餐。同

居。一。夜。居。時。仍。共。屋。而。異。室。及。次。晨。即。須。乘。第一。次。火。車。造。回。英。國。設。能。如。約。而。行。則。每。年。當。以。五。百。金。鎊。相。贈。祇。須。聽。其。自。然。決。無。翻。異。然。使。一。有。好。奇。之。心。欲。起。而。為。搜。探。之。舉。則。贈。金。立。即。止。付。某。君。一。許。之。於。是。舉。行。婚。禮。既。婚。後。覺。新。嫁。娘。之。既。美。且。少。斷。非。始。意。所。及。料。而。結。婚。後。第一。夜。所。居。之。室。其。繁。華。富。麗。在。貴。族。社。會。中。亦。可。以。首。屈。一。指。所。苦。者。新。郎。獨。擁。孤。衾。形。影。相。弔。而。已。

海 上 竹 枝 詞

源 聞

我爲衆生無量悲鼓吹新劇幾心裁如今男女合演
者敢是西洋學得來
尋到西來又到東渾身兜搭是尖風諸君可曉儂心
急夾着腿兒跑路空
向來噉飯是洋行那曉開心也改良愁煞英俄德法
比大家沒個好收場

劇趣

心若起

劇趣題詞

箸超集工部句

可。惜。歡。娛。地。也。復。可。憐。人。春。色。豈。相。誤。啼。垂。
舊。血。痕。形。象。丹。青。逼。使。我。潛。動。魄。君。聽。空。外。
音。礪。魄。共。充。塞。翠。然。眉。骨。皆。爾。曹。滿。堂。動。色。
嗟。神。妙。借。問。苦。心。愛。者。誰。逢。迎。少。壯。非。吾。道。

可惜 雨過蘇端 歸燕 得弟消息第一 贈虞十五司馬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綺衣 三川觀水漲 久雨期王將軍不

至 戲爲雙松圖歌 韋諷錄事宅 清明

民 權 索 第 三 集

劇趣目錄

麗麗所劇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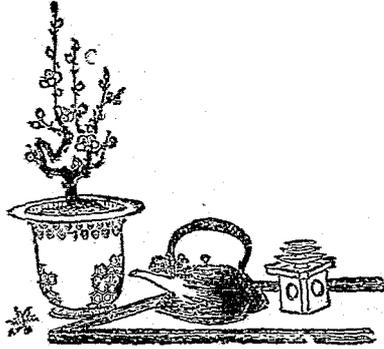
戲劇雜談

目錄

正 秋
義 華

民 權 素 第 三 集

目
錄



劇趣

麗麗所劇談

正 秋

總角時。繇堂兄絮往湖蕙會館聽戲。至則兩廊上下。已無插足地。因上戲臺。伏門窺旁觀焉。初則異常快樂。嗣忽有一花紋斑斕之紅臉。突然走出。陡吃一驚。幾乎哭出聲。是何戲名。則已忘却。惟憶紅面孔與白面孔相打耳。及今思之。古人非泥塑木雕者。焉有塗朱抹粉。青赤黃黑。臉上繪出種種顏色。以成奇形怪狀之理。優伶爲此。野蠻已極。但再一轉念。則當初首創畫臉者。思想正復不惡。蓋處專制時代。言論不能自由。於是將社會上忠奸智愚。賢不肖之各種形容。分爲數種。使人一望而知。不假思索。對之或生敬慕之心。或生羞惡之心。亦勸世罵世之道。未可以厚非也。然以看新戲之眼。光觀之。則已失真。相而唐突古人矣。

舊戲中各種脚色之白口。項項不同。老生有老生白口。小生有小生白口。大花面有大花面白口。二花面有二花面白口。小花面有小花面白口。開口跳有開口跳白口。老旦有老旦白口。正旦有正旦白口。花旦有花旦白口。更且各有文武之分。架子做派。以及唱工聲浪。亦復各自不同。較諸新劇家不分文武。不別老幼。聲音笑貌。均無準則者。迥異雙方比較。則舊戲價值。勝似新劇多多。故吾謂新劇家欲受社會歡迎。欲伸張勢力。非從舊劇上詳細研究。痛下苦工。葺長補短。以借鏡焉。不可。

舊戲唱白。崑曲最文。至於西皮二簧梆子各種戲曲。辭雖通俗。惜皆謔陋不堪。一則失之過高。一則失之過鄙。過

高則解人難。索俗耳聞之味。同嚼蠟。過韻則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祇可以聲色怡悅人耳目。是二者皆不能雅俗共賞。惟吾國識字通文者少。故崑班戲曲高和寡。已如陽春白雪。作廣陵散矣。嘗有友人欲將舊戲曲本修削。改正然而言之匪艱。行之惟艱。蓋優伶大半不尙學問。第求字正腔圓。不計文詞工拙。曲自其口出。而能心知其意者。百不得一。偶值熱心改良戲曲之士。直言相告。爲之指點誤處。若輩微特不之感激。以就正。請教。抑且笑人。外行疑人吹毛求疵。必待鼎鼎大名之角兒。變換字句。若輩方始競起效尤。通與不通。弗遑計及。否則彼以爲師父如何教法。則如何唱。未經名角出口。而另改詞句。必致貽笑內家。後生小輩尤爲固執。即使改正印行。徒使識字通文者購閱。不能使優伶在紅氍毹上。照新脚本唱。空費心機。庸有濟乎。

新戲重小生。而小生人才不可得。向舊戲班中物色。亦百不得一。陳嘉祥在第一臺。每演新劇。做是能做。說亦能說。一齣戲中。總有幾場令人解頤者。但認真果然認真。不可謂非善體戲情。惟宜唱窮生。且祇可與中下流人看。不足與中人以上道也。蓋一則無富貴氣。再則滿身都是塵俗氣。滿口盡是中下流社會口吻。所作種種神氣。亦是中下等人之神氣。尤不免於過火。馮春航雅不願與之合唱。想爲此耳。然比之全身火氣。俗不可耐之李慶棠。勝似多多。唱雉尾生。則不足觀也。已。

欲求一堪稱小生全才者。惟朱素雲。平素雲雖未唱過新戲。而其於三國戲也。英氣勃勃。不失大將威風。眉宇間恒有殺氣流露。於不知不覺之中。其於文班戲也。溫文爾雅。風流蘊藉。殊有瀟灑出塵之致。字眼之準。切唱白之

集 三 第 素 權 民

規矩聲韻之不與衫子花旦混。徐王而後一人而已。且通文墨。書法既工。尤精繪事。餘子碌碌。能得其英雄氣。不能得其儒雅氣。能得其儒雅氣。不能得其英雄氣。何況十餘年來。後起小生。於英雄儒雅四字。並一字而無之乎。是故素雲若唱新戲。亦必大有可觀。觀之陳李之徒。限於程度。雖竭其平生之力。演來終不能亦莊亦諧。宜雅宜俗也。學問不同。天賦各異。烏可以相提並論哉。

前言西皮二簧。詞句誦誦不文。凡屬優伶。類皆不敢輕於改良。然此語可以評後生。不可以評前輩也。蓋前輩早有活口。死口之分。所謂活口者。不拘拘於曲本。唱白腔調。能隨時增減。隨時改易。善於變化。一無固執。意謂其口舌不死板耳。故叫天兒唱失街亭。元板次句有時唱「一來一往統龜貅」。有時唱「甯征北勦統龜貅」。去冬來滬第一天登臺。則唱「吾命將軍統龜貅」。曲文無一定而行腔亦無一定。故後起輩生欲學其唱。白每有捉摸不定之艱苦處。發哉。此老恐人傲。尤便爾活口。其叫天之所以為叫天歟。但學唱譚調。學做譚派。則南北猶不勝其枚舉也。詞雖月異而歲不同。腔雖屢變迭變而不一變。亦無濟也。且夫防人偷其好腔好調。則其並非為改良曲本。也可不言而自喻矣。由是以觀論其才。固不可謂非智者。論其器量。則亦管而已。惟其恐怕被人學去。而不在于詞上研究。故所改者。往往不逮原本。有意思。如洪羊洞慢板末句「你得要驚動了年邁太君」。確是體惜老母之詞。孔子云。父母惟其疾之憂。楊六郎病。囑宗保。你得驚動太君。正是為人子者之一點孝心。乃叫天改唱「怕只怕熬不過尺寸光陰」。詞雖未嘗不通。獨是原本之好意。反從此埋沒矣。如文昭關搖板「伍員馬上怒氣沖

跳出龍潭虎穴中。意思果不貫串。然拆開來講。亦尙通順。叫天大頭聳。改唱（勒馬停蹄感風勇。那旁坐著一老翁。）意義亦殊不合。蓋伍子胥緣老父忠直敢諫。致觸平王之怒。而釀滅門慘禍。恨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故冒險出亡。逃過樊城。及長亭會申包胥後。欲往吳國。而不知何路可通。則彼時之伍子胥。正是窮途落魄。困煞。心猿意馬。无可如何。失時失勢之英雄耳。有何威風之可言。況威風之下。更置一勇字。尤爲不通。且子胥自稱威風勇。而東皇公鬪。又問其將軍爲何。這等狼狽前言不對後語。彼此互相矛盾。反不若仍唱怒氣冲三字之爲愈也。

孫菊仙唱教子將（小東人闖下了滔天大禍。）改爲（小東人下學來機房闖禍。）意思恰優於原文。蓋三娘與倚哥。雖非親生母子。然一言冒犯。一時惱怒。亦不得謂爲大禍。稱爲大禍。已經言之過甚。而況於大禍之上。加以滔天二字乎。是烏可以不改。此舊劇之所以鄙但不文也。次句原文（好一似火上把油潑。）言過其實。謬執甚焉。且薛寶未嘗在側。又何從知之。第三句（見三娘發雷霆機房悶坐。）菊仙改唱（三）主母在機房一旁悶坐。文義較順。惜三句中已有兩個機房字樣矣。而不知者。復將一旁二字。亦誤聽作機房二字。致謂菊仙既唱機房闖禍。又唱在機房。又唱機房悶坐。重複兩次。反病雷同。竊意不必將發雷霆三字改去。第四句原文（回頭來問一聲東人倚哥。）與上文又相抵觸。老薛寶在廚房備膳。此問在所應有。惟上兩句口氣。明明先已知道。知之而猶問之。於情便有未洽。接下又唱（你的母教訓你非爲過差。爲什麼把好言當作胡說。）則語意又若已知緣故者矣。

末句又唱(問)三娘母子們吵鬧爲何。忽明忽昧。令人不解。而唱、雙、膝、跪、落、始終、只、屈、一、膝、尤、屬、不、符。

中國人有中國人之習慣。西洋人有西洋人之習慣。東洋人有東洋人之習慣。中國人有中國人之性情。西洋人有西洋人之性情。東洋人有東洋人之性情。習慣既各不同。則風俗教化。更是互殊。是故東洋派。西洋派。之新劇家。奔走四方。終難得志。以外國劇本。演於中國。等於隔靴搔癢。畢竟格不相入者也。中國戲。上場有引。坐下有詩。念詞既畢。益以自表生平。無論文班戲。廣東戲。椰子戲。京班戲。徽班戲。紹興戲。以及種種草臺班戲。莫不皆然而東。西洋派之新劇家。於是加以譽。謂天下古今。豈有自言自語。自說自聽之人者。如此演劇。未免失真。新劇斷無此種。向臺上下。座客背履歷之弊。言之確亦成理。正秋昔年亦嘗作此想。及今思之。殊不盡然。蓋戲劇。原非真情真事。取材固什九有所本。未能盡行憑空構造。無如演者。唱者。究非當時之原人。譬諸小叫天。與諸葛亮。其於當時。諸葛亮之聲音笑貌。絕未聞見。以數千年後之小叫天。飾數千年前之諸葛亮。紅氍毹上。言語動作。冀欲處處逼真。恐神仙亦有所不能。而況於叫天乎。作如是觀。方可與言中國戲矣。

對劇中人。既不可以認假作真。則小叫天。是小叫天。諸葛亮。是諸葛亮。上場不報名。座客何從知其所飾者爲誰。氏。是故出場。必先報名者。正所以明其今日。是代表數千年前之某某人。說話。代表數千年前之某某人做事耳。總之。戲劇。應當使人愈明白愈好。倘看了半天。還不曉得葫蘆裏賣什麼藥。豈不叫人悶煞。

新劇家不以報名爲然。因其失真太甚耳。殊不知外國戲。未曾開演之前。或已完之後。亦有戲中全班人物。同上。

一場使座客認明之例。試思戲中人聚集一處。向座客一鞠躬。此豈戲中真情真事乎。夫戲劇既屬假事。則又何必色色求真。祇欲表情上不錯斯得之矣。強以人情俗尚絕不相同之外國戲比較。毋乃求全責備吹毛求疵乎。昔者西人柯樊仕語余曰。貴國之戲劇非常之奇特。向座客言語及自說自話時多一奇也。兩人聚談忽一人走至臺側以一袖半遮其面自言自語而彼一人即若充耳無聞。二奇也。馬可穿堂入室。三奇也。在轎中可以用扇子。四奇也。椅子可以作門用。五奇也。揚著鞭子可算騎馬。六奇也。左右手各扶一面畫有車輪之四方旗。即為乘車。七奇也。單櫓頻搖便可陸地行舟。八奇也。上場下場分方向。九奇也。青布為城。繡幔為床。十奇也。乘馬乘轎。乘車乘舟。猶須步行。是奇之又奇者也。臉兒畫得五色斑斕。口舌手要跟鑼鼓。傢伙走馬上可以躡跳。躡躍是更大奇而特奇者也。余曰。內有數事固不可謂不奇。但臺小人多。間有不得不然者。欲求座客明白。不得不多說幾句。且真馬真轎真船真車。出場進場川流不息。請教這種戲尙堪寓目否。事事物物均不可以為僞。請教要空費幾許時間。樣樣用真動物。豈不碍手碍脚。請教做工從而來。鐵公鷄中。要是用真馬。竊恐小連生輩雖有神力。亦無所施其技矣。一言以蔽之曰。無論文戲武戲。祇須聲情俱妙而已。真假不必多辨也。

戲劇雜談

義 華

文昭關雖係最老之戲。演唱者既屬不易。尤難於討好。故近年演此戲者。除童伶外扮者甚稀也。

考是劇之詞句。不知係何名人所編。正生伍員之詞句。雖無可摘。然東臬公黃甫納之詞句。皆襲用唐詩。如聞來

無事不從容。雲淡風輕近午天。各句本係列國故事。而引用唐之詩詞。與此戲實際。上太不合乎情理。余向言。二簧不如崑曲者。卽此類是也。此等無味之詞。在編者不過於配角上。不甚注意。摘取唐詩作一時搪塞之舉。原未可以厚非。最可恨者。此劇相沿多年。梨園人以錯就錯。不知改正。劇界無高明人物。於此可見一斑矣。

迺年以來。雜伶登臺演劇。鮮有不唱文昭關者。如溫小培、張雨亭、小楊、月樓、馨。演唱者雖多。惟至一輪明月後。段皆有氣力不接之勢。蓋此劇由伍員馬上怒氣沖。至放大膽且向虎口行。全副詞句甚爲繁多。三眼、一輪明月句段。更覺冗長。小小年紀。演唱此劇。致者不知變通。不知減詞。無怪乎唱至後段。氣力不足也。

文昭關一劇。純爲汪派之拿手。孫譚派雖偶有演唱者。然不能格外討好。嘗譚鑫培在北京時。每唱斯劇。必貼文昭關。准代過關四字。其實此戲。只須演至出關爲止。不過添此四字。哄動一般外行也。雖然譚伶演此劇。不如汪桂芬。而腔調作工。實超於孫派之上。蓋孫派於此劇。亦不能稱拿手也。

學孫菊仙者。有一山東人名孫矮子。每以文昭關打泡。演唱之初。尙重前臺。惜口韻係山東土音。日久並未享名。今此人不知落於何處矣。

此劇追本窮源。仍以汪桂芬爲最佳。汪未逝之前。每貼此戲。座必爲之滿。他之腔調。姑不論之。卽以上唱倒板伍員馬上怒氣沖。逃出龍潭虎穴中。及恨平王無道亂楚宮兩段而言。字韻之沉聲調之昂實。能振人精神。壯人膽氣。較譚謂亡國之音。高出數倍也。自桂芬故後。繼起之王鳳卿。雖亦演此文昭關。惜喉嚨窄。不能以是戲。叫動

滿座。王每貼此戲。願曲者不過視爲尋常之劇。較汪之文昭關。何嘗天壤也。雖王不及汪。桂芬之文昭關已十之三四。惟今日唱此戲。又無出其右者。降格求才。鳳卿固稱名角而已。

碰碑一劇。純粹悲哀之作。故其音近於商音。最是動人。觀念能令閱者驚心動魄。恍惚置身蒼莽間。慨然不知其所。以又如身經易水。聽高漸離築音與蕭瑟風聲相應。又如臨古戰場。覺站處飛墮。四面楚歌。而馬足不前。一片乃心王室之心。祇堪與白草衰楊相語。此種哀情。非名手不能寫出。且山後令公威令素震。以身許國。不更遊移。而內逼於權奸。外困於強敵。曾不作李陵之背漢。又不以秦頭之歷。稍有怨言。慷慨成仁。無論其爲小說家言。而生爲名將。死作國殤。爲歷史上放一異彩。已足爲天下後世法。演者苟未能將其人其事。領略於胸中。輕心率意。而出之。則簫鼓登場。不免味同嚼蠟。而大塊假以文章。亦辜負多多矣。所見演者不乏其人。或具長劍撫來之概。而無靴刀納去之誠。或哀肖猿啼。而淋漓不盡。或鳴偕鶴淚。而情韻總差。其間入情入理。能以今人作古人。使今人如見古人。並能以古人之行事。古人之心跡。一一使今人了。然於目公認其爲古人不少。遲疑而又傳之以哀聲。悲調宛轉。動人。雖令鐵石人見之。亦爲淚下者。厥惟叫天一人。叫天而外。如王又宸。如劉鴻昇。非不作邯鄲之學。而神情未能全得。即其使調行腔。不至令人增厭。亦不能令人叫絕。惟張毓庭所作。有時尙能入聽。然亦不過平穩而已。其次若貴俊卿。若孟小茹。亦近今所稱卓卓者。其作此劇。如滕王粉本摹繪。雖工而以云傳神之筆。令人猶待躊躇。欲如叫天之神化。並世無其人也。

俗傳案以范杞梁築長城。其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崩。事之虛實不可知。春秋齊人杞梁倅於莒。孟軻又有杞梁妻善哭其夫之語。俗稱其妻孟姜。姓孟齊人。說者以惡政之暴而附會之耳。然唐釋貫休禪月集有杞梁妻一首云。秦之無道。今四海枯槁。築長城。今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真婦啼鳥。又與俗傳相合。漢書塞北有范夫人城云。夫人夫本漢將。築城而死。夫人率餘衆完之。因以名焉。三說者言皆有據。此事之在周在秦抑在漢。非起杞梁孟姜於地下不得而知矣。人既姑妄言之。我何妨姑妄聽之。請進而言馮子和之萬里尋夫。

人情最難堪者。莫若生離死別。孟姜之於杞梁。良緣初締。驟致生離。人情至此。其何以堪。而況千里奔波。歷盡艱辛。不幸之事接踵而至。惡奴之無禮。暴徒之行兇。關吏之留難。毅然進行。百折不回。種種困苦。甘之如飴。所以然者。欲與夫君一面耳。何期身至城下。驟聞慘變。雖見夫面。而千呼萬喚。不答一語。重以昏昏老倦。橫加非禮。直至山窮水盡。而孟姜死矣。嗚呼。秦皇無道。築人築土。而所欲得之人。即我所欽慕之人。即我最親愛之人。即我願與之相偕相倚。同衾同穴之人。佳耦甫結。忽遭此離。生離之後。益以死別。吾爲孟姜。何以處此。天下人爲孟姜。何以處此。此孟姜之必死。而吾與天下人所當盡情一哭者也。

此劇爲別離者有三。一杞梁避禍。二長亭慘別。三孟姜尋夫。凡茲三別。皆成永訣。慘哉。雖花園邂逅。似爲合矣。然千萬苦惱。卽於是時。牢牢縛住。使孟姜於此離之後。追思邂逅之事。其傷心爲何如。嗚呼。杞梁不幸而生於秦。孟

姜。不。幸。而。遇。杞。梁。然。則。吾。觀。春。航。之。此。作。幸。耶。不。幸。耶。吾。書。至。此。吾。心。碎。矣。

春航之爲是作也不矯揉不做作幽嫻貞靜確合鬪身分花園許婚不過爲誓言而起並非男女相悅私相授受與他劇不同春航演之亦別出心裁許婚後云有緣千里來相會杞梁接之曰無緣對面不相見此時之春航雙眉微蹙似悔己之失言而惡杞梁之多言者神哉長亭離別呼杞梁羞澀不能出口在他人演之無論如何若持終帶些媚態蕩態春航獨矯此弊對付惡奴暴徒處處謹慎過關唱曲聲凄以清調幽而揚以小鑼爲引益覺悲慘吾至此自不覺其淚之橫流而竊觀座客瞻噓拭淚者亦不乏其人獨鄰座二僮高談闊論縱聲大笑吾不知彼僮其何心肝哭夫時忽來奸豎以最醜醜之萬歲二字相威嚇萬歲究值幾文錢毅然去見可耳

臨行春航頻回其首便有餘情以示孟姜之終不忘杞梁也春航畢竟可人碌碌餘子安能望其項背哉設奠時羸政賊頭狗腦雖曰必無此事然必不可無此作使羸政不出些醜吾輩又多受一番氣矣趙君玉飾杞梁落落大方長亭數語侃侃而談能不失身分趙小廉尙可餘皆不知所云胡富生更不堪入目

八大鎚爲武小生中最費力之劇四次場面架式之繁爲他劇所未有能游刃有餘者今日惟一楊小樓耳楊瑞亭來滬演八大鎚不數下十次譽之者頗不絕於口然自余觀之殊以爲未當也按八大鎚之四次場面最忌架式前後雷同瑞亭之第一場與第四場第二場與第三場皆有雷同之處其病一架式中工夫之最難者在雉尾其旋轉時兩支雉尾須轉得圓須轉得順瑞亭之旋轉雉尾向左則左面用力之一支尙能圓滿其右邊一支幾

乎。植立不動。向。右。亦。如。之。則。工。夫。不。純。故。也。又。口。啣。雉。尾。而。縱。之。使。起。須。兩。支。分。左。右。而。瑞。亭。之。縱。雉。尾。則。兩。支。作。並。立。豎。起。雉。尾。上。工。夫。不。到。其。病。二。四。場。之。架。式。以。完。全。為。貴。瑞。亭。尚。未。完。全。如。兩。槍。加。雉。尾。上。而。身。向。前。轉。使。雉。尾。之。端。及。靴。尖。等。之。架。式。瑞。亭。俱。無。之。其。病。三。此。劇。之。長。處。雖。在。架。式。而。硬。腿。工。夫。亦。不。可。不。講。究。如。一。足。支。槍。一。足。獨。立。騰。出。兩。手。整。甲。此。等。架。式。皆。須。立。得。穩。然。後。得。整。暇。之。妙。瑞。亭。足。力。不。硬。致。現。匆。忙。之。狀。其。病。四。至。於。其。丰。神。唱。白。亦。不。似。小。生。惟。車。輪。戰。四。次。配。角。為。蓋。叫。天。張。德。俊。焦。慶。利。輩。故。頗。為。可。觀。餘。皆。不。足。道。也。白。水。灘。是。李。春。來。傑。作。舞。棍。惜。因。年。老。不。甚。圓。滿。金。門。樞。極。佳。花。臉。榨。壳。子。時。用。棍。不。疾。不。徐。卓。然。名。家。與。青。面。虎。兩。槍。相。撲。此。場。極。見。工。夫。他。人。多。刪。而。不。為。獨。春。來。不。肯。驟。懶。王。永。利。之。壳。子。甚。好。當。起。解。時。官。兵。以。槍。刺。青。面。虎。甚。不。通。蓋。青。面。虎。係。要。犯。必。須。解。都。治。罪。也。又。官。兵。解。青。面。虎。讓。其。一。人。獨。出。逾。時。官。兵。始。一。擁。而。出。於。情。理。亦。講。不。過。去。

陰陽河全本。極難演唱。前本以武工勝。後本以情文勝。而大舞臺恰有長於武工之小如意。長於表情之賈璧雲。璧雲之表情。間亦有不是處。惟較如意稍勝。故所言如此。其演全本。精采自多。而尤以小如意之活捉一場。為最出色。如意之武工。在上海。花旦中。可首屈一指。其種種雜技之多。及工夫之純熟。實為他人所不及。演技。花樣之多。不啻一紫霞宮。而又多加翻檯。其博人歡迎宜矣。賈璧雲趙如泉。均能演來恰到好處。何家聲飾棧房主。於張茂生尋妻一場。他人演之。說到「他死了。袋中有二百兩銀子。我沒了他。就可以發財。」即進場。家聲另加一

段說做買賣將本求利第一要良心。擺正不義之財。萬不可取。張客人留此銀兩。我通知其家屬來取。如此做來人家皆知我店中誠實可靠。名聲一傳。營業可以發達。云云。箴世良言。有功社會。何家聲不愧爲一丑角。

李永利之收關勝久已馳名。舞弄大刀。熱極如流。而精神之飽滿。確爲他人所不及。惟四面安排天羅網。四句搖板。僅唱兩句。舍舟登陸。時之水盜來得利害。待俺上馬去戰兩句白口。又刪而不說。未免癡懶。關勝遇救時。對呼延灼曰。將軍歸順梁山。此句極不通關勝之來。勦滅梁山也。而稱曰。順然則關勝以逆自居。耶。關勝之副將宣贊郝思文二人。本爲梁山擒去。而演時則殺之。如此則梁山上僅百另六將矣。

海上之戲。素不重配角。惟第一臺常有合璧好戲。而尤以梅郎登臺時之穆柯寨爲最佳。梅郎風韻天然。其飾穆桂英。娉娉婷婷。齊齊整整。而步趨之工夫。既勻且捷。遇楊宗保。雖有鍾情之意。不涉半點輕狂。此其長處。非他人可及也。唱亦娓娓動聽。朱素雲飾楊宗保。本不甚吃重。而其說白之清徹。實能沁人脾胃。劉壽峰飾德山之孟良。焦贊。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好角。上穆柯寨時之神氣。已自妙不可言。然此尙是小試耳。及燒山則兩人盡顯其長矣。定計時神氣活現。期在必成。不料反燒其身。於是你怨我。我怨你。狼狽不堪。祇能落草。落草必須軍器。於是尋斧。鞭。斧。鞭。焚於火。以衣襯而取之。此一段之做工。無微不至。即以永春秀山飾之。亦不過爾爾。或曰。使劉飾焦而郎飾孟。必不能如是之妙。余曰。何須說得。

連營寨一劇。時人皆以爲譚鑫培所倡。實則不然。此劇始於程長庚。繼之者爲余三勝。劉和坤二人。程余皆未以

民 權 素 第 三 卷

劇本傳獨劉和坤授其愛徒張和福。邵寄舟亦受業於劉者也。屢以連營寨請益。劉斬不與。故得真傳者僅張和福耳。張藝弱不能演唱。其徒又無特出之材。故張終不肯示人。而連營寨之劇本遂成絕響。譚鑫培供奉內廷。慈蔭點連營寨。譚固不能也。乃竭三天之力。與梅大鎖編成。然與正本相去多矣。反西皮之過門亦於是刪去。迨梅大鎖死。張翰臣爲譚鑫培琴員。而鑫培所編之連營寨遂爲翰臣竊得。翰臣乃以之授唐靜庵。邵寄舟亦以所得其師之唾餘授之生徒。於是新本之連營寨風行一時。其後張和福以真本授華彥臣。彥臣竭智盡力遂能得其三昧。然反西皮之過門上海琴員無能之者和福更授之楊某。楊以六日之功始能似之。於是真本之連營寨方能發現於中舞臺。而時人反以爲怪不亦奇哉。

素雲爲十年來唯一之小生。盛名滿京津。嘗聞諸伶界老輩曰。後起之秀莫此君若。其見重於人如此。而素雲之來上海也。乃有人謂素雲之戲不好。余曰。看戲而謂不欲看小生戲。則已如欲看小生戲。舍素雲莫屬。安得謂之曰不好。又有人病素雲之調太剛。余曰。使素雲而唱青衫也。調之病在剛。自其確評素雲而唱小生。非剛不可。則調之剛正素雲之佳處。正素雲之不可及處。而乃病之。不亦慎乎。更有人謂素雲之笑近於僞。非出之天籟。余曰。謂之笑近於僞。又不通之論也。試言其證。如曰。門樓被擒後之笑。此正呂布極無聊時。於極無聊時。而縱聲大笑。非人情也。以僞笑用於極無聊時。自爲解嘲。此素雲之精細處。烏足病之。況奇雙會之笑亦純于天籟。又不能一概論之也。至於其舉動之妙。卽袍袖一揮。亦神采奕奕。確非俗手所能企及其他。更不待言矣。而自入第一臺以

劇 趣

一四

來。排戲者專與看戲者做對。硬把素雲之戲。排在前邊。有時竟排在十惡不赦之月月紅。言語無味之季少棠二人之前。真令人氣破肚。皮。寄語第一臺排戲者。你如不要小生。儘可不請素雲。如要請小生。何必辱沒素雲。陪窗無事。泚筆記之。以吐胸中之不平。

江夢花初來上海。綠新新舞臺。余聆其御碑亭一折。即驚其技。以爲青衫中特出人材也。顧其時吳彩霞亦來上海。而滬人之心。竟趨於彩霞。一面夢花。則譽之者頗少。其實彩霞有調。無字。非夢花敵也。夢花調清新。拔俗無烟。火氣無塵。囂氣而於二六快板等。又極流利之致。毫無拖泥帶水之病。字眼又字字清晰。按唱句字眼最易模糊者。爲黑頭與青衫。故業此者。字眼模糊。實爲其通病。夢花一矯此病。非有根蒂者。不及此。至唱白之詞句。又能匠心獨運。推陳出新。去其糟粕。刪其俚俗。於改良戲曲一道。確爲先倡。余病不文。不能縷述。略言之如右。老於顧曲者。以爲何如。

碎

玉

綺雲

詞題五碎

句部工集超箸

高士煉丹砂。志士探紫芝。薄俗難具論。恐貽
識者嗤。夜闌更秉燭。狂走終奚適。王侯與
蟻蒼皮成委積。志士懷感傷。多被才名誤。語
不驚人死不休。更覺良工心獨苦。

七月三日亭午 園官送菜 示從孫濟 水檻 風疾舟中伏

枕 羌村三首之一 謁文公上方 課伐木 奉贈射洪李四

文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曲江第二 江上值水

碎玉目錄

傳戒

良心說

度世金針

口

眼

手(一)

手(二)

我想……祇好

不過如此

算作白說

一天一天又一天

目錄

雙熱

如矢

堅白子

景曾

秀人

醒獨

昂孫

可人

隱

天僑

昂孫

集 三 第 素 權 民

目
錄



碎玉

傳戒

雙燕曰。我身是善。薩化身。我口替如來說法。願恒河沙數之善男信女前來諦聽。

雙燕

洋貨洋貨。充斥神州。奪我利源。金錢外溢。國民意識太荒唐。浪把金錢擲外洋。大眾猛省。勿用洋貨。此是第一戒。

同胞同胞。宜相和愛。乃逞私忿。反目尋仇。嘆外侮不禦。鬪蕭牆勇於私鬪。徒死傷大眾。猛省。勿仇同胞。此是第二戒。

奢華奢華。金錢之賊。飲食服用。揮霍有加。嘆民生國計兩艱窘。猶自甘肥求速貧。大眾猛省。勿尚奢華。此是第三戒。

權利權利。相爭無已。貽笑大方。徒傷和氣。嘆不急公。逞私欲競爭劇烈。能亡國。大眾猛省。勿爭權利。此是第四戒。

奴性奴性。卑鄙醜觀。婢膝奴顏。喪失人格。嘆趨炎附勢。工媚人。國民身價太自輕。大眾猛省。勿生奴性。此是第五戒。

邪說邪說。惑人僨事。一入彀中。悔亦無及。嘆直隸尚有黃巾賊。奉天將生言論妖。大眾猛省。勿信邪說。此是第六戒。

碎玉

戒。

鴉片鴉片。毒人之劑。弱種弱身。廢時廢事。不登天堂。登黑籍。烟民表號。當門揭大衆。猛省。勿吸鴉片。此是第七

戒。

色慾。色慾。迷人之津。間柳尋花。敗名累德。嗔溫柔鄉。裏多敗子。中國男兒。要自持大衆。猛省。勿瀆色慾。此是第八

戒。

賭博。賭博。銷金之窟。及其窮極。立錐無地。嘆千金。斷送樽。蒲裏事後。悔之無及矣。大衆。猛省。勿嗜賭博。此是第九

戒。

豚尾豚尾。滿奴表記。劍奪公權。騰笑人口。噴儘人笑。罵遼東豕。地球萬國。不容汝。大衆。猛省。勿曳豚尾。此是第十

戒。

良心說

如 矢

良心者。最無用之物也。飢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居之不足以避風。雨行之不足以代車馬。玩之不足以供娛樂。無用哉。良心之爲物也。宜世人之不爾。戀愛棄之如敝屣也。

良心者。最有之物也。視之無形。然天下之有形者。莫能比其美。聽之無聲。然天下之有聲者。莫能比其高。甲冑有時可破。良心之作用。則無時或破。于戈有時而鈍。良心之作用。則無時或鈍。有用哉。良心也。宜世人雖窮。兇極

惡欲屏爾於門外。而終不能斬除根株。猶不時發現於不自知覺之中也。

良心之無用也。如彼良心之有用也。又如此然則良心之爲物也。究竟爲有用乎。爲無用乎。曰我欲視爲有用。斯有用矣。我欲視爲無用。斯無用矣。今世界視良心爲無用者。何其多。視良心爲有用者。何其少也。雖然無傷也。曷讀吾之良心說。

度世金針

擊白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可知壽夭不在強弱。老少窮達不在善惡。賢愚自古及今。儘有強者天而弱者壽。少者天而老者壽。善者窮而惡者達。賢者窮而愚者達。彼好以成敗論人者。未免坐井觀天。

他人皆怕貧。我獨不怕貧。他人皆怕死。我獨不怕死。大丈夫富貴不淫。貧賤不移。貧何足怕。惟其汲汲富貴。戚戚貧賤。其貧故可怕耳。大丈夫生而爲英。死而爲靈。死何足怕。惟其生則無益。死則無聞。其死故可怕耳。

紅顏薄命。才子命窮。人皆爲紅顏才子惜。我獨爲紅顏才子幸。何則。對紅顏才子語。便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對醜女蠢夫語。畢竟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人特患不爲紅顏才子耳。庸庸之福。何足艷羨。

一筆通天。餓殺灶前一字不識。驕馬出入吾寧。爲一筆通天之奇士。意外委屈。而爲天下萬世所敬。不爲一字不識之鄙夫。意外僥倖。而爲天下萬世所笑。

爲善不昌。祖宗之餘殃。殃盡必昌。爲惡不滅。祖宗之餘德。德盡必滅。得志者不必喜。失意者亦不必憂也。

堯舜無兒。劉備無兒。伯道無兒。管叟有子。曹操有子。司馬有子。他如顏淵短命。盜跖延年。無非氣數使然。若以天理論。令人竟難索解。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傲。驕傲生意惰。意惰生貧賤。由是以觀。貧富貴賤。何常之有。亦在人自行位置耳。

前人云。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可知留芳遺臭。皆非易事。若碌碌庸庸。無所短長。既不能留芳百世。又不能遺臭萬年。虛生一世。豈不可愧。

吾生平最恨一庸字。官庸。庸。庸。庸。便成爲無榮無辱之庸國。上庸。庸。下庸。庸。盡成爲無榮無辱之庸徒。中國之萎靡不振。皆由一庸字誤之。

作文有正反面。看物有正反面。觀人有正反面。沾沾於正面。求生活。則失之。呆。近日人情有八反。彌謙彌僞。彌奢彌吝。彌親彌泛。彌柔彌險。彌忠彌詐。彌信彌欺。彌富彌空。彌儉彌有。

酒字從三從酉。酉屬金。畢竟有三分殺氣。嗜酒者。盡戒之。色字從刀從巴。其意蓋謂。小則吃嘴巴。大則吃刀子。好色者。盡戒之。

財字從貝從才。寶貝果然可愛。奈才字下半截從刀。實在令人可怕。貪財者。盡戒之。氣字從乞從一從米。一粒之米。尚欲向人求乞。所以成爲氣也。然多氣成癆。傲氣致窮。鬪氣招禍。嘔氣者。盡戒之。

境遇之通塞。壽算之短長。天有權而人無權。學問之淺深。人品之高下。人有權而天無權。君子當盡人事以聽天命。不當廢人事以聽天命。

世界恐人太多。吾思開導之世界。苦人太多。吾思救濟之世界。壞人太多。吾思除去之。

行人所不能行之事。說人所不能說之話。立人所不能立之志。此之謂不作第二流人物。

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大丈夫不可無此屈辱。

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涵養。

登東水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大丈夫不可無此身分。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大丈夫不可無此事業。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被天下寒士皆歡顏。大丈夫不可無此志量。

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大丈夫不可無此閒適。

通才正士不可疏淡。淫朋匪友不可交接。親君子所以長學識。遠小人可以避禍患。

小器速成。大器晚成。與其爲速成之小器。毋寧爲晚成之大器。

財與性命相連。豈容輕視。然貪婪太甚。亦覺無謂。嘗見有看財奴。一錢如命。一毛不拔。詎知刻薄過分。有傷天和。

往往妻女倒貼。兒孫傾蕩。意外破敗。一切出醜不祥之事。層見疊出。未嘗不由貪吝所致。兒孫自有兒孫福。莫把

兒孫作馬牛。貪得者盡回頭。狂省。

碎玉

景會

先知先覺。毅然自任。慈航寶筏。普渡衆生。是之謂佛口。
名篇佳什。妙造自然。妃青儷白。薰香摘豔。是之謂繡口。
人而有過。犯顏諫諍。忠告善道。良藥利病。是之謂苦口。
蓮花之舌。四座生風。喜笑怒罵。令人解頤。是之謂快口。
貌似君子。訥於言辭。半吞半吐。語意自知。是之謂金口。
聖狂賢好。或用或殺。國民監督。間不容髮。是之謂衆口。
邪說橫流。本變腐加。充類至盡。足覆邦家。是之謂利口。
掉三寸舌。秉春秋筆。一褒一貶。賊子心傷。是之謂鐵口。
嗚若吞炭。噤若寒蟬。時事得失。絕未一言。是之謂箝口。
偃仰夸世。大言不慚。笑人昧己。侃侃而談。是之謂誇口。
嗚嗚以笑。呱呱以泣。喃喃欲語。臭氣蒸沸。是之謂乳口。
一食一衣。少賒溫飽。與力爲謀。妻啼兒叫。是之謂餬口。

秀人

上觀千古。下觀千古。理亂興亡。歷歷可數。是之謂明眼。
閃閃光芒。炯炯瞳子。賢愚不肖。一觀自知。是之謂慧眼。
瞭焉眸子。灼灼如炬。能識英雄。懷才不遇。是之謂俊眼。
仰逸前賢。俯輕後生。瞭眇自大。旁若無人。是之謂狂眼。
神如秋水。盈盈可人。一顧再顧。傾國傾城。是之謂媚眼。
書畫文字。金石古奧。一經品題。聲價十倍。是之謂法眼。
銀海滔滔。波頻翻白。睚眦向人。隱隱有氣。是之謂冷眼。
同是皮毛。同是白黑。聖人在前。彼獨不識。是之謂肉眼。
眈焉眸子。黑暗無光。視而不見。若有所傷。是之謂痴眼。
視無定線。反覆靡常。前後左右。四顧茫茫。是之謂賊眼。

手(一) 醒獨

體擅迴文。詞堆錦繡。揮灑自如。天然佳構。是之謂妙手。

一局棋敲子爭先著。應付專長。世情獨得。是之謂能。手
施捨無聲。挪移罔應。我守我財。一錢如命。是之謂吝。手
瓦礫黃金。任情揮霍。日費萬錢。不解思索。是之謂闊。手
匪勉從公。歷有年所。資格用人。疇能舍我。是之謂老。手
探囊胙篋。於意何居。監守自盜。取之如搗。是之謂賊。手
見權爭權。見利奪利。運動有方。把持得計。是之謂強。手
苟且因循。爾推我卸。操縱無能。外交失敗。是之謂弱。手
寧我負人。阿瞞之忍。暴戾恣睢。好殺是逞。是之謂辣。手
共和共和。安能成事。惟所欲為。厥惟專制。是之謂毒。手

我想……祇好

我想謀事幹。既無辦事才能。又乏金錢運動。祇好在自已家裏混混。

我想鑽狗洞。偏生肥頭胖臉。鑽又鑽不進去。祇好把人家腦壳借借。

我想當教員。不會巴結學生。怕鬧起衝突來。祇好找鄉間蒙館教教。

我想學英文。開口蹩皮西提。實在有些咬牙。祇好拿天地古今讀讀。

碎 玉

手 (二) 昂 孫

帝德無涯。臣門如市。欲貴同心。趨益不死。是之謂引。手
滅消熱度。放棄責任。世治世亂。天視天聽。是之謂袖。手
事到萬難。計無一着。愛莫能助。君其勿責。是之謂罷。手
釜中之魚。幕上之燕。無生可謀。有斃可待。是之謂束。手
不名文錢。不持寸鐵。猛虎在前。老拳精赤。是之謂徒。手
天地為疣。蝶峰成隊。無以名之。酒囊飯袋。是之謂游。手
詞誇玉笋。詩賦柔荑。縱欲其密。刺欲其細。是之謂織。手
小不經意。大或受虧。一之已甚。再不可為。是之謂失。手

可 人

七

碎玉

我、想、穿、西、裝、許、多、絆、絆、扯、扯、真、個、囉、囉、得、很、祇、好、買、老、布、袍、子、穿、穿。

我、想、去、投、稿、做、一、篇、好、文、章、做、又、做、不、出、來、祇、好、編、幾、句、頑、話、笑、笑。

不過如此

隱

目注金錢。形同鬼蜮。以官為業者。其醜態。不過如此。設計害人。巧詐百出。藉事發財者。其手段。不過如此。鞠躬盡瘁。媚茲一人。甘為奴隸者。其性質。不過如此。眼空四海。目中無人。狂傲無知者。其驕氣。不過如此。幣重言甘。牢籠心腹。權術用人者。其伎倆。不過如此。

急於求功。不顧道德。盼望陞官者。其畫策。不過如此。順之者生。逆之者亡。跋扈攬權者。其惡德。不過如此。不辦公益。孝敬小班。好逛花界者。其浪費。不過如此。逢迎權勢。難辨是非。作人機關者。其言論。不過如此。饑寒交迫。因而致死。失於生計者。其下場。不過如此。

算作白說

天僑

執符子弟。迷於酒色。直友教以急早回頭。莫想喚得他醒。一番藥石良言。算作白說。婦人女子。迷信神佛。智者告以有弊無益。莫想勸得他聽。一番藥石良言。算作白說。守舊工匠。泥於舊法。良工諭以改良工作。莫想講得他改。一番藥石良言。算作白說。頑固老人。拘於俗見。時人說以因時制宜。莫想搖得他動。一番藥石良言。算作白說。升允赴庫。反抗民國。命令曉以共和大義。莫想弄得他依。一番藥石良言。算作白說。

下等旗人遊手好閑。仁人勉其自立自強。莫想說得他。做一番藥石良言。算作白說。

貪官污吏。罔法營私。同道誨以公正廉明。莫想戒得他。做一番藥石良言。算作白說。

朋比政黨。黨同伐異。報紙論以公是非。莫想解得他。和一番藥石良言。算作白說。

我願得(一)

靜

我願得呂仙指點石成金。好供冶游豪奢。一擲
我願得周郎貌兼通音樂。好遊紅牌婊子。一願
我願得何郎粉厚擦滿臉。好求大人老爺。一憐
我願得江淹香焚來一瓣。好將臭惡世界。一薰
我願得戴宗。屈倚草附木。好拚冰山倒塌。一跑
我願得常山舌。掉來三寸好將邪僻匪類。一罵

一天一天又一天

一天一天又一天。皇帝肚裏好撐船。日德開戰。破中立。踞着龍床抱頭眠。
一天一天又一天。國務大人參靜禪。自從政事堂開後。那有盡盡事業傳。
一天一天又一天。財政總長受熬煎。眼前外債無從借。欲把官兒減俸錢。

碎玉

我願得(二)

觀

我願得長房縮地法。日闔燕滬名班。一舒積悶。
我願得戴宗神行術。時取外國文明。輸入中土。
我願得觀音楊枝露。灑徧有情男女。都成眷屬。
我願得朱雲三尺劍。快將姦佞頭顱。一齊換卻。
我願得秦人二酉書。朝夕口誦心維。藥我固陋。
我願得董狐一管筆。執來摘伏懲姦。嚴加褒貶。

昂孫

碎玉

一天一天又一天。歐洲戰事。苦延城門。失火池魚。恐到底瓜兒。終不圓。

一天一天又一天。還是老孔吃新鮮。一羊一家。一大武大小官兒。衣服翻。

一天一天又一天。商家影響。勿虛傳。日來金磅價奇漲。進口貨單又加錢。

一天一天又一天。偵探還是發狂。連天報告黨人事。那有槍聲。劈拍聯。

一天一天又一天。如今已是中秋邊。黃籃頭裏新月餅。可憐大少上輪船。

人人歡迎之川說

雙熱著

孽子冤鏡

孽冤鏡懺情之巨作也著之者爲吳君雙熱其結構之精密與行文之灑落識者類能道之慨自世風日靡情戰日劇恆河沙數之青年細嚼紅樓西廂滋味者恆沉溺而莫由自拔得是書以警覺之如乘普渡之慈航可作當頭之棒喝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定價五角

雙熱傑作

蘭娘哀史

歡迎雙熱君之文字者大約十可居其九然多知爲滑稽妙手而不知雙熱君之言情尤哀艷動人也是書爲雙熱君最初著作以入情人理之筆寫可歌可泣之文看似尋常實在奇特成如容易却費艱辛且裝訂精小便於攜帶諸君如手置一冊誠酒後茶餘車中繪裏之無上消閒品也定價二角

鐵冷叢談

是書之優點
 在以挽救頹
 風爲主腦與
 志異說怪者
 迥乎不同且
 既嚴於搜羅
 又工於藻飾
 以蕭家三品
 之筆續虞初
 九百之書炳
 炳麟麟洋洋
 灑灑誠札記
 小說之巨擘
 而亦劉君鐵
 冷之傑構也

書凡十萬言都八十餘章
 出版以後洛陽紙貴愛讀
 是書者請提足得之莫待
 好花採盡也

總發行所民權出版部

批發 從廉

少年社

精製圖章郵片發行書籍畫帖

粵自岷山刻玉紀美若華潭水尋香豔稱芳謚漢家有百蟲將軍之號羽玲藏鈎
弋夫人之章自古已然莫平尙矣本社廣搜佳品遠及扶桑特置寫人專司刊部
陰陽深淺隨指使而適宜篆隸楷行信手揮之皆妙近今風氣大開官書文契之
簽字稟據函信之蓋章比重節符藉彰信用當時爲急需尤繁加以印匣之玲
瓏郵片之新穎卡片之十色五光俱履上珍恰投時好所冀源源惠顧漫營小技
於盡雕自慚陸陸經營竊願大名之曠附謹將特色開列於後

◎圖章之美備 本社發賣水晶瑪瑙翡翠金銀玉石象牙象牙牛
角黃楊等章並備各式橡皮圖章

◎雕刊之精雅 本社特請中外名手擔任刊部新舊兩派均有樣本陳
列篆隸鐘鼎任從檢擇迴文花式均可照辦 刊資石

章每字二角象牙牛角每字一角水晶每字頭等刊一元二等刊每字八角
翡翠瑪瑙白玉每字二元以上每件如刊一字作兩字價算字逾四分以
上刊資加倍洋文每名刊資一元水晶瑪瑙翡翠面議

◎印匣之簡便 本社圖章精裝小匣內置印泥用八寶珊瑚粉製成顏
色鮮艷歷久不退

◎郵片之新奇 本社發行汪綺雲先生五彩石印珂羅版印時裝仕女
風俗風景各種郵片數百種定價從廉批發面議

◎名卡之時式 本社發行各種名片每百張自三角至一元四角不等
一欲代書楷字或別種書體並製木戳每副大洋三角

製成後永遠可用一欲代譯印洋文每件一角一遠地委印每百張加郵費
一角如用郵票作九折算

上海四馬路麥家圈
東口一百五十三號
少年社謹啓

中華民國三年九月十日出版

民權素第三集

定價大洋五角



編纂者 蔣 箸 超

總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麥家圈東口
民權出版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印刷者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廿一號
中國圖書公司 和 印刷所

